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方孝謙 博士

偶然身為僑生：

戰後不同世代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求學的身份認同



研究生：陳慧嬌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

獻給 所有不安、寂寞的僑生靈魂



謝辭

莫名其妙，論文寫完了，於是畢業了。

寫論文的陣痛期比較長，從 2005 年的 9 月到 2006 年的 6 月；後來只花了 4 天半，就把剩餘的 70 幾頁一口氣寫完。如果沒有突如其來的「想畢業」，也許仍在耗著。等待著沒有什麼的什麼，在寂靜的 M729 室當中。

曾經內心充滿恐懼，不知道究竟該怎麼辦？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從研究所畢業？想休學的念頭不曾斷過，一直到專心寫完論文的那個階段，終於感覺到「我要畢業了」。在不斷重複著早晨泡咖啡，傍晚把冷卻咖啡倒掉的日子裡，我要感謝指導教授方孝謙老師。雖然老師的回信總是那麼簡短（卻有力），但總是適時拉我一把；這個過程如果沒有老師，也許我根本無法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也就不會有這本論文的產出。謝謝老師在學術、精神、實質上給我的幫助，我已經把老師當成學習典範。有朝一日，我也要成為像您一樣的學者。

謝謝柯裕棻老師與夏春祥老師抽空擔任我的口試委員，謝謝您們對我的論文提出很多的建議。另外我也想謝謝孫式文老師，謝謝您當年的一句話「唸書靠自己」，讓我受益良多；謝謝張寶芳老師，謝謝您曾說「人生有幾個階段可以让你淋漓盡致的慶祝，這時候也許是你的論文」；謝謝馮建三老師，謝謝您每次都關心我的生活。雖然我總是無所謂的說「撐一撐，就過了」，但是別過頭，總又會憂心思考「到底要怎麼辦才好？」；謝謝方念萱老師，謝謝您這些年來的教導；謝謝孫曼蘋老師，您讓我學習很多很多；謝謝教導過我的羅文輝老師、王石番老師及馬藹萱老師。

謝謝這 6 年來從來沒有缺席的李德惠老師，謝謝你關愛我、照顧我。來台灣唸書 6 年半，其中 6 年在政大生活；如果沒有僑輔室，我不會感受那麼溫暖。

謝謝倚帆，謝謝你在 MSN 上聆聽我的抱怨；謝謝愛麗、昌祺、琪惠的奮起湖及阿里山之旅；謝謝昀隆在生活上給我很多寶貴的建議；謝謝怡潔、小霍、小花、朱哥、怡文、柏堯、萱萱在口試上給我支持；謝謝楷元、小雞、小草、采蘋、向向、奐名、維鴻、仁玠大哥、美雅，謝謝你們出現在我的生命裡。謝謝學姐麗萍、銳嬪、宜蓁，謝謝學長偉農。

另外我也要謝謝願意接受我訪問的 27 位學長姐，謝謝你們；謝謝其他

接受我訪問的學弟妹。因為有你們的經驗分享，才使這本論文更加豐富。謝謝在馬來西亞的好友阿如、weiwei、郁順，謝謝你們在我返馬進行研究時給我很多的協助。還有親愛的巧韻，謝謝妳這些年來總是陪著我（口試時，妳比我還緊張）。

最後我要感謝遠在馬來西亞的家人，謝謝你們讓我隨著夢想前進。你們的鼓勵與關心，是我能夠在台灣獨自生活的最大動力。這些年讓你們擔心了，真是對不起啊。還有，要謝謝不斷搞笑、替我分擔解憂的鴨子，謝謝你陪我走過研究所這兩年的日子。

以前，總以為「謝辭」是論文中最好寫的部份。至今才瞭解，生命中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實在無法以無法三言兩語窮盡之。

《中文摘要》

移居南洋的華僑在革命時期出錢出力，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將華僑視為革命之母。自北伐之後開始注重僑務，積極推動僑教。本研究首先釐清何謂華僑、華裔，再從離散概念出發，談論離散華裔的轉變。研究對象是僑生人數最多的馬來西亞僑生，從深入訪談中瞭解自美援時期開始來台求學，不同世代僑生的身份認同。研究結果顯示，除了第一代移居到南洋者外，其他受訪者認為自己不是回國求學、是華裔，而且是華裔馬來西亞人。

關鍵詞：華裔、華僑、僑生、離散、離散華裔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華僑教育	8
第二節 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升學的困境	25
第三節 僑生，華僑還是華裔？	29
第四節 離散的華裔（CHINESE DIASPORA）：從僑民到定居者	3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命題	43
第二節 樣本	44
第三節 訪問問題	45

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已返回馬來西亞受訪者	50
第二節 2000 年後來台求學受訪者	90

第三節 綜合分析	95
----------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發現	101
----------	-----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106
-------------	-----

圖表目錄

表一：解嚴後（1988 年至 1993 年）僑教政策轉變的重要事件	22
-----------------------------------	----

圖一、台灣大專院校馬來西亞歷年來畢業人數統計（1954-2003）	
-----------------------------------	--

27

表二：形成東南亞華人認同的四種規範	35
-------------------	----

表三：研究訪問問題	46
-----------	----

表四：已返回馬來西亞受訪者資料	48
-----------------	----

表五：2000 年後到台求學之受訪者資料	49
----------------------	----

表六、台灣大專院校馬來西亞歷年來畢業人數統計表	118
-------------------------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滿清末年，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進行革命，當時華僑出錢、出力。除了辦報宣傳、組織分會之外，不少華僑也親身參加革命戰役（陳鴻瑜，1992），故有「華僑為革命之母」的美譽；其孫女孫穗芳更相信「華僑將是統一之母」。在相關文獻中，也可見不少讚美海外僑胞的美言，如「海外僑胞雖身居異邦，亦能深體中華文化重要性，積極宏揚，在各僑居地創辦僑校、僑報，亦能薪傳於新生代華僑子弟，維持中華文化於不墜」等（楊慶南，1989）。

在馬來西亞，至今仍存留一份被譽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華文報紙」，《光華日報》。原來，這份報紙是孫中山於 1910 年流亡馬來亞檳島（指今檳城）時所創辦，他希望能號召海內外華人大團結，推翻封建腐敗的滿清政府，建立三民主義社會。當時，《光華日報》猶如一支站在南洋最前線的義勇軍，支援中國民主改革運動；在創刊第 2 年，武漢起義爆發，推翻了統治中國 263 年的滿清政府，孫中山也在起義後離開檳島。¹但從那時候開始，當地的華裔有著一份能傳承文化使命的媒體。

而在北伐之後，國民政府鑑於華僑對革命、北伐有極大的貢獻，開始重視僑務及僑教的推動與輔導。現今仍存在的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於民國 16 年在南京成立，當初命名為「華僑委員會」（高崇雲，1999）。

¹ 詳見《光華日報》光華榮獲大馬記錄大全

http://www.kwongwah.com.my/kwyp_other/kwyp_history.asp

不過陳士源（2002）指出，華僑在中國近代史上雖有貢獻，但卻不能因一句「華僑為革命之母」而予以泛論化，因為從辛亥革命以來，不是所有的華僑都是擁護革命，甚至有些是排斥革命黨、反對革命運動的。他更嚴厲的指出「華僑的『愛國』行為背後，常是有自身利益的考量」。成秋華（2001）也認為，僑民在清末飽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本身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及歧視，才轉向支持革命，以期能建立強盛的中國。

但是國民政府感恩於海外僑胞熱心貢獻，在中華民國成立後就展開了保僑、護僑的法治化發展，同時僑教的推動也有了新的開始。洪冬桂（1998）以「無僑教即無僑務」說明：「僑教工作是海外僑胞和祖國間血脈維繫的臍帶，也是海外僑胞最迫切希望我國政府加強的工作項目。」

往前追溯，早在光緒 33 年（1907 年），中國就有第一所專收僑生的學校，那是位於南京的暨南學堂。當時兩江總督端方由歐洲考察歸來，奏請政府成立，專收南洋回國升學之僑生（郁漢良，2001）。而僑民教育體制則在民國之初建立。當時國民政府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把護僑列為政府的要政之一。民國元年 3 月 19 日對外交部所下的令文指出「保護僑民，務使博愛平等之義，實力推行」，精密規劃了護僑、僑務的職責。而有關僑教的法規，計有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組織條例、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分組辦事細則、僑民教務實施綱要、僑務委員會僑民教育辦事細則等 20 多項（鄭赤琰，1986）。而創設於民國 44 年，目前位於台北縣林口鄉的「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是國內唯一辦理僑生大學先修教育的學府。其中辦校特色之一為「貫徹眷顧僑胞意」，就是「配合國家僑教政策，全力提高僑生教育素養。」²

華僑社會隨時代逐漸轉型，僑教系統除了從簡易「學校教育」系統轉變

² 資料來源〈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http://www.nups.edu.tw/homesite/pages/cp12.htm>

成龐大、複雜之外，在國內方面隨著海外各僑居地升學管道的多元化、台灣物價（學費）較以往高漲、政治民主化後的輿論壓力以及兩岸在海外的競爭，來台升學的人數逐年下降（成秋華，2001）。不過，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資料顯示，92 學年度台灣地區各級學校在學僑生人數仍達 11,929 人。但在 94 年 2 月教育部停止頒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中華文化獎學金」，³這意味著過去教育部為獎勵僑生研習中華文化課程，而特別設置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中華文化獎學金，從 2005 年 2 月 18 日止步入歷史。同一時期，清寒僑生公費待遇也由清寒僑生助學金取代之，其中最主要的變更包括舊制中可以「一次申請，領到大學」的待遇，變成必須每年申請，期限以一年為限；補助金額由每月的新台幣 3500 元調漲至大專生新台幣 3800 元，高中職生每月新台幣 3600 元，但不再進行任何書籍及服裝補助。⁴

經瞭解前因後果，教育部表示「為了希望能與國際接軌，未來主要輔導對象是外籍生，因此設立了『台灣獎學金』鼓勵外籍生前來求學。」

眼看趨勢不斷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那到底誰才是「僑生」呢？

過去，僑務委員會明確的給了以下的定義，所謂「華僑」係指僑居在海外的國民、「華人」包含「華僑」及歸化為外國國民的中國人、「華裔」乃泛指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後裔。而返國求學的華僑，就是「僑生」。根據僑委會 91 學年度各級學校在學僑人數及其地區別統計總表顯示，以馬來西亞返國僑生最多，全台有 3343 人，其次為緬甸及澳門，分別為 1907 人及 1784

³ 中華獎學金是以歷史、中華民國憲法及國文三科科目為頒發基準。這些科目在目前台灣政治社會劇變的年代，中華民國考試院的國家考試趨向廢止以上三科，因此連帶廢除高中以上院校的以上三科科目。

⁴ 詳見〈自九十三學年度起教育部核發之清寒僑生助學金取代清寒僑生公費〉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122&no=1>

人在台灣各大專院校就讀。⁵

儘管中華民國政府把所有「僑居在海外的國民」統稱為「華僑」，但是隨著時代的物換新移，台灣主體意識提昇的同時，新一代「僑生」的國家意識也跟著提昇。饒尚東（2005）認為，在處理海外華人研究的問題上，必須區分華人與華僑這兩個不同的概念；華僑是「中國居留在國外的保留中國國籍的僑民」；而華人是「具有中國血緣，但已加入或取得了居留國國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權的華族。」若照此定義，這些在馬來西亞出生，並持有馬來西亞國籍的華裔，應是「華人」而不是「華僑」。他說，我們不能把居住在馬來西亞，並已經取得公民權和永久居留權的華人稱為華僑，或當作僑胞看待（饒尚東，2005，頁 144）。

不過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定義，「華人」的定義是相對廣義的。而饒尚東（2005）定義中的「華人」，即是僑務委員會的「華裔」。綜合這兩種定義來看，目前來台升學的馬來西亞僑生，確實是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後裔，所以應該是「華人」或「華裔」而非華僑。不過目前從馬來西亞來台求學的華裔子弟，仍被稱為「僑生」，王賡武（2002）反對這樣含糊地使用華僑、華人混淆的術語；他也批評「將華裔都統稱為『華僑』，是草率懶惰的做法。」饒尚東（2005）認為這樣的作法不但草率、懶惰，也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甚至是「陳舊的思想觀念滯後於事物變化」的表現。

目前在台求學的僑生，以馬來西亞居多。據考，華僑可能在 1409 年鄭和下西洋時一同移民，或是在 1864 年，太平天國國都金陵（今南京）被清兵攻陷，洪門三點會的成員害怕被清廷抓去砍頭，因此逃亡南洋各地；甚或

⁵ 詳見〈九十一學年度各級學校在學僑生人數及其地區別統計總表〉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120&no=120&level=B>

是在 19 世紀末，馬來半島各州相繼發現錫礦，當時馬來半島宛如黃金遍地，吸引生活困苦的人民遠離家鄉，沿海各省達 10 萬人之多遠離家鄉（楊慶南，1989）。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政府宣佈「在當地住滿 15 年的華僑，可即時申請『歸化』為公民」之後，這些成為當地公民的華裔，繼 1949 馬華公會（馬來西亞華人公會）⁶成立之後，再次廣泛被稱為「華人」，而非「華僑」。（參考楊慶南，1989）

而在世界二次大戰後來到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都已歸化為當地公民。俗話說「生於斯，長於斯」，他們所持的是馬來西亞的身份證（Kad Pengenalan Malaysia）、馬來西亞護照，以馬來語為國語，華語（Mandarin）則歸類為母語。

當這群從小接受馬來西亞教育的華裔學生，抵達台灣國門的時候，眼前出現的竟是印有「歡迎回國求學」的紅色布條。從這一刻開始他們就是「僑生」，他們不是「來台求學」而是「回國求學」；他們的父母應該就是從台灣（中華民國）移民過去的華僑。而過去的既定印象就是，僑生是靠著加分制度上大學的一群人、在各方面受到很多優惠和照顧。而實際上，他們是主動選擇來台求學，但卻是被動的襲有僑生身份。他們原有的國籍，在僑教政策下被血緣超越，成為名不符實的「僑生」。

華僑教育的最高方針，據民國 44 年 9 月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召開華僑文教會議指出，是應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關於教育文化的規定，發展華僑之民國精神與生活知能，發揚其互助心與生存力，務使各地華僑均能與僑居地政府人民友好合作，由互助生存以獲致當地社會之繁榮，進而求國家民族之生存發展及世界永久和平之確保，以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郁漢良，2001）。

⁶ 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詳見第二章第三節

郁漢良（2001）延伸指出，華僑教育包含思想、團結、生存、適應、謀生、祖國、生存、互助、進步等要素。不過放眼現今華裔在僑居地的發展，大多掌握該地的經濟命脈；除少數反華事件發生之外，華裔已能與當地政府、人民維持良好合作關係。

但是隨著 1987 年中華民國宣布解嚴，一直到近幾年政府換黨執政後，台灣主體意識不斷提昇，社會團體、家長、黨外立委大力抨擊僑教的優惠政策。他們認為僑生程度不好，竟然可以進入好大學，唸好科系。在 1987 年到 1993 年之間，雖然中華民國政府還是國民黨當家，但是僑教政策已經在一點一滴的瓦解。

根據台灣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在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外國學生，指未具僑生身分，且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依本辦法申請來華留學之外國學生。…」⁷以此看來，此規定適用於「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又未具有僑生身份的外國學生」。但在「常見問答」中，關於「華僑子弟可選擇『外國學生』身份」一問中，其答覆卻是：

教育部定義之「外國學生」：指不具備中華民國籍之華裔單一外國籍，持有外國學校畢證書，及其他相關申請文件，並未接受僑委會之僑生輔導者，可選擇依外國學生身份來華就讀。⁸

從以上兩個有關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針對「外國學生」所給予的定義，似

⁷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

<http://140.111.1.192/bicer/chinese.htm>

⁸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常見問答<http://140.111.1.192/bicer/chinese.htm>

乎有「只要華裔子弟持有相關符合文件，未通過僑委會僑生輔導室申請來台就學（即未具僑生身份），就可以以外國學生的身份來台就學」的意味。這樣看來，僑務委員會的屬人主義規定的僑生身份，其實在台灣內部已經被外國學生的規定所挑戰。而關鍵所在，就是華裔學生只要不透過僑務委員會申請來台，那麼這些所有的馬來西亞華裔就能成為「外國學生」。

研究者因此質疑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台灣社會反對僑教，那麼「僑生」本身應該何去何從？研究者的疑惑如下：

- 僑生還視自己為「僑生」嗎？
- 這個從民初就開始執行的僑教政策，是不是應該更徹底的轉換？
- 過去國民黨執政所遺留的政策，是不是該徹底消除？
- 國際化、全球化是未來的趨勢，目前不少華裔也以「外籍生」身份來台求學，這樣看來僑生與外籍生身份的界線逐漸模糊，似乎只剩下因入學管道不同而存有差異。若國籍法基於血緣因素，採取屬人主義，華裔學生為何又能以外籍生身份入學？

而這一代的僑生與歷史上的僑生也相差甚遠，以本研究關心馬來西亞僑生為例，他們似乎只有在文化上承認自己屬於中華，國籍不是中國，更別說是「回國求學了」。研究者翻閱過去文獻時發現，有不少學者曾經做過有關跨世代的移民探討，或是有關海外華人的研究；唯獨僑生這一塊，僅限於歷史記載與政策探討。所以研究者想要釐清自美援時期（1954-1965 年）⁹開始

⁹ 有關美援時期，請見第二章第一節，本文頁 13-16。

到台灣升學的馬來西亞僑生，究竟他們把自己當成華僑還是華裔？而離散多年後的華裔子弟，怎麼看這個與他們同文、同種的社會？僑生，到底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廂情願的稱呼，還是獲得「僑生」們認同的身份？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有關華僑教育的文獻汗牛充棟，研究者試圖從各文獻中尋找華僑歷史交集時發現，過去文獻都以歷史記載居多，未深刻描述當時僑生「回國」求學的心境過程、返國者為何人？是中華民國移民者或是海外生長者？

研究者希望能透過不同世代僑生來台升學的經驗，探知他們對回國求學與被視為僑生的感受，同時也希望釐清僑生的身份認同，到底他們是華僑還是華裔。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第一節及第二節的中華民國華僑教育（以下簡稱僑教）歷史回顧，及第三節及第四節的華僑、華裔及離散的文獻回顧。在僑教歷史回顧中，研究者分別概述僑教的緣起及發展、國民政府在 1949 年遷台之後、美援時期（1954-1965 年）及解嚴時期（1989 年-1993 年）的僑教政策，最後論述自 2000 年民進黨執政後的僑教如何轉型。接著探討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升學的困境，以瞭解為何來台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人數日漸遞減的原因。

在理論部份，研究者首先討論華僑、華裔，這兩個看似相似，又略有區別的名詞，以釐清相關的概念。之後從離散(diaspora)談論華裔離散(Chinese Diaspora)概念的轉變，藉此釐清僑生到底應該是華裔還是華僑。

第一節 華僑教育

一、 變革概述

「有海水到的地方，就有華僑」，高信（1963）用此話來形容華僑分佈地區遼闊。而中華民國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孫中山就已經到南洋一代提倡興學建校。

清朝中葉以後，華僑大量移植海外。當時最早出現的僑校是印尼的明誠書院，於雍正 7 年（1719 年）在今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成立，招收生徒授以經子史書。嘉慶 24 年（1819 年），新加坡的粵、閩兩省的僑胞，也設立私塾以教育子弟，為的是希望外移的炎黃子孫仍能學習祖國的文化。隨

後在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越南等地，都紛紛設立僑校。在民前 4、5 年，除了孫中山大力提倡建校之外，康有為在戊戌政變失敗以後，在經過南洋時也宣傳興學尊孔；另一方面，當時清廷也察覺華僑教育的重要，於光緒 31 年間派林文慶赴南洋勸學，之後兩廣總督岑春煊亦派劉士驥前往。在這三方面的倡導下，讓南洋一代的建校風氣大開，紛紛設立學校。

民國成立之後，五四新文化運動更促進了各僑校的蓬勃。民國 3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頒發第九號部令，公佈僑民子弟回歸國就學規程，作為辦理僑生回國升學手續之準則（郁漢良，2001）。民國 16 年¹，有感於華僑對革命的偉大貢獻，要加強對華僑教育的重視，教育部將華僑教育業務規劃為該部的普通教育司主管，並在內部成立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作為華僑方面的質詢機構。依行政權的劃分，僑務委員會在民國 20 年 9 月成立，並依照該會組織法，會內成立四處，第一處掌理華僑行政、第二處掌理華僑教育、第三處華僑經濟、第四處掌理會內的總務工作。此時教育部也將有關海外僑教的調查、立案、監督、指導等初步工作，劃交僑務委員會辦理。有關僑教政策、僑教實施方案、僑教經費的籌集、師資培養、課程編定等仍由教育部主管。不過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數次因為權責問題而發生爭議，最終行政院基於事實需要，訂頒僑教權責劃分辦法，規定海外僑教由僑務委員會主管，教育部協助；國內僑生教育由教育部主管。民國 34 年 5 月，國民黨六全大會決議，訂定僑校處理方法：僑委會主管海外僑教，教育部主管國內僑教。民國 38 年，海外僑校發展達鼎盛時期，共計有 4 千 8 百 60 餘所。隨後雖面對中共威脅，東南亞諸國也備受民族主義所逼，僑校逐漸被要求當地化，如印尼僑校由政府接手，改辦成印尼學校、越南僑校越化等，海外僑校逐漸走下坡。

¹ 有一說法為民國 15 年。

縱然面對外在的不利因素，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後仍推動僑教政策，除了在國內設立華僑中學，²也大量招收僑生回國升學。民國 45 年，「僑民教育函授學校」³也在台復校，招生對象由僅限僑教人員而擴及一般僑胞。隨時代演進，中華函授學校自 88 學年度起陸續製作網路課程教材，供海外僑胞經由網路研習進修，學生人數累計已逾 45 萬人。現今僑生回國就學由海外聯招會負責，身份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二條規定，必須「為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八年以上，並取得當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及能獲得當地政府發給回程簽證者，得依該辦法申請回國就讀各級學校」。

不過，從僑委會公文不難發現，在民國 94 年以前，僑生都是「回國」求學；如今這兩個字已經悄悄改變成「來台」求學。除了上述提及「台灣主體意識抬頭，中央政府已經要求各部會首長檢討部內不合時宜的條例與要點」的說法之外，獎助學金的減少是事實。這與國民政府初期與遷台後的僑教政策出入甚大，以下將詳述國民政府遷台後主要的僑教政策。

二、遷台後的僑教政策

郁漢良（2001）在自序說道，有鑑於僑胞在僑居地艱苦奮鬥而有成就，他特為僑胞寫了一本光榮歷史，他指出：「華僑教育除了能教導僑胞子弟認識祖國的傳統文化精髓，使不致『數典忘祖』外，更有宏揚中華文化與敦睦中外邦之的使命。」

他在內文中詳述提及國民政府對於僑教政策在各個階段的發展，並指在

² 現址於台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 32 號，迄今建校 50 週年。

³ 民國 55 年 9 月 30 日，本校改名為「中華函授學校」（英文名稱為：Chung Hwa Correspondence School）沿用迄今。

民國初年，政府對於國內僑教採取「聽其自然」的措施，從不積極爭取僑生回國就讀；對於僑生入學後，也沒有經濟支援。一直到抗戰發生以後，南洋各地僑胞子弟回國升學者多，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洽商「擴展國內僑生教育」辦法，繼民國 29 年在雲南保山成立國立第一華僑中學後，陸續在四川、廣東設校，分別收容從港澳、暹羅（泰國）、越南、緬甸等地回國僑胞子弟，並比照戰區學生，給予公費待遇。對於家境特別清寒的僑生，訂有救濟辦法以協助解決生活問題。上述三校共收容 2 至 3 千人不等的僑生，每年畢業生達 300 人以上。在民國 29 至 32 年間，每年經僑務委員會保送，由教育部分發的大專院校肄業僑生均在 600 至 800 人之間。

國民政府在遷台之後，僑教政策制度與補助不斷的改善。華僑教育成為是中華民國教育的一環，同時依憲法規定作為實施最高標準，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五節第 158 教育文化條規定指出，華僑教育本質「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慧」。⁴前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秘書陳雯登稱「甲國人民，僑居乙國，仍受祖國文化的薰陶，同時致力於居留地謀生所需的技能，和當地語言文字的熟悉，僑教就是教他們懂得適應環境，教他們就地謀生，教他們先皇先人創業，同時教他們莫忘祖國」。華僑教育的功能就是實踐下列目標：扶持華僑的生存與發展、宣揚中華文化、敦睦中外邦交、厚植光復大陸的實力。

在民國 38 年至 78 年間，僑教行政制度經過改進，在國內的教育由教育部主管，僑委會協辦；海外由僑委會主管，教育部協辦；外交部與國民黨均為襄佐機構。這其間又以民國 43 年，政府接受美援補助僑教經費，使僑教達到頂峰。同時特成立「僑生工作小組」，討論有關各校僑生增班、美援

⁴ 資料來源：新聞局中華民國憲法 <http://www.gio.gov.tw/info/news/constitutionc.htm>

經費之支配運用及其他有關僑生教育的策進事項。民國 44 年，教育部把在抗戰勝利後裁撤的僑民教務設計委員會恢復，為主管國內僑生教育的業務單位。僑委會也成立僑生輔導室，加強國內僑生的生活輔導工作。僑生輔導室目前仍積極在為僑生解決各種切身問題，輔導照顧在校僑生及加強畢業僑生聯繫；每年出版一本《僑生輔導手冊》，文中提及與僑生密切相關的各種問題與法令，除了讓僑生清楚瞭解，也讓各級學校僑生輔導人員在處理問題時能有所幫助（僑生輔導手冊，2005）。

除了僑務委員會的僑生輔導室之外，其餘行政工作的劃分如下：

1. 中央黨部海外部：關於回國僑生教育的基本政策的釐訂，與國內僑生的思想輔導等事宜；
2. 僑務委員會：回國僑生的遴選與保送，國內各校僑生的生活輔導，及畢業僑生的就業輔導等事項。
3. 教育部：各校僑生的分發、入學與學業輔導、品德輔導，以及僑生增班、美援經費運用等事項
4. 青年反共救國團：各校僑生的假期活動、海外回國僑生的短期研習及僑生的校際聯誼輔導等事項。

在法規方面，在民國 20 年僑務委員會成立後，開始注意僑民教育法令的訂頒，經與教育部會銜公佈了三種僑教法規：僑民中小學規程、僑民學校立案規程、僑民學校董事會組織規程，並將之視為僑民教育有單獨的法令規程開始。民國 38 年起，政府對於僑民教育特別重視，陸續公佈了許多僑教法令，其中最重要的基本法規有二：對海外僑教的實施，訂有僑民學校規程；國內僑生教育，訂有僑生回國升學及輔導實施辦法，還有駐外使領館辦理僑

民教育行政規則。以上法規仍沿用迄今。

在年度僑生活動方面，僑務委員會爲了讓在學僑生歡度春節、沐浴中華文化，每年定期舉辦僑生春節聯歡會。除此仍有僑生春節祭祖師生聚餐，以加深僑生對祖先表達的追思與崇敬。另外還有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就業輔導講習會，讓僑生增進個人事業發展的認識，使返回僑居地後能順利創業或就業，同時也協助台商海外投資發展尋才。而中南部僑生春季聯誼會旨在照顧中南部地區僑生；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不但要讓應屆僑生感受祖國溫暖，也鼓勵畢業僑生返回僑居地能融入當地社會、參與當地事務、發展中華文化、拓展國民外交並組織及參與校友會活動。另外，爲培養領導才能及良好的學習風氣，每年定期舉辦全國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在教育部方面，也舉辦中央聯合各單位訪視各校僑生座談會、各校新生僑生講習會、全國大專院校僑生輔導人員工作研討會、全國大專院校僑生研習會、全國僑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各校僑生節慶活動（僑生輔導手冊，2005）。

目前教育部與僑務委員會在行政權責上有更清楚的劃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職掌僑生回國升學大專院校之考選分發，及輔導事項；技術及職業教育司負責僑生回國升學、技術學院、專科學校、職業學校之考選分發及輔導事項；僑民委員會負責僑生回國升學、考選分發、公費、講習等之協辦及輔導事項。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也列有就學輔導科、在學輔導科、畢業聯繫科。就學輔導科負責辦理僑生申請保薦及自行來台升學、僑生建教合作班、僑生加分證明書及國語文研習等事項；在學輔導科負責辦理獎助學金、工讀金、傷病醫療保險、僑生社團輔導、新僑生接待及僑生研習活動等事項；畢業聯繫科負責辦理僑生資料登記、查詢、更正及畢業僑生海外社團輔導、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等事項。

僑生教育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更不能忽略美國政府在民國 43 年到民國 54 年這 12 年間對僑教所付出的美援貢獻，讓當時的華僑教育盛況空前。

三、美援時期（1954 年-1965 年）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6）在檢討美援運用成果報告書中指出，國民政府遷台初期，因為財力不足，無法在旅費及在學時的生活費給予回國升學的僑生更多協助，導致眾多貧苦僑生難回國唸書。在民國 40 年，僅有 60 人回國升學。

民國 42 年，前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問東南亞之後，感於東南亞各地都有中華民國的僑民，且他們都愛好自由民主者，華僑在當地社會的經濟方面均有領導地位。爲了避免共產集權延燒到東南亞，及讓華僑青年能回到祖國，享受自由民主的洗禮，尼克森建議美國政府大力協助國民政府擴大辦理僑生教育工作。

自民國 44 年開始，由美援撥款資助，使僑生就讀的學校在教育設施方面逐年改善；另外也充分資助海外回國升學僑生的旅費及在學期間的生活費，這些援助讓僑生回國人數大增。同時還設置了國立華僑實驗中學、國立道南中學及國立大學先修班。當時的僑教計畫主要目標計有以下所列：

1. 鼓勵海外僑生返回自由祖國就學，以免被誘進入匪區。
2. 對於東南亞各國華僑青年施以專業及技術方面之訓練，養成其領導能力，俾將來返回僑居地後有所貢獻。
3. 配合僑教需要，擴建台灣各學校校舍，增加圖書及教學設備。

4. 使僑生認清民主生活方式，俾返回僑居地後可廣為宣傳其優點。
5. 達成上列任務之同時，應努力促進與有關各國間的友好關係。

僑教美援由教育部與僑委會兩個機關分別掌理，撥款對象有二：學校教育設施費，如建築、設備、輔導活動、會議講習、翻譯印刷等，是經由教育部轉撥給收容僑生的學校，自民國 43 年起至 54 年，共接受新台幣 2 億 87 萬 6683 元。90%以上用於建築及設備，以擴充「收容僑生各學校」之教育設施。另外津貼僑生在台就學期間的生活費、旅費，由僑務委員會辦理，12 年來接受共計新台幣 1 億 1724 萬 1953 元。同時補助每一僑生來台，平均需負擔新台幣 37000 元（包括旅費新台幣 16,000 元、一次返回僑居地簽證之來回旅費新台幣 13,000 元、在台四年之生活費用津貼等每年約新台幣 2000 元，四年共新台幣 8000 元）。從民國 43 年到民國 54 年，共計 12 年，教育部、僑委會共接受美援援款，計新台幣 3 億 1811 萬 8638 元，及美金 105 萬 7444 元，按當時的幣值，確實是一筆鉅大款項，對於推行華僑教育助益甚大。其中以民國 47 年最高峰，計有 5600 餘萬元及美金 30 餘萬元，其後逐年減少。僑教美援的主要用途，包括添學校建築（至民國 49 年止）、增置學校設備（至民國 51 年止）、支付僑生旅費、生活費及課程活動費（至民國 54 年止）。

同時，對於海外回國升學僑生的各項補助，有地區及學年級的限制。此項經費限於補助越南、高棉、寮國、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尼、北波羅州（砂拉越及汶萊在內）、印度、帝汶等十個地區 50 學年度（含）以前，保送回國升學高中及大專之僑生，及 47 學年度（含）以前保送回國升學高中之僑生，以及泰國地區 50 學年度以前保送回國升大專及 47 學年度以前保送回國升高中及初中僑生。此外日本、韓國、菲律賓、香港、澳門地區 50 學年度來台升學大專之僑生，其中部份雖家境清寒，卻不在美援規定補助範

圍內。但因事實的需要，僑委會也同意給予補助。上述美援補助地區以外的僑生費用，均由中華民國政府自行籌措。自民國 45 年至 54 年，共計支出新台幣 30,837,482 元，均為美援經費 30% 左右。

截至民國 53 年，先後回國升學僑生人數已達 20078 人。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6）認為，美援助僑教是項令人滿意的成果，因為這批接受自由民主思想教育的青年，在目前不但提高了華僑教育的水準，對於自由民主的提倡及當地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繁榮貢獻甚多。郁漢良（2001）以「我國在一時期的華僑教育能夠蓬勃發展，僑生來台升學人數激增，美援僑教經費功不可沒也」來讚賞美援對僑教的貢獻。

在美援停止以後，在民國 52 年到民國 54 年間每年仍有 1500 餘位僑生回國升學，但是與民國 46 年度來台的僑生人數 2780 人相差甚遠，由此證明美援停止後有眾多貧困僑生仍無法來台升學。

為因應美援停止後，貧困僑生無法升學，轉由政府設置「海外回國升大專新僑生獎學金」，名額訂為 51 學年度 300 名，52 學年度 200 人，53 學年度起均為 100 名。以上獲獎僑生除了享有獎學金外，也獲得自僑居地回國升學的往返旅費及每學年生活補助費新台幣 2000 元。核給對象，初以獎勵印尼、越南、泰國、高棉、寮國、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北波羅州（砂拉越及汶萊在內）、印度、帝汶等 11 個地區之優秀清寒僑生回國升入大專院校者為限；53 學年度起，將地區限制取消，申請資格為：

海外保送回國升學大專院校僑生，僑務委員會指定地區舉行學科測驗，成績優良者或經當地會考成績優良者，其未經舉辦學科測驗而當地又無會考之地區，得經由保送單位就所保送之僑生中審選其原校畢業成績最優者。在港澳僑生部份，考取回國升學大專院校的僑生，必須是參

加當地私立中文專上學校聯合招生考試成績最優者。而港澳保送回國升學大專院校僑生，必須是當地會考成績最優者，或學校成績最優者。

不過由於部份核准僑生的學業成績不理想，於 57 學年度開始，開始以「回國升學經參加學科測驗成績最優者」為核給標準。而獎學金的給付，限以一年為期，次年須在學校成績最優者始能繼續給付。另外，獎學金的生活補助由每年新台幣 2000 元增至 2960 元；核准獎學金的當年，並享有來台入學或畢業返家及僑居地簽證的旅費補助。根據僑委會僑生輔導室的統計資料，自 52 學年度至 59 年學年度止，申請獎學金的僑生共計 1157 名，人數以 51 學年度最多，計有 254 名，52 年為 200 名。53 至 59 學年度均為 100 名。若以僑居地來說，則以馬來西亞最多，共計 713 名。

「海外回國升大專新僑生獎學金」的設立，協助不少經濟困頓的僑生在美援結束後仍能繼續回國升學。除此之外，還有受理捐贈僑生獎學金可供申請。

從以上所述可以發現，現今仍沿用的捐贈僑生獎學金及清寒僑生公費（現已改為清寒僑生助學金），都是美援時期之後所留下的成果，也讓僑教政策更加完善。

四、解嚴後，僑教漸轉型（1989 年-1993 年）

僑教政策在美援的協助下達到鼎盛時期，讓不少海外僑生得以繼續受到中華文化、教育的薰陶。一直到 1988 年之前，台灣雖然面臨國際外交的窘境，但僑生政策仍舊沒有任何重大變遷或變調。直到解嚴之後，社會上反僑生、反特權教育制度的聲浪相繼而起，為僑教在美援僑教之後劃下新的一頁。

黃添發（1990）把僑教政策劃分為 2 個階段，分別是從民國開始（1911 年）至民國 36 年（1947 年）及民國 36 年（1947 年）至今（1990 年），他認為這兩個階段具有明顯的差別：第一階段的僑教政策「可說是平實的，教育政性較濃的」；而第二階段僑教，就顯得蒙上較多的政治色彩（黃添發，1990：頁 3）。

僑教所背負的政治色彩並沒有因為國民黨解嚴而終止，反而是從一黨獨立作業到兩黨（即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拉鋸戰。從 1988 年 5 月初開始到 1989 年 7 月，僑教問題醞釀成「有組織、有數據、有支援」（黃集初，1990）的活動。這間中涉及的範圍不單是本地生不滿擠入大學之路不公平，還有不同政黨的互相角力、甚至爭取 1990 年底的選票等等。

1987 年 7 月 15 日台灣宣布解嚴，總統蔣經國在隔年 1 月去世後，掀開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新頁。從建國以來都以國民黨一黨領軍的政治，不僅需要面對黨外人士的檢視，在國會中也不再是一言堂的和平局面。國民黨所擬訂的政策、法令等，都面臨極大挑戰。以「華僑為革命之母」、「沒有僑教就沒有僑務」、「華僑將是統一之母」為基礎的僑生教育，在解嚴時期面臨的不僅是資源分配的問題，甚至也牽扯出濃濃的政治意味。是統或獨？華僑、僑生是不是仍是「統一之母」？在軍政政治結束之後，民主政治似乎否定了這樣的答案。

根據黃集初（1990）的文章指出，其實早在 1988 年，社會、媒體已經開始醞釀抗議僑教。當時台灣的大學率取率相當低，而居身海外的僑生不但能抄捷徑，要進入名校、名系相對易如反掌。眼見許多優秀台灣學子根本無法擠入象牙塔，不滿僑生的聲浪終於在 1988 年 5 月首次爆發開來。但是當時的媒體不如今天百花齊放。黃集初（1990：頁 8）寫道：「結果突然發生

520 暴動，使整個輿論的焦點集中在農業政策上，而把僑教問題給壓了下來，又風平浪靜了一年」。

翻開 1988 年的報章新聞，當年最早有關僑生的新聞議題，是由當時台大國貿系副教授朱敬一所提出，除此之外就鮮少有關僑生政策議題的探討。（參考朱敬一，1988 年 2 月 13 日）。

到了隔年（1989 年）7 月，又逢大學聯考舉辦期間。似乎考試壓力使人無法負荷，對於特權教育的不滿之苗又重新點燃。有了去年的經驗之後，這回的抗議更有組織，更有規劃。當時大學聯考的特種考生有 5400 多人，約占考生總人數 1/20；其中僑生有 277 人，僅 1 人未予以優待（陳碧華，1989 年 7 月 21 日）。黃集初（1990）認為，當時促成教育政策演變，可從削減名額、減少或取消入學成績優待、減少或取消在學成績優待、減少或取消經濟優待等四大方向來瞭解。

繼朱敬一之後，有關僑生政策的議題再出現在報紙版面時，已經不再是讀者投書或是個人的行為表現而已。而是立法委員林鈺祥在立法院上抨擊國內「假僑生」⁵損害了真正僑生的權益，教育部長毛高文承諾，教育部將從 1990 年起，將「僑居期限由 5 年修改為 8 年」，當時是 1989 年的 4 月 20 日。但在相隔不到一個月的 5 月 9 日，教育部就已經宣布「今年開始，僑生要回國升學，在僑居地居留期限由原 5 年增加為 8 年」（聯合報，1989.5.10:4）。充滿優惠、優待的僑生政策，在 1989 年遭到猛烈衝擊。

雖然教育部企圖透過修改政策來解決社會對「假僑生」的不良觀感，不過在增多粥少的情況下，僑生以優惠成績進入國內知名學府與科系，仍引起

⁵ 指為了逃避兵役而離開台灣數年，之後再以僑生身份回國之學生。

不滿。台大、陽明、北醫、高醫四校醫學系學生聯名發出的傳單，要求「一個真正公平的大學聯考」，要求政府當局正視僑生問題（陳碧華，1989 年 7 月 2 日）。另外，教師人權促進會也散發傳單，指僑生、假僑生破壞了聯考的公平性。

面對社會團體、學生發出的抗議聲浪，教育部似乎無力招架。唯有從政策面進行修正，從毛高文承諾「今後分發回國升學僑生不要過分集中於幾個熱門科系，也應考慮到國內青年升學的機會」（民生報，1989.7.3:18）的說法看來，已經為多年以來穩定的僑生政策，埋下即將劇烈轉變的種子。但是教育部不敢斷言「能否在明年〔1990〕大學聯考前及時解決此一問題」（陳碧華，1989 年 7 月 3 日）。不諱言，當僑生人數雖只佔大學生總數 6%，但卻密集集中在台大、師大、政大、成大四校。「尤其台大，平均 5 個學生中就有 1 個僑生」（陳碧華，1989 年 7 月 8 日）。相隔兩天後，不滿僑生入學政策的教育基金會、教權會團體、代表一行 30 多人，親自到教育部表達看法。當時的教育部高教司長楊崇森以「華僑為革命之母，對國家有其貢獻…」來回應家長的要求。雙方你來我往的情緒辯答，「交談不到 20 分鐘，雙方至此氣氛鬧僵，請願團體決定集體退席」。在這同時，由 50 多位學生組成的「正視僑生問題」活動也正在進行中（陳碧華，1989 年 7 月 5 日）。官方與民間的互相角力，在這個時候雖已經頗有火候，但仍非盛氣凜然之時。

接著又有讀者投書媒體，除了希望能廢除特種考生在大學聯考中享有的優待，也提出設立「華僑綜合性大學」的想法（楊正彥，1989 年 7 月 6 日）。還有讀者來信說雖然僑生中文不好，但是英文突出，在一失一得之間不就能取得平衡點？（不平者，1989 年 7 月 9 日）

有鑑於僑生政策成為社會焦點話題，1989 年 7 月 14 日立法院舉辦「僑

生問題聽證會」。當時台大教授賀德芬建議僑務政策徹底改變，要鼓勵華僑融入僑居地文化與生活，而不是一味保存中華文化。幾位本地學生及家長雖然同意僑生回國求學，但是「須尊重國內的聯考制度，一切公平競爭。」民間團體及家長、學生們的說法讓數位出席公聽會的僑生黯然神傷，有位馬來西亞僑生就說「他們在僑居地考試時，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用特權占用了台灣本地生的名額。」最後更道出：「如果台灣不歡迎僑生，我們可以回去宣傳〔台灣不歡迎僑生這回事〕」。（參考陳碧華，1989 年 7 月 15 日）

隔天《聯合報》社論（聯合報，1989.7.16:2）提出幾項僑生教育可修改的方向。包括設立以僑生為主的國立暨南大學、讓僑生參加聯考等。接下來幾天的讀者投書，有人指僑生政策是執政當局多年政策錯誤下的衍生產物（胡立玉，1989 年 7 月 17 日）；也有人說，「錄取名額影響考生權益的...是那些考上之後不去唸又到補習班重考的同學...」，並不是僑生（黃世光，1989 年 7 月 19 日）。

接著，教育部祭出「全盤檢討特種考生制度的第一招」，減少直接進入大學的僑生人數（陳碧華，1989 年 8 月 1 日）。當時聯考榜單出爐，僑生的錄取率降至 10%（往年錄取率為 30%），可見抗議聲浪不容忽視（陳碧華，1989 年 8 月 29 日）。

在「僑生面題面面觀」座談會中，僑委會、教育部等 3 位官員極力維護僑生，認為僑生對本地及僑居地的經濟有諸多貢獻，但是這樣的說法仍舊引來台大本地生代表陳翔斌的回擊（江中明，1989 年 10 月 20 日）。黃添發（1990）整理了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在講座會上所提出的重點，認為僑生教育政策之所以會成為社會問題，與台灣社會發展的脈絡息息相關，包括資源分配問題、「統獨」思想的延伸、僑生錄率取佔比率太大、僑生問題累積多年等。

10 月 21 日，教育部長毛高文表示，教育部將大學聯考有八類特種考生享有加分優待分別擬定腹案，準備與有關部會協商（陳碧華，1989 年 10 月 22 日）。到這個時候，僑生政策確定將因應社會反彈的聲浪進行修正，也意味著僑生所擁有的升學優待時代已近黃昏。

步入 1990 年，教育部針對僑生回國升學加分優待辦法進行緊縮修改，共釋出 400 多個名校熱門科系給本地生就讀，當時僑生人數最多的大學院校為台大、政大、師大、中興、成大、東吳和淡江等 7 校（張麗君，1990 年 4 月 10 日）。這次的修正內容包括：錄取標準從 25%降為 20%、僑生享受加分優待以一次為限、僑生在台高中畢業需參加聯考並不再加分、僑大增設留級制度、5 年內達致大學每系只能有 10%的僑生（原有些科系超過 30%）及僑生需在僑居地居住滿 8 年才可享回國加分優待（張麗君，1990 年 3 月 6 日）。即使教育部已經對特種考生降低優待比例，但是讓外界大感不滿。報導指出，抗議名眾表示，下降幅度僅 5%，「根本看不出與現行辦法有何差異」（陳碧華，1990 年 4 月 8 日）。

民間抗議聲浪未減，在當時代表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陳水扁就質疑：「他們〔僑生〕沒納稅、沒服兵役，憑什麼享受公立大學每名學生每年 25 萬元的政府教育支出？而且專門就讀好大學、好科系，畢業後又在國內就業，奪去就業機會？」（老徐履冰，1990 年 4 月 10 日）。儘管當時教育部長毛高文解釋說，當年為了爭取美援才大量收取僑生，陳水扁仍以「現在已沒有美援了啊！」來反對僑生回國升學加分優待辦法。從這一點不難發現，自 2000 年陳水扁擔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以後，為何僑生政策會大幅轉變。可見在當時爭論僑教該如何轉型時，就已經埋下改變的伏筆。

除此之外，教育部也視「僑生畢業後如何讓僑生返回僑居地服務，不要

滯留台灣」為檢討問題之一（陳碧華，1990 年 4 月 12 日）。這也就是說，僑生未來無論是升學或留在台灣工作，不僅不再有優惠，而是必須回到僑居地工作。所謂「僑生」、「華僑」身份，僅止於在台灣求學的短短幾年而已。

雖然教育部自 1990 年開始降低特種考生的加分優惠，不過這一年特種考生的報考人數還是呈現成長趨勢，媒體解釋為：「或許是意識到特種考生加分制度可能繼續不了多久」（胡立玉，1990 年 7 月 17 日）。果真沒過多久，僑生加分制度全然崩盤。另一方面，教育部不斷向外界保證的就是「未來僑生名額將分散至各校，不再集中幾所熱門校系」，希望能緩和國內排斥僑生的緊張氣氛。

雖然教育部已著手規劃暨南大學（民生報，1990.11.11:13），但有關僑生教育的爭議並沒有因此而終止。1991 年時，教育部針對僑生、外籍生的退學政策進行修改（張麗君，1991 年 7 月 11 日）。這時候撤去升學優待之後，連退學優待都箭在弦上。隨著大學聯考在 7 月舉行，僑生優待入學仍舊成為在野立委抨擊的話題（民生報，1991.7.25:13；洪蕙琪，1991 年 7 月 25 日）。

面對自 1988 年開始，反對僑生優待入學的聲浪，教育部雖已進行調整但仍無法平息反對勢力的衝擊。教育部在 1991 年的 9 月 10 日宣布，「自 83 學年度起，僑生報考大學院校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除國立華僑中學畢業，始可依規定加分優待外，其他僑生均不予優待」（民生報，1991.9.11:13）。這項決定，使自民國元年開始實施的僑生政策產生大逆轉，也可說是僑生政策的塑身運動才真正開始。

不過弔詭的是，教育部又為僑生不斷被中國大陸吸納而憂心（陳碧華，1991 年 11 月 20 日）。歸納出僑生減少的原因，除了國內幣值升、物價高漲，

政治生態改變等問題外，僑委會不諱言的表示「對僑生有誤解」。照這樣的情勢來看，對僑生來說根本無法讓教育回歸教育。無論是美援時期、解嚴後反僑生優惠入學時期，還是到積極招僑生入學時期，僑生還是兩岸政治相互激盪下的產物。

雖說教育部察覺僑生大幅縮減的現像，但又將馬來西亞僑生從「大學學雜費減免表」中刪除（楊羽雯，1992 年 8 月 19 日）。之後又將僑生公費制度改以獎學金或工讀方式替代（張麗君，1992 年 8 月 20 日）。接著，教育部表示，包括僑生在內的 5 種身分優待，最快將自 1993 年起陸續取消（楊羽雯，1992 年 12 月 31 日）。到了 1993 年，教育部果真全面廢止僑生優待學費減免（民生報，1993.7.27:13）。

綜觀以上論述看來，僑生優待政策到 1993 年 7 月就全數被刪除。無論升學、退學、學費減免，都儘量以「與台生平等」來規劃。即使到了 1993 年，外界抨擊僑生的聲浪逐漸減弱，不過也許是大環境使然，或是本土勢力抬頭，過去盛行的僑生優惠政策逐漸瓦解是不爭的事實。

表一：解嚴後（1988 年至 1993 年）僑教政策轉變的重要事件

日期	發生事件
1988 年	
2 月 13 日	台大國貿系副教授投書媒體，批僑教不公平
1989 年	
4 月 20 日	立委林鈺祥抨擊國內假僑生
5 月 9 日	教育部：1990 年起僑生居留年限，由 5 年改為 8 年
7 月 2 日	台大、陽明、北醫、高醫學生發傳單，要求「一個真正公平的大學聯考」
7 月 4 日	教育部：僑生不過份集中熱門科系，但未表明何時解決 教育基金會等 30 多人到教育部表達不滿，教育部高教

	司長楊崇森反駁，雙方不歡而散。
	教育部長毛高文希望國人以同理心體諒僑生。
7 月 6 日	讀者投書，建議成立華僑綜合大學
7 月 14 日	立法院辦「僑生問題聽證會」，與會者力求聯考公平； 僑生：若不受歡迎，可以回去。
7 月 16 日	媒體社論：不妨復辦暨南大學
7 月 31 日	教育部與相關單位提「擴大僑大先修班名額」；該年僑 生聯考錄取率從 30%降至 10%
10 月 19 日	「僑生面題面面觀」座談會；與會者抨擊；僑生情緒性 回應
10 月 21 日	教育部長毛高文：「〔僑生〕分發也應與國內考試的難 度及競爭成比例」、加分優待將取消
1990 年	
3 月 5 日	教育部緊縮僑生名額，釋出 400 熱門科系給本地生；但 仍被嫌無濟於事
4 月 9 日	立委陳水扁不滿特權僑教，為日後執政大改僑教埋下伏 筆
4 月 11 日	教育部承諾成立華僑大學
7 月 27 日	行政院長郝柏村與僑委會曾廣順主委又提設立華僑大 學
11 月 10 日	教育部長毛高文：著手規劃暨南大學
1991 年	
7 月 10 日	教育部對僑生重祭退學制度
9 月 10 日	教育部：僑生升學，除在華僑中學畢業可加分外，其餘 不再加分
11 月 19 日	僑生人數大幅下滑，教育部憂心
1992 年	
8 月 8 日	馬來西亞僑生不再享大學學雜減免優惠
8 月 19 日	教育部：僑生公費改為獎助學金
12 月 12 日	教育部：明年起，陸續取消僑生等 5 種身分優惠
1993 年	
7 月 26 日	全面廢止僑生學雜費優惠

註：研究者製表

隨著暨南大學在 1995 年 7 月 1 日成立，同年由各大學組成「大學（僑

大先修班）海外僑生（港澳生）聯合招生委員會」，辦理各校招生事宜，第一年由國立台灣大學負責召集；1996 年至 1998 年暨南大學擔任總會工作，台大、暨南、師大、成大、僑大先修班則各負責試務、命題、閱卷、分發等工作。

五、 藍天不再 僑教政策再轉型（2000 年-迄今）

從 2000 年開始，之前構成「外界抨擊僑生的聲浪」的人轉為主政者，這也就是說過去反對僑教、認為僑教不符時宜的黨外人士（國民黨之外），已變身為僑教的執行者。由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陳水扁率領的綠軍政府上台後，他以「台灣要站起來，台灣要走出去」為施政目標，本土化更是不能忽略的重點。前文曾提到，陳水扁在擔任立法委員其間，以「僑生沒有納稅、沒有服兵役、至今已無美援」來駁斥僑教政策。這樣反僑教的心態，自然延續至今。

中華民國當家換人後，僑教政策又面臨另一種轉型。當然僑教今天的轉變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諸如僑生畢業後必須取得「工作證」才能在台灣工作、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可以自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等等，其實從 1987 年解嚴之後，反僑生優惠升學聲浪就已吵得沸沸揚揚。當時為了因應黨外（國民黨之外）人士的要求，主政的國民黨政府也開始對僑生政策進行塑身行動。童清峰、林友順（2004）報導中指出，台灣政府換黨執政以來，不斷的「去中國化」，使「行之 50 年的僑生政策，不再是政治正確」（頁 40）。

同年，新任僑委會主委張富美的「僑胞三等論」（又名「僑胞三級論」）

的說法引起爭辯，其內容指華僑有三種，分別為：參加台獨活動、親民進黨的「新僑」、傳統上熱愛中華民國、親國民黨的「老僑」、最後一類是僑生。此爭議後來在張富美屢次道歉下，才逐漸平息。玄奘大學教授夏誠華 2005 年 12 月在一學術會議上澄清說，當時張富美所指的「僑胞三等論」，是以「以僑務資源有限，不得已的情況下」為前提，在照顧本國國民及僑民上應有優先順序之分（引自大紀元，2006 年 2 月 25 日）。雖然風波最後終於平息，但是這其中也道出中華民國政府對「僑」，有了不一樣的解讀方式。

在僑生政策方面，也有幾點改變：清寒僑生公費待遇繼 1992 年改變之後，又在這個時期由清寒僑生助學金所取代。另外，從 2005 年 2 月 18 日，教育部停止頒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僑生中華文化獎學金」；當時第 32 屆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向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瞭解此事之緣由，僑委會表示：「在民進黨政府主政下，台灣主體意識抬頭，中央政府已經要求各部會首長檢討部內不合時宜的條例與要點。在現任教育部杜正勝上任之後，這項工作的步驟趨向明顯與快速。」這其中不能忽視的是「台灣主體意識抬頭」，於是快刀斬斷這個「不合時宜的條例與要點」。

新政府不但要台灣主體意識抬頭，也要讓台灣能夠走出去。於是在 2003 年設立普通獎學金及特設獎學金。普通獎學金是按各大專校院及國語中心外國學生總人數設定比例，分別核配給各大專校院及國語中心的獎學金補助款，以鼓勵各大專院校招收外國學生。⁶至於特設獎學金，其設置目的就開宗明義的說明：

⁶ 資料來源：外國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BICER/EDU3975001/scholarship.htm?FILEID=70173&open

為拓展對外關係、強化與外國邦誼、增進與外國政府、學校、機構、團體等發展教育學術交流合作關係，設置特設獎學金，提供我駐外機構遴薦所轄駐在國國籍具潛力之優秀青年來台留學，攻讀我國研究所學位課程或研習中文。⁷

這項獎學金的金額高達每月新台幣 2 萬 5 千元，顯見教育部重視外籍生的程度。如今各大專院校爭相招收外籍學生入學，這樣的情形宛如美援政策的翻版。

另一方面，雖然回國升學的僑生人數看似沒有減少，不過仔細端倪，不難發現國立大學的僑生人數近幾年呈溜滑梯趨勢。以國立政治大學為例，學務處統計資料顯示，在校僑生人數在 91 學年度有 685 人，92 學年度下降至 619 人，到了 93 學年度雖有微幅上揚，但人數也只有 621 人。其中大幅減少的僑生，又以馬來西亞僑生居多。91 學年度的時候有 237 人，到了 92 學年度有 211 人，93 學年度馬來西亞僑生人數跌破 200，只剩 194 人。有關馬來西亞僑生逐年減少的因素，其實不單是台灣僑教變革所導致。在下一個章節中，將會詳細說明。

第二節 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台升學的困境

台灣解嚴初期，社會部份人士、團體無法認同僑生優惠升學制度，確實讓不少馬來西亞僑生卻步。從「台灣大專院校馬來西亞歷年來畢業人數統計」（圖一）可以得知，以就讀大學四年來推算，在升學優惠制度吵得沸沸揚揚

⁷ 同上

的 1988 年到 1993 年期間，只有 1997 年的畢業人數（即 1993 年來求學）近 700 人，這也許符合 1990 年新聞報導中曾指「或許是意識到特種考生加分制度可能繼續不了多久」（胡玉立，1990 年 7 月 17 日）所致。到了 1994 年，畢業人數僅有 633 人，1995 年 568 人、1996 年 549 人，到了 1997 年更跌破 500 人，只剩下 454 人。這樣的升學人數還低於美援即將結束的時期（1965 年）的 470 人。

當時，教育部已經察覺到僑生人數減少的隱憂。回歸現實，除了新台幣升值、物價高漲，政治生態改變、台灣社會對僑生有誤解之外，這幾年來馬來西亞華裔學生的升學之路變寬了，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另外，台灣大專院校文憑一直無法獲得馬來西亞政府的承認，可能也是造成學生們在能夠選擇其他升學管道的情況下，捨棄到台灣求學的另一個原因。另一個造成僑生人數下降的原因，可能與華裔學生也可以「外籍生」身份申請來台求學有關。

一、 升學選擇變多

2002 年，拉曼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成立，成為繼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後，新設立的民辦大專院校。至 2005 年 8 月，已經成功培育了 2083 位首批畢業生（中國報，2006.02.25）。除此之外，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南洋理工學院也大批招收馬來西亞獨中畢業的高中生。考生的高中統考⁸成績只要獲得 6 科優等（6A）以上就能申請入學；而中國大陸教育門戶大開，也吸引不少華裔子弟前往就

⁸ 高中獨中統一考試，是指「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統一考試」，於每年 10 月由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考試局（Examination Department, MICSS Working Committee）舉辦。相當於台灣高中聯考制度。詳見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考試局網頁

<http://www.djz.edu.my/kaoshi/index.htm>。

學；加上原來在馬來西亞就實行多年的雙聯教育制度，⁹導致近年來申請台灣大專院校的人數遞減。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以下簡稱留台聯總）升學輔導組¹⁰主任魏文地指出，「目前升學管道多，各大學門戶開放，學生們有太多選擇」，是導致到台灣留學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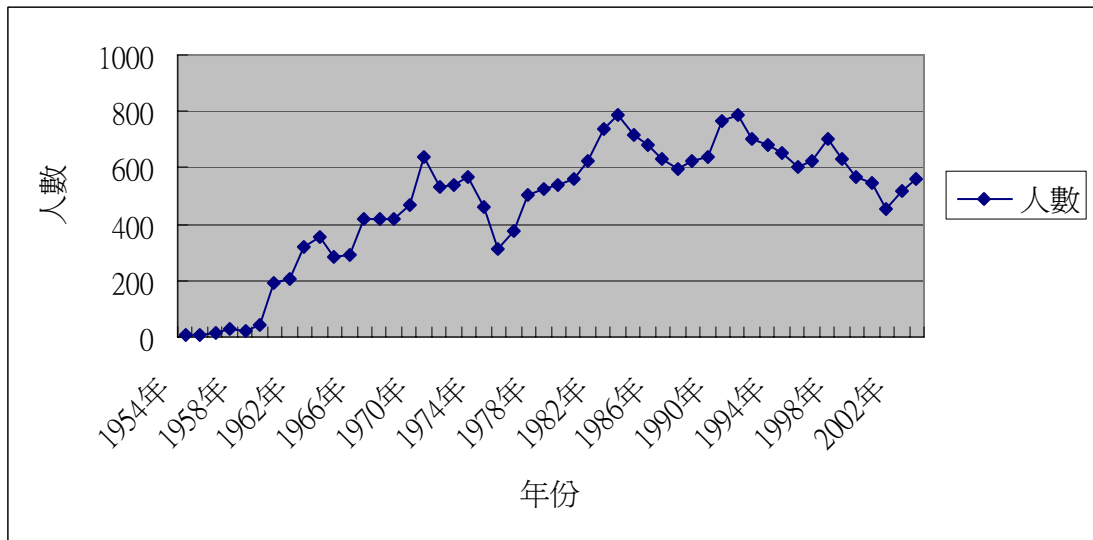
另外，馬來西亞的經濟情況也對想到台灣升學的人數產生一定影響。圖一顯示，從 1954 年到 2003 年，自台灣大專院校畢業的僑生人數，在 1983 年達到最高峰，達 788 人。近 10 年畢業人數最少的一年，即是 2001 年，僅有 454 人。往回推算，2001 年畢業之學生，乃在 1997 年申請入學。當時馬來西亞恰逢捲入東南亞金融風暴，¹¹馬來西亞幣值（令吉，Ringgit）大量下滑，並自 1998 年 9 月 1 日宣佈實施外匯管制，9 月 2 日宣佈 1 美元兌 3.8 令吉的固定匯率。到了 2002 年、2003 年，畢業人數雖稍有回升，不過也只在 500 至 560 人之間徘徊。

圖一、台灣大專院校馬來西亞歷年來畢業人數統計（1954-2003）

⁹ 本地學院與國外大專院校合作，學生只要在本地上學 2 年，到國外就讀 9 個月，即能獲得國外大學文憑。目前共有 690 所私立學院，詳見教總調查研究及資訊組所整理的「馬來西亞教育發展概況」一文 <http://www.djz.edu.my/ucstam/jylyt/jyjk.htm>

¹⁰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於 1974 年 7 月 16 日成立，係由馬來西亞全國所有留台校友會組成的聯合總會，也是全體留台人的最高代表機構。升學輔導組負責籌辦來台升學講座等輔導工作。詳見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組織介紹 <http://www.faatum.com.my/organization.php>

¹¹ 東南亞金融風暴起源於東南亞各國總體經濟政策不當及金融銀行體系不健全，所導致的金融危機。



註：1.資料來源：僑務委員會畢聯科（詳見附錄表六）
2.研究者製表

另一方面，根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簡章指出，持有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或馬來西亞普通教育文憑（SAP）或 O 水準（O Level）文憑申請者，只能分發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就讀。在僑大先修班中，學生們除了必須適應台灣的氣候、飲食及生活模式外，還必須修習國語、英語、數學、地理、歷史、地理及三民主義等不同科目，才能憑結業成績分發入學。反觀在馬來西亞的大學教育體系中，以民間設立的拉曼大學（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為例，該校爲了增加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持有者的升學機會，考生只要在該文憑中獲得 5 科優等（5A），從 2006 年 1 月開始，就可以修讀文理科學生的大學基礎課程，修習完畢後就可順利進入榮譽學士課程。

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在分發時充滿不確定，學生不一定能唸到自己喜歡的科系；後者除了「錢少、離家近」外，只要持有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在就讀大學基礎課程後就能順利就讀指定科系。

留台聯總行政主任李宗順則認為，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的規定過於呆板、嚴格，讓很多人無法前去就讀。譬如拿到專科文憑（diploma）的學生，還是不能申請大學，只能申請國立僑大先修班。在這樣的規定之下，「外籍生」無疑是更適當的入學管道。另外，「僑生」在填寫「海外學生來台升學大學〈僑大先修班〉」校系志願卡時，一口氣可填 99 個志願，但是海外聯招會究竟能釋出多少科系名額，每年的情況各不相同，這樣的不確定性是其缺點。加上台灣教育部爲了吸引外籍生來台升學，除了設有每月金額達新台幣 2 萬元的普通獎學金之外，自 2003 年起更設立了特設獎學金。以 92 學年度為例，雖然馬來西亞只有 10 個名額，但是每個月可領取高達新台幣 2 萬 5 千元。¹²這樣高金額的獎學金，讓不少華裔子弟也嘗試以外籍生管道入學。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自 1991 年大開教育門戶之後，吸引了不少華裔子弟到中國大陸求學。除了台灣教育部的憂心之外，童清峰、林友順（2004）也憂心，「留台僑生」在全球華人社會的影響力，將逐漸被「留學中國大陸的僑生」所替代。

二、 馬來西亞政府不承認台灣大專院校文憑

另一方面，留台文憑不受馬來西亞政府承認，一直以來是馬來西亞華社的心頭之痛。雖然華裔馬來西亞學生自 50 年代起，就以「僑生」身份來台求學，但是一直到 1996 年 5 月 2 日，馬來西亞憲報才宣布承認台灣 8 所大學的醫學系和牙醫系學位，包括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國防醫學院、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台北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另 1997 年 7 月 4 日，馬來西亞衛生部宣布承認台

¹²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http://140.111.1.192/bicer/chinese.htm>

大藥劑系學位、1998 年 11 月 30 日宣布承認台北醫學大學藥劑學位、1999 年 11 月 4 月宣布承認高雄醫學大學藥劑系學位（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5，頁 21）。這項被譽為「半世紀零突破」的創舉，固然值得喝采；但這只是一小部份的勝利。

2005 年 4 月 30 日，馬來西亞婦女、家庭及社會發展部周美芬政務次長向公共服務局提呈了 11 所台灣大學，包括台大、政大、成大、師大、中興、逢甲、東海、淡江、中原、輔大、台北大學的中文備忘錄；之後由留台聯總會會長劉天吉等 12 人，將上述 11 所大學的中文系資料呈交副總監再尼（Zaini Arshad）。當時，再尼闡明自 2005 年開始，該局將以格式化的書寫備忘錄新規定為準；不過之後仍將各校 25 本備忘錄全部退回，只有成大的資料較符合該局要求，再尼只有在口頭上接納（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5，頁 57）。

從上述論述可見，縱然從 50 年代開始來台升學的人數已達 3 萬 5 千人以上，不過馬來西亞政府經過半世紀才承認台灣部份大學的醫學系、牙醫系、藥劑系文憑。就連馬來西亞國內欠缺中文師資，教育部寧願到中國大陸、印度禮聘相關語文專才，也不願承認台灣大學中文系文憑，令國內華社不勝欷歔。台灣大專院校文憑不受馬來西亞政府承認是一事實，也連帶影響學子到台灣升學的意願。

第三節 僑生，華僑還是華裔？

根據僑務委員會的定義，華人包含華僑，而華裔是華人的後代；在這樣的概念下，可以看出重要性是華人>華僑>華裔。無可否認，在僑生政策與外

籍生政策並行的今天，具有華人血統的學生可採外籍生身份入學，也可以採僑生身份入學；但是沒有華人血統，就一定不能是僑生。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僑生一定要有華人血統，就是華人。那麼在華人這個大分類下，僑生應該是華僑還是華裔呢？這就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因為僑生如何看待自己，將對自己構成不一樣的身份認同。

不少學者反對將海外華人視為華僑（Wang, 1999；饒尙東，2005）。更有研究反對孫中山所說的「華僑為革命之母」，研究指稱，華僑愛國的背後通常有自身的利益考量（陳士源，2002）。研究者也同意僑教是政治下的產物，若不是共產黨在 1940 年代橫行，就不會有美援時期。這一來一往之間，看似是救援深陷共產主義蔓延的南洋華裔，實際上也是「中國」（此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獨之間的拉鋸戰。政治意味之濃厚，不言而喻。從台灣解嚴反僑教，到 1991 年中共門戶大開招攬僑生，中華民國政府又再積極爭取僑生來台升學，讓僑教政策始終無法擺脫政治色彩。

Wang 就說，這個從滿清開始被採用，到國民政府期間達鼎盛時期的名詞「華僑」，具備「政治、法律及意識型態」內涵，可泛指任何宣揚中國文化，促進對中國的認識為己任的人。在政治上，華僑被要求效忠中國和滿清，以防止不忠、造反，包括阻止外國政府庇佑孫中山等叛亂份子。在法律上，雖然中國想要透過法律保護海外僑民，但其中有許多混淆不清的部份。所以他認為，華僑其實最適切的運用是在意識型態上。也就是從民族主義出發，要求「所有的中國人，不論居住於何處，都屬於中華民族的一部份」（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頁 9-10）。

一、 華僑

首先，我們先來釐清什麼是華僑。

「僑」或「旅居」（Sojourning）的概念，最初是以「不適當離開中國（Middle Kingdom）」為假設基礎而產生，同時也顯現在禁止私人行業或者移民出境的禁令裡頭（Mackie, 1990, p.xiv）；不過也有文獻指稱是 Paul Siu 在 1952 年所提出。Yang（2000）在回顧所有僑的假設理論時提到，Siu 把僑定義為「依附自己文化的一群人」、「不願意在僑居地被組織為永久居民」；除此之外，僑也是無法被僑居地同化，只是想在移居地努力工作、賺錢，之後就返回家鄉過更好的生活（Yang, 2000:235）。而僑在移居多年之後能獲得僑居地的公民身份，Yang（2000）指出這對所寄住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承諾，之後這些新公民（new citizen）無論願意與否都必須放棄對原生國的忠誠。Mackie（1996）認為，到這個時候僑就不再是一個可供選擇的項目，換句話說，僑這個概念、身份就會消失而變成定居者。

也有文獻指出，「僑」在中國古代有「作客」、「寄居」等意思。逐原（1992）在探討南洋華僑史當中說道：「東晉以後，由於國家動亂，北方人民避難南奔，這批人就被稱為『僑人』。」那麼，今天所謂的「華僑」就是指一些本國人移居到外國。也有學者認為，華僑一詞從滿清開始被採用，到國民政府期間達到鼎盛時期。前文有提到，華僑可能在 1409 年、1864 年及 19 世紀末三個時期移民到海外。往前追溯，其實早在秦漢時代（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220 年），就開始有人到過南洋；唐末以後，經商或定居的人逐漸增加，甚至有不少人在當地娶妻成家（逐原，1992）。近代華僑移民到南洋，就是 19 世紀末那個時期。這也奠定了東南亞各國如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至今都有華人居住在那裡的事實。不過唐君毅（2005）憂心，

當華僑紛紛加入當地社會時，會造成「所謂華僑社會，全部解體，中國僑民之一名，亦將不復存在」，他認為這是「華夏子孫的大悲劇」（唐君毅，2005：頁 2）。

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華僑到另一個國家居住，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他們面臨外來壓迫、歧視與凌辱，即使不用以外力要求他們，他們對祖國的思鄉之情及對民族國家的熱愛，比起在國內生活的同胞來得更強烈。（參考逐原，1992）

從一些歷史事蹟可以看出，在國民政府革命初期已經旅居在南洋的華僑是如何為遠在他方的祖國熱心奉獻。陳鴻瑜（1992，頁 38）寫道：

1907 年至 1908 年之間，同盟會在廣東、廣西與雲南等地方發動的 5 次起義，總共開支約港幣 20 萬元，其中半數為南洋華僑所捐贈；329 黃花崗之役，革命活動共費 18 萬 7 千 637 元叻幣〔新加坡幣〕，南洋華僑所捐的則為 11 萬 636 元，比例不能算不高了。...南洋華僑對革命運動還做了另一項貢獻，即庇護革命失敗人士，讓他們在南洋地區安全的得到藏匿，作暫時休息，以圖日後再起從事革命。

另外，Yang（2001）提出華裔成為僑的因素，不外乎對於傳統的依附、家庭勞力分配、在移居地社會缺少家庭、個人及財產的安全、同等的經濟機會和社會地位，才促使華僑成為僑。不過隨著時代物換新移，中國在 1949 年之後有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分，讓在南洋的華僑不再是華僑。Wang 認為，在 50 年代之後，華僑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華裔（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頁 12）。而且他也反對把那些已經定居在中國領土之外的人稱為華僑。他認為，他們應該被稱為「海外華人」或簡稱為「華人」（Wang, 1999）。

二、 華裔

那什麼是華裔呢？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認為，華裔可泛指在海外出生的中國國人。王賡武（Wang）對於華裔的概念，其實與僑委會的定義相當類似，不過他的敘述更為清楚：「華裔是指在國外出生，但是具有中國血統的人，同時也取得當地公民權」（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頁 10）。而另外有學者從反面提出另一種看法，那就是不能把已經取得公民權和永久居留權的華人稱為華裔，或當作僑胞看待（饒尚東，2005）。照這樣看來，構成華裔的條件，必須是具備中國血統、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及取得當地公民權三種。

由於本研究探討的對象是馬來西亞僑生，也就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居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是如何稱呼自己的。

其實正如Cohen（1997）所言一般，在英殖民時期，馬來亞的華人主導經濟，但是他們的政治力量宛如一盤散沙。1946 年，英國政府為了延長在馬來亞的殖民時期，於是頒佈《馬來亞聯合邦》（Federal Constitution）憲法。當時馬來人成立巫統(UMNO)、1948 年印度人成立馬來亞印度國大黨(Malayan India Congress)，只有華人仍坐以待斃。雖然陳禎祿早在 1945 年就以「爭取馬來亞華人的利益」為由，提出想要組織馬華公會（馬來亞華人公會）的建議，但面臨英國政府提出新憲的影響，直到 1948 年新憲通過，讓馬來亞華人遭受極大衝擊。直到 1949 年 2 月 27 日，馬華公會才宣告成立。¹³從這時候開始，馬來亞華人這個名詞才開始廣泛被採用。

¹³ 有關馬華工會成立過程，詳可見馬華公會黨史

http://www.mca.org.my/chinese/background/background_history.asp

1974 年 5 月 31 日，馬來西亞與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同時關閉馬來西亞在台北的領事館，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當時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簽署的聯合公報為「那些具有中國血統的人，凡以加入三國中〔指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任何一國的國籍者，均以自動喪失中國國籍論」。同時，中國也不承認「無國籍」的華人，並希望具有中國血統的華人能夠順利取得當地的公民權。中國與馬來西亞所簽署的聯合公報，對馬來西亞的華人（中國人）而言，讓他們更不想回去中國居住，而且中國也不歡迎他們回去（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c：頁 346-348）。

從這樣的歷史發展看來，中國大陸今天嚴格區分何者是華僑、何者是海外華人，其實就是以此為根據。而與馬來西亞斷交的中華民國，至今仍視所有具中國血統的人為僑民，其實也可以從這裡獲得合理的解釋。也就是說，當初發出聲明，指不承認雙重國籍、海外華人只要加入任一國國籍者，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至今，中華民國沒有發出這樣的「拋棄論」，所以仍舊以血緣視所有海外華人為華僑，同時也接受雙重國籍。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似乎忘記了當初華人移居「僑居地」的轉變。以馬來西亞為例，她已經脫離英殖民，獨立 48 年；改變的不只有大環境，而且「新生代又因本土化而與台海兩岸的中國疏遠」（陳鴻瑜，1990b，頁 54）。稍後在離散（Diaspora）文獻中，也會針對「除了第一代擁有僑的心態之外，其他不同世代則不然」的觀點，進行更多的論述。

雖然在馬來西亞的華人順利獲得馬來西亞國籍，但是馬來西亞政府對於華人無法在文化上被同化，而將已經歸化的馬來西亞公民也視為「華人」，而非馬來西亞人。這其中的原因包括宗教信仰、華人族群大小、生活習慣等（陳鴻瑜，1992b）。在馬來西亞確實到處可見屬於華人的建築、服裝等等，

還有自成一格的風俗習慣；另外，華人的信仰雖然相當多元，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天主教等，但仍與多數人口的馬來人所信奉的伊斯蘭教相去甚遠；另一點是華裔人口雖受少子化影響，到 2000 年只剩下 25.5%，但仍佔國內總人口的 1/4，要使這些華人完全被同化相當不容易。除此之外，從政治觀點來看，由於海外華人仍與中國本土維繫著連帶關係，導致其政治認同、文化歸屬感、種族主義及國籍等變得相當複雜。（參考陳鴻瑜，1992b）

三、 小結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在早期的南洋，從中國來的人被成為「華僑」，在 50 年代之後南洋的華僑除了面臨祖國幻滅之外，也在居住地面臨各種權益的挑戰，於是漸漸轉型為華裔。Wang 認為在 40 年代以前，東南亞華人具有中國國民及外國國民的雙重認知，但這也限於稱呼上的不同。直到歸化為移入國的國民後，中國民族的認同就被拋棄，進而產生的是華人的文化認同，也就是所謂的種族認同。在這個時期，他們就開始形成一些屬於那個國家的認同，但其實種族認同又未完全消失。在這樣的情形下，華人的身份認同就無法以單一分類使之窮盡，而是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參考 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

在討論多重認同之前，必須先釐清每一套認同背後的規範。Wang 將之定義為「一個群體的成員具有約束力，並用以指導、支配或調適他們（的）行為的那些標準」（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頁 248）。上述所提的種族認同，指以血緣來界定，也就是自然規範；而國家認同是指國民在政治和法律上認同一個國家，也就是政治規範；另外兩種認同還有階級認同及文化認同，詳見表二。Wang 認為，要瞭解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就不能忽略這四種規範。

表二：形成東南亞華人認同的四種規範

	內容	影響
自然規範	透過內部通婚決定，引起種族血緣純正的模糊思想	意識型態：華人孤芳自賞 促成華人種族認同的敏銳意識；決定 種族認同 的必要因素
政治規範	政治上效忠國家，願意承擔、參與國家建設、忠於作為背景的民權理想	得到國家上下體制的擁護，期望能藉此抗拒兩種威脅： 1. 當地種族認同 2. 外部經濟與政治勢力 形成 國家認同
經濟規範	影響國民經濟實施的現在理性化的行為標準、調節集團謀生與追求利潤的標準	塑造 階級認同
文化規範	國家、社會中影響每個人整體的價值系統的任何事物 1. 華人作為華人，對他們具有約束力的華人文化規範； 2. 華人認為有用，有必要接受的現代文化規範	形成 文化認同

註：1. 資料來源：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之研究〉，《中國與海外華人》，頁 248-253。

2. 研究者製表

而多重認同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任何個人或集團在同一個時間

具有一個以上的認同是完全正常的」(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 1994b : 頁 247)。話雖如此, 但是多重認同並不是把以上 4 種認同統合起來而已, 這也就是說, 多重認同同時受到以上 4 種規範不等距的影響。最後「華人可能找到自己所處的位置, 這是由於華人找到了對自己具有約束力的規範」(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 1994b : 頁 254)。而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 不少研究者認為他們是可以自行選擇的, 或許是從文化認同到階級認同之間, 也可以是從文化認同到國家認同(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 1994b : 頁 255)。這也就是說, 華人會依自己的情形, 選擇不同的認同。

多重認同看似搖擺不定, 沒有規則可循, 完全依據個人認同來決定一個人要哪個部份多一些。另外一些主要的原因, 包括 1957 年以前與台灣關係緊密連結, 或與中國人民共和國的緊張關係, 這些都將使華人的認同從種族認同轉變成對新新國家的認同。而對於無法取得新公民權的華裔來說, 唯一能依附的就是文化認同。(參考 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 1994b) 而有關華裔馬來西亞人認同的轉變, 研究者會在華裔離散的章節中作更詳細的說明。

根據以上有關華僑與華裔的論述, 可以推出以下命題：

命題一：在中國出生的華人移居到海外生活, 他們會認為自己是華僑；
如果是在僑居地或海外出生的華人, 他們會認為自己是華裔。

第四節 離散的華裔（**Chinese Diaspora**）：從僑民到定居者

無論是來台灣，還是回到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他們的祖先最早可能是在三個時期大量移民到南洋，包括 1409 隨鄭和下西洋、洪門三點會會員在 1864 年逃亡，還有 19 世紀末馬來半島發現大量錫礦，中國沿岸的貧苦人民南遷到此討生活。華裔大量移民，Cohen（1997）將之稱為華裔離散（Chinese Diaspora）。他指出，華裔離散是以貿易為基本條件，有關這一點稍後會作更多的說明。但是要討論華裔離散，就不能不瞭解離散原有的概念。

一、 離散（**Diaspora**）

離散一詞從希臘語 *Speiro* 及 *dia* 二字而來。*Speiro* 有傳播（to sow）之意；*dia* 有「從」（over）之意（Cohen，1997）。整個意思就是「驅散、散發」（to disperse），指人們自願或強迫從家鄉搬遷到新的地區，是殖民化（colonization）的核心歷史事實，也是殖民主義下的產物（B.Ashcroft, G. Griffiths & H.Tiffin, 1999）。不過 Cohen（1997）認為，離散還有移民的意思。

原來的離散是指「奴隸制度造成上百萬的歐洲人暫時或永久的散佈在全世界」（B.Ashcroft, G. Griffiths & H.Tiffin,1999）。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離散不再拘泥在只形容奴隸制度或而已。「那些仍舊維持強烈主體認同，移居海外的人也視自己是離散份子」（Cohen,1997: p.ix）。Said（1983）提醒，要討論離散，就不能忽略這個重要的論點：「那些會從完整國家認同中移居的人民，大多是受到高壓政治所迫。他們擁有關於自己祖國的集體意識，也

擁有強烈想回去的意念。」離散者也把原來的、古老的國家 (the old country) 視為藏有深刻語言、信仰、風俗、民俗的地方，他們對那裡永遠忠誠及具有情感 (Cohen, 1997: p.ix)。所以在這裡就不能忽略「家」這個概念。

Brah (1996) 針對家——這個形成種族和國家論述的基本陳述，提出浮動與深根兩種概念。家是指人在一個地方安定，卻不屬於那個地方；不管他們住多久，都不屬於那邊。除此之外，家是經由每天生活的經驗而產生的，是社會空間也是心裡空間。如果要把這個概念放入社會關係下討論，對 Brah 來說就是「在特定的移居形式下，分析經濟、政治和文化歷史形式」的離散解釋框架。她認為離散可以是在考慮到對家的渴望時，被當作是固定起源 (fixed origins) 的重要論述，這種對家的渴望，與對家鄉的渴望是不同的。Ma (2003) 在分析華裔離散時，對家也出類似的概念，但她明確的指出，家鄉是一個人的老家，或是一個人未移民前所居住和所喜愛的地方。

上面提到，Said 指離散是「他們擁有關於自己祖國的集體意識，也擁有強烈想回去的意念」，這樣的觀念與僑 (Sojourner) 是類似的 (Yang, 2000)。Skeldon (2003) 也指出，「那些離散的群體，沒有與當地社會連結、同化，他們想說『我有一天會回去』，所以保留了清楚的認同」(Skeldon, 2003: p.52)。

從歷史脈絡來看，馬來西亞在 1957 年脫離英國殖民地獨立治國之後，允許在當地住滿 15 年的華僑可即時申請「歸化」為公民，這或許可以說是移居到南洋，尤其是馬來西亞的華人離散的終結，同時也是華僑的終結。不過台灣政府無視趨勢的改變，仍稱馬來西亞華人為華僑，這導致華裔馬來西亞人來到台灣升學時，對「僑生」身份產生混淆。Hall (1994) 提出這樣的論點，他認為要在文化認同主體上說「我」這個概念，就必須是在特定時間、地點，而且是從特定歷史和文化脈絡中討論，而且也不能忽略個人的經驗。

Cohen（1997）也提到了相同的看法。

而讓華人成為離散者的集大成者，Cohen（1997）認為是中國民國的建國者孫中山先生。當時，孫中山甚至希望能夠重新中國化（re-sinocize）那些已經在當地定居或被同化的人民，這樣一來就能恢復華裔特性。孫支持離散，也是造成 1911 年革命能夠成功的不能或缺的要素（Cohen,1997:p.89）。這也就是「華僑為革命之母」的來源。

二、 華裔離散及其轉變

那麼為什麼華裔要變成僑呢？為什麼他們不待在自己的國家呢？最初華人離散的原因，可追溯到 1570 年福建貿易商到菲律賓的馬尼拉進行貿易活動開始（Cohen,1997）。Curtin（1984: pp.2-3）將之稱為貿易離散。華人除了到當地進行貿易活動之外，也在當地生活、學習語言、習慣。必須注意的是，那時候的華人根本不在意當地的政治情況，他們只想要賺錢。Cohen（1997: p.90）對本研究關心的馬來西亞華人做了些解釋。他認為今天的馬來西亞以馬來人為主，華人只能成為多元文化的一環，這是由於在 1949 年後華人人數無法大量增加所導致。另一個觀點是，當時的英國殖民者在思考「誰才是馬來西亞的真正主人？」華人當時被置放在「為經濟打拼的一群人」的位置，而且華人也表現出不願意參與建國過程。

對當代的華人移民來說，在動態的適應經驗中，他們已經從僑經歷到定居，也對家鄉及移入社會（host society）進行社會條件轉換（Yang, 2001）。所以 Yang（2001）認為，今天多數華裔移民不再適用「僑」這個概念，他認為由 Siu（1952）所提出的僑的概念，對現今的華僑來說已經失去了效力。僑在新居住地適應得比原生國好，雖然仍與原生國維持經濟、社會和情感聯

繫。生長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反而不是僑，而是比較符合跨國主義。因為他們已經與當地的文化、團體、政治等融合在一起；這也是僑在全球化新時代中的新形式（Yang, 1991）。但是 Cohen（1997: p.87）提出另外一個觀點，他認為只要對當地的政治冷感，就不能視為「定居者」，而是「僑」。若以此推論，馬來西亞華人對當地政治冷感，所以不是定居者？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想法過於一元性，而且忽略馬來西亞獨有的政治情境，所以相較支持 Yang 的看法。

對於僑，Pan（1991）提出另外一種看法。他指說既使我們通常會將所有華僑視為一體，其實在中國，華人團體中的血統與認同就是邊緣的、相異的。這也就是說，那些離散到海外的華人並不是在漢（中國）的中心，而是來自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這也導致他們的民族起源（ethnic origin）存有差異。而他們對於「鄉」的概念，也許也不是全中國，而只是一個鄉村、家鄉或熟悉的農村，這才會是他們情感依附的地方。而且對鄉的情感，也是表現孝順的一種方式（Pan, 1991, pp.12-13）。Wang（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頁 1-10）更以「被拋棄的」、「流浪者」來形容僑這個概念，尤其華僑在僑居地常常孤立無緣，而且必須自給自足。華人移民還有以下兩種含意：中國人為了生活和工作而離開中國本土、華人在異國生活和工作並且往往可能在當地定居。Wang 把移民者分成從事貿易的華商型、出賣勞力的華工型（又稱 The coolie pattern）、泛指海外華人的華僑型及在國外出生的華裔或再移民型（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

而不同世代的離散者，對於祖國有不同的想像。過去研究指出，第一代移民擁有僑的心態（sojourning mentality），也就是說他們還是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家鄉去；對華人來說，傳統就是要能「落葉歸根」、「衣錦還鄉」、

「光宗耀祖」(Yang, 2001)。從個人離散角度來思考，離散的第一代經常還會有家鄉(老家、故鄉)或祖國的觀點(Ma, 2003)。Louie (2001)以當代華裔美國人到中國參觀祖先的老家為研究對象，他從過去、現在、未來三個不同的時間序列，提出「不同世代的美國華人對中國有不想像」的觀點：這一代的美國華裔只能從二手資料中，如媒介、父母告知等方式瞭解中國。這也正是本研究所關注的論點，也就是說不同世代的僑生，無論是對自己或台灣這塊土地都有不同的想像。Louie (2001)更提到，這些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只有在瞭解中國後才有辦法在全球中尋求自我的認同。這是因為他們持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不願意與原生地(places of origin)有所牽連。

既然不同世代的離散者對於「僑」的心態各有差異，那也就是說不同時代的華人的身份認同是不一樣的，而且會隨著所接觸的文化與環境的不同而變動。所以說身份認同從來就不是穩定和靜態的元素(Kong, 1999)。Kong (1999)在一份有關新加坡人國家認同的研究中指出，只要加入文化的認同，新加坡人對國家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類型，如Rouse (1995)所提的「認同概念是與社會連結，而在特定的團體中的個人與他人共享同樣的特徵」；另一種認同是指在不穩定的權力關係形成。對於Hall (1994)來說，他採取的是第二種認同方式。他認為身份認同是時常在進展而且是由我們內心所制定，也可以不斷進行協商。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討論身份認同時，文化認同就更具有權威和確實性。

至於對華人來說，他們的認同可由自然規範、政治規範、經濟規範及文化四種規範凝聚而成；更明確的來說，就是會出現除了認同自己的國籍之外，也認同自己是華人的雙重認同(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 1994a)。Wang 指出，在 1950 年以前，華人的認同有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及歷史認同兩

種，這時候他們還是認為自己是華人，並擁有情感核心。這樣的認同雖然屬於雙重認同，但其實還是簡單的認同（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頁 235-236）。在世界二次大戰之後，在馬來西亞有一群尋求獨立的年輕華人，他們受到戰爭影響而成為馬來亞共產黨黨員，國家認同被中國民族主義所取代。從這時候開始，華人的認同從雙重認同進入到多重認同。（參考 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頁 236-237）

正因為無法擺脫外界的影響，Wang 做出這樣的結論：「華人對他們自身的認同的意識是可以因事態的變化而改變的」（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頁 237）。到這個時候，華人的認同就從中國民族主義及歷史認同，轉向成華人民族主義認同。另外還有主張經濟階級認同。

1957 年，馬來亞擺脫英國殖民的統治，在 8 月 31 日宣佈獨立建國。當時新加坡還是馬來亞的一個州屬，統合起來的華人人數比現在來得多。隨後 1963 年，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不滿馬來亞政府過於重視馬來人的權益，憤而讓新加坡自成獨立為新新國家，成為一個以華人人口為主的國家。馬來亞後來又把沙巴、砂拉越收納為州屬，才形成馬來西亞今天的國界與版圖。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後，當地華人的認同轉換成馬來西亞國家認同，形成強烈的村社認同來維護自身的權益。（參考 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隨之又形成新的華人文化認同（Skinner，1957）。

綜合以上論述可以得知，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有以下進程：

中國民族主義認同→歷史認同→華人民族主義認同→馬來西亞國家認同→華人文化認同。

以 Wang 的觀點來看，到華人文化認同時期的認同，就是迴避了種族認

同，轉向當地的文化認同；其他另有村社認同、種族認同及階級認同等（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但是他認為這些相互獨立的認同方式，都無法呈現出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只有「多重的身份認同」、「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ties）才與實情比較符合。（參考 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頁 247）

三、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華裔離散的概念從離散發展而來。華裔離散原本只是狹義的指稱，「華裔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外地、海外從事貿易工作，類似僑、僑居的概念」；進而延伸成為可解釋「那群離開家鄉後，在移入社會生活、定居及其後代，也就是華裔」。接著可以得知不同世代的離散者對於自己的祖國有不同的想像，只有第一代比較會有僑的心態，之後的世代則擁有自己的文化或只能從二手資料中，得知「祖國」究竟長什麼樣子。他們的認同屬於多重認同，也就是說有國家及華人文化的認同。

根據以上論述，依本研究的目的，可推出以下命題：

命題二：如果僑生是離散的第一代，他們比較會有「僑」的心態，其他世代則不然。

命題三：如果僑生是離散的第一代，他們的家鄉是中國；其他世代則視移入社會為家鄉。

命題四：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世代，他們會擁有自己的文化認同，而且是多重文化認同。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華僑教育的變革出發，檢視華僑教育政策改變的同時，僑生本身也因大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了對「僑」的身份認同。最初離開中國到海外謀生的華僑，經歷不同世代的洗禮，他們已經變成華裔。「華僑」、「僑生」的身份，對他們來說不再那麼靠近，反而日常生活所處的環境對他們有更大的影響，

由於到台灣求學的僑生來自海外各地，爲了使研究能順利進行，研究者以僑生人數最多的馬來西亞僑生爲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訪問對象分爲兩部份，分別爲：在 2000 年後來台求學者，及已返回馬來西亞發展的留台生。這樣區分的原因，是爲了避免受訪者仍在台灣求學，僑生政策的改變與僑生本身息息相關，想法、言論恐受影響。而已經返回馬來西亞工作的留台校友，較能從客觀的立場對到台灣升學一事進行闡述。

另一方面，本研究將訪問對象依僑教改變的四個階段：美援時期、美援結束後時期、解嚴初期及 2000 年以後作爲分類標準；這樣的分類與黃添發（1990）相當類似。

研究者去除美援時期之前的僑教，並不是因爲該時期不重要。而是有二原因：一是因爲相隔時期已經久遠，依目前的資源、人脈，無法尋找到適合的受訪者；二是因爲馬來西亞僑生首到台灣唸書是自 50 年代開始，所以從美援時期開始探索，也許能更清楚勾勒出僑教轉變的輪廓。

第一節 研究命題

本研究在文獻中，著力釐清華僑、華裔、離散及華裔離散 4 個概念，主要目的是要探索在美援時期、美援結束後時期、解嚴初期及 2000 年之後，在這四個不同時代、不同政策的僑生教育下，來（回）台灣唸書的馬來西亞僑生的個人身份認同。

這也就是說，他們在台灣唸書期間被稱為僑生；那麼他們承認自己是僑生嗎？還是他們對華僑其實很陌生，而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或華裔馬來西亞人？根據上述文獻，研究者推出 4 個命題，希望能藉由深度訪談的方式來釐清本研究問題。

研究命題如下：

命題一：在中國出生的華人移居到海外生活，他們會認為自己是華僑；
如果是在僑居地或海外出生的華人，他們會認為自己是華裔。

命題二：如果僑生是離散的第一代，他們比較會有「僑」的心態，其他世代則不然。

命題三：如果僑生是離散的第一代，他們的家鄉是中國；其他世代則視移入社會為家鄉。

命題四：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世代，他們會擁有自己的文化認同，而且是多重文化認同。

第二節 樣本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方式來進行，訪談問題採半結構式進行。訪談對象分成已返回馬來西亞工作及 2000 年後才到台灣求學兩大部分。

爲了使研究能順利進行，本研究以滾雪球抽樣的方式找出適合的受訪者。滾雪球抽樣也稱爲偶遇抽樣（accidental sample），適合在質化的田野調查中採用；Babbie（1992）指出，滾雪球是種累積方式，研究者在難找到特定母體成員時，可以向母體的少數成員徵詢他們剛巧認識的母體成員以找出樣本；在滾雪球抽樣下產生的樣本，其代表性雖令人質疑，不過卻具探索性目的。

研究者原先希望能在各個不同時代各找到 5 位以上的受訪者，從交叉比對的對談中獲得更多的研究資料。不過由於受訪者是經由滾雪球方式產生，研究者只能盡量向願意介紹受訪者的人士做出說明。最後在美援時期只成功訪問 4 位受訪者，美援結束後、解嚴初期及 2000 年後來台求學這三個階段各有 5 位以上的受訪者。

第三節 訪問問題

從過去史料可發現，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僑胞定義從寬，無論是華人、華裔甚至是後代都被視爲僑胞或華僑。再加上基於血緣因素、國籍法採取屬人主義，所以只要是炎黃子孫回國升學，就享有「僑生」的待遇。

不過對於這一輩的僑生來說，他們有很不一樣的想法。研究者根據自己

在台灣升學 6 年的經驗及史料中有關僑教的定義，擬出 6 個問題做出提問。不過由於另一部份的受訪者已經回到馬來西亞工作，他們所處的情境是研究者所不熟悉的。所以必須另外加入三個問題，包括為何選擇台灣作為升學之路、返回僑居地後最想念台灣的什麼事物，及在解嚴前來台求學，當時的軍政時代讓他們有什麼感受？問題如表三所列。

表三：研究訪問問題

已返回馬來西亞工作	仍在台灣求學
◆ 當年為何來台灣唸書？	◆ 當你來到台灣唸書，聽到人家說「歡迎你回國」，你有什麼感覺？
◆ 當你來到台灣唸書，聽到人家說「歡迎你回國」，你有什麼感覺？	◆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僑生的？這個僑生身份，讓你在生活、學業、工作上有什麼感覺？
◆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僑生的？這個僑生身份，讓你在生	◆ 最近有關僑生福利逐漸減少，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活、學業、工作上有什麼感覺？	
◆ 最近有關僑生福利逐漸減少，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 如果用外籍生身份，是不是比較適合自己？
◆ 如果用外籍生身份，是不是比較適合自己？	◆ 來台灣唸書後，有加深你對這裡的情感嗎？
◆ 來台灣唸書後，有加深你對這裡的情感嗎？	◆ 來台灣唸書後，有讓你的思想變得更自由民主嗎？
◆ 來台灣唸書後，有讓你的思想變得更自由民主嗎？ 或 ◆ 軍政時期的台灣，給你什麼感覺？	
◆ 回僑居地後，你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第四章 資料分析

承如上述所言，本研究有兩部份的受訪者。已返回馬來西亞工作的受訪者，又將依不同時代的僑教政策，劃分為美援、美援結束後及解嚴初期 3 個時期。由於這一部份的研究對象都居住在馬來西亞，研究者於 2006 年 4 月初從台灣返回馬來西亞進行訪問，訪問期間從 4 月 3 日至 4 月 15 日為止。

研究者經由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的協助，及由受訪者介紹其他熟識的友人，共成功訪問 27 人。不過，研究者在處理訪談內容時發現，有 4 人身份嚴重重疊，他們都是在美援結束後來台升學；而且該時期的樣本數已達 10 人，爲了使研究能如期進行，研究者在這三個時期只採納 23 人爲研究對象（詳見表四）。



表四：已返回馬來西亞受訪者資料

	就讀系所	在台灣期間	世代	高中
美援時期				
1. 受訪者 A	師大教育	1956-1960	第一代	高師範（英殖民時期）
2. 受訪者 B	師大社教	1957-1961	第二代	華校
3. 受訪者 C	成大化學	1960-1964	第二代	華校、星國
4. 受訪者 D	成大化工	1963-1967	第二代	華校
美援結束後				
5. 受訪者 E	政大法律	1966-1971	第一代	華校
6. 受訪者 F	台大機械	1966-1970	第二代	華校
7. 受訪者 G	成大會計	1967-1970	第二代	華校
8. 受訪者 H	成大化工	1969-1973	第二代	華校
9. 受訪者 I	成大土木	1974-1979	第三代	華校
10. 受訪者 J	台大土木	1976-1983	第二代	華校
11. 受訪者 K	逢甲建築	1978-1983	第二代	英校
12. 受訪者 L	台大中文	1979-1983/84	第三代	華校
13. 受訪者 M	台大歷史	1981-1985	第二代	華校
14. 受訪者 N	輔大企管	1985-1989	第三代	華校
解嚴初期				
15. 受訪者 O	台大農化	1988-1993	第三代	華校
16. 受訪者 P	政大社會	1988-1992	第三代	華校
17. 受訪者 Q	台大歷史	1988-1995	第三代	華校
18. 受訪者 R	淡大國貿	1989-1994	第三代	華校
19. 受訪者 S	台大土木系 暨大東南亞 所	1990-2002	第三代	華校
20. 受訪者 T	台大圖管	1990-1994	第三代	華校
21. 受訪者 U	政大經濟	1990-1994	第二代	華校
22. 受訪者 V	政大新聞	1992-1997	第三代	華校
23. 受訪者 W	政大中文系 政大外交所	1993-2002	第三代	華校

另一部份的受訪者是在 2000 年後才到台灣求學，這部份的訪問於 2005 年 11 月在台灣進行，共有 10 位受訪者，資料如表五所列。

表五：2000 年後到台求學之受訪者資料

2000 年後	現狀
24. 受訪者 a	返回馬來西亞就業
25. 受訪者 b	返回馬來西亞就業
26. 受訪者 c	返回馬來西亞就業
27. 受訪者 d	到新加坡就業
28. 受訪者 e	延畢中
29. 受訪者 f	就讀大學四年級
30. 受訪者 g	就讀大學四年級
31. 受訪者 h	就讀大學三年級
32. 受訪者 i	就讀大學三年級
33. 受訪者 j	就讀大學三年級

從表四中可看出，研究者特別詢問受訪者的世代與所就讀的高中，這是為了更瞭解受訪者的個人背景及教育背景。有關「不同世代，不同認同」這一點，在華裔離散文獻中已經有詳細敘述，故不再贅述。而為何要特別強調教育背景，這可與馬來西亞的教育體制大有關係。

馬來西亞的中學教育共分成以下兩種類型，一是以華語（Mandarin）為教學媒介語的 60 所獨立中學，二是在《1961 年教育法令》宣佈後，1982 年全面改成為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中學。

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獨立中學（以下簡稱獨中），其經費由華社自行負擔，故也有「私立中學」之稱。獨中非常重視儒家思想，教師多從台灣大專院校畢業，而且以華裔居多；國民中學以馬來文為媒介語，有些學校甚至沒有開設中文課程，教師多為馬來人。¹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學生所接受的薰陶也大相庭徑。所以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加以釐清。至於在 2000 年之後到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因時代背景相近故未再加以區分，不過大多數仍是從獨立中學畢業。

¹有關馬來西亞教育發展情形，詳可見由教總調查研究及資訊組所整理的「馬來西亞教育發展概況」一文 <http://www.djz.edu.my/ucstam/jylt/jygk.htm>

接下來的分析，將依受訪者所屬的兩大類屬進行分析，也就是說已返回馬來西亞就業的屬一類，在台灣求學的屬於另一類別。之後再把兩大類兩相對照，希望能激盪不一樣的僑生認同。

研究者針對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僑」這個身份、如何自我定位，這三個面向進行分析，以釐清本研究關注的四個命題。

第一節 已返回馬來西亞受訪者

這個時期的受訪者所橫跨的年代近半個世紀，從美援時期到台灣解嚴初期。最早的受訪者在英殖民時期、未獲得馬來西亞公民權之前就到台灣唸書，更有甚至是坐了一個星期的客貨船到台灣唸書；這個時期的最後一位受訪者在台灣待了近 10 年，直到 2002 年才離開，算是見證了台灣解嚴、政壇變動的時代。每一個人、每一時代都有他們的辛酸與血淚，尤其早期會選擇到台灣唸書的學生，不外乎都是因為別無選擇，就經濟的能力上來說，縱使有鄰近的新加坡南洋大學可供選擇，但那也只是無法選擇的選擇。除了經濟因素之外，也有些人是因為喜歡中華文化，所以遠渡到台灣求學。

研究者將依據在四個不同時代到台灣求學的時間作為切入點，並根據研究訪問的問題進行分析。有關研究問題請見表三。

一、美援時期

1993 年以前的僑生教育政策，對僑生照顧有加。尤其在美援時期，在台灣求學的花費水平跟馬來西亞不相上下，不像現在 1 令吉只能換到約新台幣 8.8 元。回憶起那一段到台灣升學的往事，大多的回憶是美好的。

研究者根據 4 位受訪者所敘述的內容，整理出當時的僑教面貌。

首先，當時馬來亞的幣值比較大，台灣人很歡迎僑生回國求學，把身上穿著

英國料子的僑生當作富家子弟。實際上是因為台灣當時鎖國，沒有舶來品；馬來西亞是因為被英國殖民，才有這些料子。

本地生在過年、過節時都會熱情招待僑生。但另一方面，本地生也很妒忌僑生，主要是因為在大學錄取率非常低的年代，僑生竟可以很優待的方式進入極好的大學及科系就讀。

那個時候國民政府剛遷台不久，交通亂糟糟、交通工具及建築物很差；不過僑生非常佩服「台仔」，²因為台仔很用功唸書。就算到晚上，宿舍已經熄燈了，他們還是會站在路燈下繼續看書；甚至還有背字典的行為，讓僑生覺得他們很刻苦勤奮。反而僑生比較享受，晚上會去吃宵夜。有些人就說僑生只會吃、喝、玩、樂。受訪者透露，當時的總統蔣經國曾在一項活動中說，馬來西亞僑生在各方面都不錯，就是不大愛國（中華民國）。

選擇到台灣唸書

受訪者 A 在 1956 年到台灣唸書，那年正好是他到馬來西亞生活的第四年。他是因為「我父母在這裡〔馬來西亞〕，所以我才從中國到這裡〔馬來西亞〕。」17 歲那年從中國福建坐船到馬來西亞，迄今已經年近 70 歲的他，目前已經退休享兒孫福。

至於當初已經是小學校長的他，選擇到台灣求學的原因，他說：

我們僑生可以去到台灣，是唯一的選擇。大陸不能去，只有往那邊。那時候南大〔新加坡南洋大學〕一個月要 400 塊。假使僑生在台灣唸書，一個月只要 50 塊錢，所以大家都選擇去台灣。...我覺得到台灣的時候，很輕鬆。言語方面，沒有問題。也只有師大...嗯，大概這個各方面的公費。我們家裡沒錢，只好進師大，不用學費而且有飯吃，所以我們管叫他「吃

² 對本地生的稱呼，福建話。

飯大學」。

另一位在美援時期到台灣求學的受訪者 B，當時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他經歷過英殖民、日本殖民時期，也拿過青天白日旗。談到為什麼選擇到台灣求學，他說：

我家是開裁縫店，我是客家人...到 1956 年，我的家境、生意慢慢衰弱，如果到英國、美國、澳洲，沒有這個經濟支持我。那麼南大要考進去，我的數學不好，數學不及格，這些路都沒有辦法，但是我還是要讀書。這個時候台灣開門，廣招僑生。很多人自費到中國去，追求他們共產黨的夢想，當然很多都破滅了。我們這些沒有共產黨思想的人就不會想到大陸，我沒有共產黨思想，所以台灣一開這個門，我們這一群人...就去了。一個機緣，算是一個機緣。

雖然害怕兩岸戰爭，去台灣唸書後就不能回到馬來西亞。受訪者 C 說「還是去了。你要進大學，你又窮，只有台灣可以供我唸大學。」另一位坐著搖搖晃晃的船，輾轉從馬來西亞到新加坡，再到香港轉船到達基隆港的受訪者 D，他對於這段回憶印象很深刻，描述起來相當生動：

我們這些坐輪船、坐客貨船。坐一個禮拜左右，從新加坡下船，進貨艙，搖搖搖到香港，香港（轉）到基隆。那時候是很辛苦的。...我們不知道船裡面是這樣子的。那時候我們坐船很可憐，那是貨艙來的，還要帶草蓆。貨艙啊，每個人就是在草蓆那邊睡覺吧了。睡在貨艙裡面，因為那是客貨輪。它回去的時候可能是空，我們就睡在貨艙那邊，很深，不是上面夾板，是下面。有海氣、抽風系統，不然悶死。每次悶到要上夾板去呼吸。睡覺的時候沒有辦法，有時就下來睡。

那時候會坐船到台灣而不是搭飛機，原因很簡單，就是沒錢。他說：

家裡是務農的，去買樹膠翻種，父親去買園地去翻種，後來吃不消。太辛苦了，做了一年多，沒有什麼出息，沒有什麼收入。不行啦，還是要去深造。那時候我的同學也，唉呀...那時候我們畢業做什麼呢？那時候不容易找事，那時候想要去台灣唸書，去台灣唸書，就好幾個一夥人申請過去。

小結：

研究者在這裡稍微作個小結論，從受訪者 B 談話中可以得知，當時那些喜歡共產黨思想的人，都自費到中國大陸去唸書了。而選擇去台灣的人，相對就是沒有共產黨思想。就美國當時害怕中共會赤化南洋華裔來看，以僑教打開台灣之門，確實有它的用處所在，也讓更多沒有經濟能力到歐美、新加坡留學的學生，有機會繼續升學。

不過馬來西亞僑生對中華民國的感情，其實在這裡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總統蔣經國曾說「馬來西亞僑生不大愛台灣」。這也許是馬來西亞僑生的身份認同所致。

去台灣求學，是回國？是僑生？

這個時期的受訪者與其他時期有所不同。他們所生長的年代不僅風雨飄搖、必須隨時備戰，而且還得種樹膠、耕田才能過生活。他們的背景相當複雜，因為那時候馬來西亞正處於戰亂的年代，包括日據時代、1946 年的英國聯邦法等等。更有甚者是從中國到馬來西亞，屬於 19 世紀初移民到馬來亞的那群人。

受訪者 A 的背景最複雜，他 17 歲才從福建坐船到馬來西亞；拿著英國政府所發給的簽證（visa）到台灣去唸書。直到現在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他說：「我算是進口的，我是直接從大陸來。所以那時候很多人拿英國的護照，拿馬來西亞護照，但是我還是真正的僑生。」他每年都要到位於淡水的英國代辦處更新簽證。

雖然他把自己視為「真正的僑生」，但是到台灣唸書對他來說，並沒有特別的意義，「我都沒有想說是出國也好，回家也好。我只認為說，我有地方升學，就去了。」不過他自己的說法也有點不確定，因為當時他與 7 位台灣學生同住在一個寢室。在這樣的情境下，他又說「只有我一個是僑生，我也不把我自己當作僑生，入鄉隨俗。」這也許可以用 Hall (1994)、Kong (1999) 的理論來解釋這一點，也就是身份認同會隨著所接觸的文化與環境而變動。

一直到 1969 年，他透過人脈直接與當時的馬來西亞首相 Tun Razak 見面，才順利取得馬來西亞公民權。不過他對家鄉的想像，仍就是那個「童年在那邊，而且可以講是非常快樂的童年，所以很多值得回憶，以前的很多女朋友，初戀的情人也在那邊」，那樣的一個地方。雖然說台灣也可以解釋成另外一個中國，但仍舊不是他的家鄉。

受訪者 B 雖然也拿過青天白日旗，但是他很清楚自己要的是甚麼。他說「我是馬來亞公民」，而他也知道自己的祖父、爸爸那一輩的人是僑民社會。雖然他把自己看做是馬國公民，但是他也說正因為中國人獨有的文化，大家才知道感恩。

在中國人...的文化裡面，你的祖父、你的爸爸曾經對我好，現在你的身份，姓了李、姓了王，總而言之你是他的兒子。這照我看，他們沒有錯。那麼我以馬來〔西〕亞公民的身份去，我告訴他我是馬來西亞的公民，他待我好也沒有錯。人家的好意你為什麼不能接受？我認為是好意，僑生是受到特別照顧的。因為我們的爸爸、祖父曾經為中國出過力，甚至犧牲生命。在抗戰、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後，那時候全馬來亞、整個東南亞，每個月每個人等於 2 天的薪水都交給中國。在 1919 年之前，那 10 年出錢出力都是海外華人。等到中國有災有難，水災啊什麼，是海外華人。七七蘆溝橋，九一八事變以後，協助的都是海外的華僑。...國民黨真正恩人是海外華人。所以我們回去的時候，他待我們好，我認為他們做到了飲水思源。

在他的觀念裡，他認為在情感上，他可以接受「自己是僑生」。至於在法律上則不然，因為從馬來西亞到台灣需要護照，他說「那是〔護照〕拿到外國去的」。

至於受訪者 C 認為，到台灣去的身份，就是留學生。他很明白的說「我們是馬來西亞人，而不是僑生。...我們是華裔，但是我們拿的是馬來西亞的護照和身份證，不像印尼、韓國、港澳的，他們拿國民身份證」。他不斷強調馬來西亞不承認雙重國籍，這一點與台灣大相逕庭。即使如此，他也覺得非常矛盾。因為如果不是有僑委會這樣的單位，當初也無法突破現實的困境，到台灣求學。而能透過僑委會申請入學，也因為自己是華裔的關係。最後他有一個比較折衷的想法，就是：

你當我是僑生，ok；但是我在政治立場上，我還是馬來西亞人，就是那麼這樣子。就像我的名字...也可以叫我的花名。我想很大程度上，這種大家不成文的默契，這麼我想也沒有什麼矛盾。

受訪者 D 在 1963 年到台灣唸書，那時候的他雖然知道有僑生這樣的身份，但是對他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出國求學的過程。在台灣求學過程中，當時有人知道他的祖籍之後，還會拿祖譜出來跟他認親。「他們很熱情」，這是他的看法。在這樣被熱情迎接之後，他的感覺完全改變：「就很像回去自己的祖國嘛。」

小結：

這個時代到台灣求學的人，不一定視自己是僑生，但也不否認自己是僑生。他們對「僑生」這個身份的態度是隨情境變化的，而且可以分成法律、情感上兩方面解釋。端看個人想從哪個角度思考；嚴格來說，只有受訪者 A 完全可以視自己是僑生。他只有在想另外吸收新鮮事時，才不把自己視為僑生，但也不是馬來西亞人而是中國人。

另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比起其他受訪者，他沒有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或是出國、回國唸書。這可以說是他的態度沒有那麼絕對，也可以說他默認自己是僑生的事實；而他對祖國的想像，還是那個從小生長的地方。

至於台灣是不是祖國，有人一開始認為不是，但被當作「同鄉」對待後，那種感覺就像是回到祖國般親切了。

僑生政策轉型，如果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

近年來，華裔子弟也可以用外籍生的身份到台灣升學，而僑教政策也正在轉變。既然有些受訪者無法真正認同僑生身份，那如果換成外籍生的身份呢？

受訪者 A 對這個議題非常敏感，他全盤托出自己不滿的情緒：

我們唸書的時候，台灣人、本省的人，對我們非常的友善。不像現在完全不一樣，變了。...現在台灣人他有錢，都是在以生意的立場。你知道他現在台灣人，叫僑生叫什麼嗎？叫「僑兒」（福建話），文字上是一種污辱性。所以現在我對台灣那些，很反感。...那時候台灣的日子，跟現在完全不一樣。現在台灣也不重視所謂的僑生、僑教。去也沒有什麼優待，那時候去還有，很友善。以前我們到僑委會，對我們非常的好。每一個非常好，我們很感激他們。很多官樣文謫謫的東西，他都會跟我們安排得很好。我們去的時候，也拿一點小禮物送給他們。...現在好像都不一樣了。所以你剛剛問我的感受？「不太好。」而且現在台灣人出來的時候，都很... 嗯... 中華裡面文化的那個信用，什麼禮貌啊，這些台灣人通通把它丟到外面去。台灣人在生意上，也沒有什麼道德可以講，只顧著賺錢，能夠坑人就坑人。

受訪者 B 則有不一樣的看法，他說「世界總是向前走的」。他認為在當時局勢很亂的時代，只有一個身份不會變，那就是華人。如果變成外籍生，他覺得「也沒有錯，時代改變了。時代改變了，而且政治不確定的事情，慢慢確定了，應該這樣。」受訪者 D 也這麼認為。他說：「這是很自然的。...問題是說，我負擔得起，負擔不起。如果說外籍生，你費用又不同，我又負擔不起的話，當然我不會去，很現實的。」

受訪者 C 的觀點則是，他在求學時期，就認為自己是外籍生，只是如果沒有僑委會也不能到台灣唸書。在他看來，必須承認歷史淵源，因為中華文化是不會斷的。而僑生的門越來越窄，在他看來台灣還是不能忘記僑生，因為「僑生在外面，就是我們海外的留學生也幫了他們很大的忙。」

小結：

從以上分析來看，受訪者 B、C、D 的想法比較接近，只有受訪者 A 無法認同現在的台灣，他認為已經失去道德、熱情了。這也就是說，一直視自己是僑生、中國人的他，無法接受中華民國僑教政策的轉變。

回到馬來西亞後，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受訪者 A 在接受訪問時，讓研究者聽了一首他用來當作手機鈴聲的音樂。那首歌曲對研究者來說相當陌生，卻是他至今最懷念台灣的鐵證。

這首歌曲（國旗歌），是我大一的時候，唸師大，參加廣播社，早上 6 點半的時候，我就在那邊播這首音樂，叫大家起床。然後 7 點鐘到草場做早操，就是這首。到現在，我還...剛好我聽到，就用這個當作鈴聲。很多師大的都不知道，要很老的，跟我同一輩的，聽到就會想起早上起來，全體一起做早操。穿學校校服升旗，7 點鐘升旗，劉真校長就站在司令台等我們。因為我們師範學校，在紀律方面是最嚴格的，因為以後要去當老師。現在都太懶散，生活太舒服，情況不一樣。當初我們師大那個門口，宿舍門口有一檔賣牛肉麵，一碗才 2 塊錢台幣。那時候我們跟他的錢，1 比 16。2 塊錢，才等於 1 毛錢多一點點，馬幣 1 毛。所以每個晚上都有吃一碗牛肉麵，好睡覺...西瓜一片才 5 毛錢。所以我覺得那時候，也算非常舒服。雖然我家裡都沒有寄錢，但是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受訪者 B 最想念的是當時純樸的生活，娓娓道來他的感激之情。

像碧潭、烏來、陽明山的櫻花都很讓人懷念，而且人情也很好。台灣師生的那種感情是很融洽的，那種不只是台灣，真正是中華文化的，所以中國人講「天地君親師」，君以後，然後親，然後師。這個在其他的文化是很少有的。有，但是沒有那麼暖、沒有那麼暖。

受訪者 C 懷念求學期間單純的生活，對他來說大學是人世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大學雖然苦，但是比較單純，比較享受。師生之間也比較簡單，同學之間也較簡單，出來社會不是那麼一回事。」

受訪者 D 的感受與受訪者 C 類似：

我最懷念那邊的生活，那邊阿...讀書的時光。讀書的時候，就是人生最舒服的時候。我覺得呢，讀書的時候是最...我過了那麼多年了，差不多這個時候退休了，那麼那一段時間呢，可以講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因為大學那時候，我們比較懂事，比起中學、小學。小學可能都忘光了。大學比較成熟，你懂、會分析。比較有這種印象。

小結：

美援時期的台灣，宛如未被擦亮的黑炭，隱含著即將發光發亮的潛力。她的純樸、簡單，讓至今已經畢業多年的僑生們永記心頭。

一、 美援結束後

美援結束後到解嚴時期，共長達約 23 年（從 1965 到 1987 年）。由於這個時期的台灣正在急速蛻變，從十大建設到退出聯合國，這些重大事件對當時正在台灣求學的僑生來說，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爲了能夠更加清楚呈現這個時期僑生的心聲，研究者又把這個時期的受訪者分成三大部分。分別是美援結束後至 1970 年、1970 年到 1980 年、1980 年到台灣解嚴。

美援結束後至 1970 年

雖然說美援時期已經結束了，不過僑生的學費及生活費仍舊非常低廉。這可與前文所提到的「美援結束後，僑教政策更完善」一說法相呼應。

那時候的台灣仍舊面對內戰問題，「反攻大陸」影響著台灣的經濟、社會發展。當時的經濟低迷，「他們實在太窮了」，有位受訪者是這麼說的。受訪者 H 提到說他剛到台灣的時候，蘆洲（僑大舊址）就淹水了。

...淹水淹得非常嚴重，我們都非常失望。髒，蘆洲很髒。塵埃很多，淹水淹到...因為那邊都是，後面都是農業地。農家每家每戶都在養雞、養豬，所以淹水的時候，豬糞都浮起來，弄到烏煙瘴氣就對了。我們就很不習慣，那時候就很想....一直問自己「我到底要不要唸下去？」

雖然說那是一個軍政時期，但有受訪者透露，他曾經凌晨 2、3 點還在外頭跟朋友閒聊，警察看見了還跟他們說「你們沒有事，坐下來繼續聊，聊到天亮都無所謂。」對這個時期的僑生來說，那是一個很安全、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且平靜的社會。直到中國大陸發生文革，台灣才開始大肆批判文革。「沒有什麼活動空間，也沒有什麼課題」，另一位受訪者這麼說。

選擇台灣升學的原因

受訪者 E 感慨的說：

我們那個年代只有兩個選擇，either〔或者〕你去考南大，你不考南大，我們沒有進入本地大學的機會。我們出來就是去南大，不然就是往台灣跑。大陸還沒有開門，就這兩個地方。我不覺得我喜歡去南大，所以我去台灣。

再加上經濟上的考量，他還是去了台灣。「那個時候台灣很便宜，就算是台灣人也給的很便宜〔指學費〕。以馬來西亞那個時候的錢，1 對 17。第一年在先修班，我只用 60 塊馬幣就解決問題了。」

受訪者 F 說，其實他高中畢業後根本沒有想要去台灣。他高中畢業後，就已經找到工作了。後來是一個機緣下就做了申請手續，但是父母卻以「台灣現在很亂，共產黨的關係，你還去那邊唸書做什麼？做工算了，而且家裡也沒有錢。你要的話，你自己想辦法去」來反對他去台灣。後來經過高中同班同學父親的協助，才順利到台灣唸書。

受訪者 G 也因為經濟考量，選擇到台灣求學。他說：「那時候華校生的出路是南大跟留台，大陸不能去。南大很貴，一個月兩、三百塊錢，不是我們的家庭能夠負擔的。所以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台灣。」受訪者 H 的情況則有些不一樣，他一開始是心繫南大，無奈程度落差太大，沒考上南大。最後就退而求其次的選擇當時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台灣。

小結

從以上四位受訪者的回答可以得知，當時馬來西亞華裔學生的升學之路其實不多。除了鄰國新加坡的南洋大學之外，就是台灣。在經濟及其他因素的考量下，許多看似已經沒有機會再受教育的僑生，就透過僑教政策到台灣求學。

去台灣求學，是回國？是僑生？

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A 一樣，都是在馬來西亞的第一代。不過對於「僑生」的稱呼，他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

那個時候你走的時候，是出國讀書。...我可以這麼講，你可以看一個很普遍的事實，所以去台灣讀書的人都是被列為僑生。可是有多少個僑生，真的為這個身份提出抗議的？我相信是沒有。或者是有...

他所舉的例子是一名叫張火生的馬來西亞僑生。當時張對「僑生身份」提出非常強烈的質疑，最後在大二那年被台灣政府停止學籍。除此之外，他舉出三點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或許有些感受，因為我們一下飛機時，都是馬來西亞人。不過，在那個年紀，你是否對這個東西有非常強烈的抗拒？第二，僑生給了你很多優惠；不會為了這個身份的問題，對這個優惠表示抗拒。第三，我覺得我們當時沒有對這個課題有很大的抗拒力、抗拒的意願，主要是說，我們那個時代，對於中國發生什麼事情，大概都還有點認識。

至於到底是出國還是回國求學？他說：

是出國，沒有回去中國這個想法。可是當台灣政府對我們的這個待遇，大家就覺得大中華的概念就出來了，也不會去抗拒它。雖然我們也知道這個也不大對，可是這個不大對的意念也不會很長久的在心裡面。而且除了得到好處以外，沒有什麼.....

受訪者 F 的想法比較不一樣，他是在馬來西亞的第二代。雖然如此，但是他對僑生的概念不是很深。

...主要是說，我們這批人素質也不會很高。我們到了台灣吃喝玩樂，要享受的時候，我們就講我們是僑生。面對問題時，我們就拿出我們的外僑證。不是我們這批人，而是我們那年代的人，素質實在不是很高。人家厚待我們，對方厚待我們當然是有他們的條件。因為那應該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鬥爭的時候，所以他們要我們去的目的，主要也是因為灌輸政治思想。我們比較天真，沒有這種想法。到了那邊，你問我對僑生有什麼感覺？我們到那邊，他們很厚待我們，各方面都很厚待，尤其在台北、台大。我

們有本身的僑生宿舍，聽說是美國出錢的，我們沒有什麼感覺。如果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就講我們是外僑囉。原則上講，應該是國民黨時代啦，他對待我們僑生雖然有他的幕後動機，不過無可厚非，他對待我們還是意盡人盡〔人盡意盡〕。

這也就是說，在台灣求學期間，什麼時候適合僑生的身份，他就是僑生。他的立場比較像是「我們去讀書就對了」。他自己也說「我沒有感覺我是馬來西亞人或什麼人...我感覺我到國外讀書就對了，沒有所謂馬來西亞公民，還是祖國的公民。」

受訪者 G 的想法跟受訪者 E 比較接近，不過他是第二代。他很坦白的說：

他們當我們是僑生，我們當我們自己是馬來西亞華人...那個時候我們去那邊的目的是唸書。你要怎麼看待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把書唸好，就好了。我們不會去理什麼政治關係，你說我是僑生，我就是僑生。那回到馬來西亞，我們就不是僑生。

從以上談話內容來看，受訪者 G 似乎認為僑生身份是短暫的，只限於在台灣求學的那段期間。針對這一點，他不諱言的回答，那是一種權宜之計，不過是雙方互相利用吧了。對他來說名目不重要，他比較講求實際，以能完成學業最重要。

...她〔中華民國、台灣〕又用這種身份取得美援，雖然最後賺取的還是很多撥款（sic），對不對？各得其所。你利用我，我也是利用你，互相利用。就是說如果你不是以僑生身份的話，你就不可能去享受那些僑生優待，你就不可能去那邊唸書；如果不是因為我是僑生，你就不可能撥那些款項出來。這種東西我們覺得無傷大雅，也不跟你計較。你要我拿外僑居

留證，我就拿外僑居留證。這也是很奇怪、很弔詭的。你說我是僑生，又把我當外僑。反正我們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完成學業就算了。

而同樣是在馬來西亞第二代的受訪者 H 雖然很感謝台灣，但是他還是無法接受僑生身份。

...什麼祖國？我覺得我不是回祖國。我當然知道他們是把我們當作華僑。可是我心理上我沒有辦法接受，我不敢講，我從來沒有講。我心裡面就一直講「我是馬來西亞人，我怎麼是華僑？」我拿的是馬來西亞護照，不可能接受台灣這樣子的一個安排，說我是華僑我就是華僑...

小結：

從這時候開始的「僑生」，比起前一個時期，已經不認為自己是僑生了。他們其中有 3 人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華人，認為僑生不過就是你（中華民國、台灣）所給予我的身份——有了這個身份才能去求學。其中一人雖然沒有多想自己是哪國人，僑生對他來說，不過是視需要而產生的身份。

僑生政策轉型，如果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

受訪者 E 覺得外籍生是一個順應潮流的東西，他的看法跟他對僑生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不會抗拒：「今天如果是那個時候把我們看成外籍生，我也覺得我們不會去抗議。」

雖然說教育普及化讓教育變成國家的一種經濟來源，各國紛紛增收外國學生也是常見之事。但是之前對僑生、馬來西亞公民身份不是那麼明確、堅持的受訪者 F，在談論到這個問題時其立場就相對明顯。

外籍生對我來講，影響很大。...那時候的台灣是國民黨時代，他們所謂的僑生就是海外的華僑。因為他們沒有說台獨，沒有這方面的思想，沒有。台灣人本身也不可能出國，那時候根本不能出國的，所以沒有台僑。台灣當局，所謂台灣當局就是這時候的台灣，也就是民進黨的台灣，他們應該考慮到，如果只是以外籍生為主流的話，台灣未來面對一個學生問題的缺乏。...外籍生能夠到台灣去讀書，他們也可以到澳洲去讀書，他們也可以到新加坡去讀書、他們也可以到英國、美國去讀書，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外籍生...你的素質可能不會比僑生好。因為你要的是錢，不是學術思想。也許你吸收一些非洲的、南美洲的，只要有錢就可以了。這樣你把僑生放在這個素質的話，不一定會讓你的學術程度提高。

受訪者 G 的觀點是，「不能抹殺過去歷史的痕跡」。

一些人在一夕之間政權更替之後，就汙蔑、抹殺了所有華人的努力。...國民黨政府他非常尊重台灣的華人，畢竟國民黨非常承認「華僑為革命之母」、「沒有華僑就沒有中國」。...今天國民黨退到台灣，你不能全部忘記前面的那一段。你沒有海外華人，怎麼會有國民黨？...阿扁上來就講什麼民族主義，在他的心目中，包括剛開始意氣風發的時候，他只有台僑，根本沒有華僑。

既使回歸僑教的本質，他也認為今天的僑教變質了：

假如我們是熱愛中華文化；我們在華校唸書是為了傳承、弘揚，但是今天你去到一個地方是去中國化的地方唸書，我覺得這個就變成很矛盾。我們在海外為什麼要學華文？叫你去一個中國化的地方深造，是怪怪的。

受訪者 H 則認為，目前僑務委員會這個單位還在，所以不至於會把所有僑

生都變成外籍生。「把他〔僑生〕改為外籍生？那跟歐美人沒有兩樣嘛。」至於自己是不是可以接受用外籍身的身份，他的回答又模稜兩可。關鍵在於「如果沒有到台灣讀書，我就沒有辦法到英國再去唸一個 master（碩士）」，而那個時候他又是以僑生身份去台灣的。後來他解釋，如果外籍生的資源與僑生的資源一樣的話，那麼就無所謂了。但是就經濟層面來說，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G 都認為，如果台灣政府捨棄已經執行多年的僑生政策，在海外的經濟上，也許會失去更多朋友。

小結：

受訪者 F、G、H 的想法比較接近，他們認為僑教是與歷史緊密連結的環節。如果大家都變成外籍生，那麼跟去歐美留學沒什麼兩樣。這樣的看法其實相當矛盾，因為他們當時去台灣求學時不能接受僑生的看法，或者認為僑生身份只限於在台灣求學的那幾年。但是要切斷僑這個身份時，過去的歷史、文化及優惠資源又出來作祟，似乎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受訪者 E：

那 5 年是一段無憂無慮的日子，真的。...錢不多，但是沒有什麼壓力。讀書也還好，沒有什麼太大壓力，除了開開夜車之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所以我覺得那幾年過得非常愉快，是一段無憂無慮的日子，雖然也過得有一點糊里糊塗，當年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

受訪者 F：

最懷念當然是大學讀書的時代。台灣的學術風氣，讀書環境，不得不

讓我們懷念。...國民黨政府也是很照顧我們。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除了飛機票，我們根本沒有想到會花錢、錢不夠用。我們真正辛苦的時候，是在 513³ 的時候。513 在台灣，錢沒有〔匯過〕去。那時候聽說僑委會會來找我們，問我們錢有沒有問題。...我們拿的飛機票，我們每年的註冊，他自動會拿錢來送我們。真的不得不讓我們懷念。...他寫，通知我們去僑委會領。...那時候還有一個制度，每一個僑生都有一個教授領養。...每年過年、過節，教授會叫你去他家去，吃團圓飯什麼。

受訪者 G 把在台灣求學的時代，視為黃金時代。

唸書的時代，因為大家真的是在學校裡面唸書，大家沒有那種勾心鬥角，純粹是同學，在草地上翻騰、打球、跳舞、聊天、功課，那一段時間應該是我們人生裡面最美好的一段時間。尤其沒有，來到這世界之後那麼多勾心鬥角。

但對受訪者 H 來說，他覺得一切都過去了，沒有什麼特別想念的。

小結：

對這個時期的僑生來說，國民黨政府、僑委會對他們的好、台灣優良的學術風氣都讓他們懷念至今。也許當時生活並不如今天大家功名就成之後富裕，但那個美好的大學生活，卻在他們心中繼續翻騰。

³ 1969 年 5 月 13 日，馬來西亞在全國大選後，執政黨大敗，反對黨獲得足以組成政府的票數。加上日軍在二戰期間挑撥離間、華族與馬來族貧富懸殊及貪污濫權等，在這一天爆發華族與馬來族的種族暴動。詳見〈馬來西亞族群隔閡根深蒂固〉一文

<http://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2-09/a-2002-09-01-4-1.cfm>

1970 年到 1980 年

1970 年，新加坡政府將英語轉為第一語言；自 1955 年開辦，以華語為媒介語的南洋大學面臨轉型困境，最後在 1980 年步入歷史。對受華語教育的學子來說，這個時期最大的轉變，就是新加坡南洋大學改變招生條件，讓馬來西亞獨中畢業生無法申請入學。

這時候台灣也正進行一系列國家級基礎建設工程，稱為十大建設。經濟待緒起飛，僑生打工的機會也變多了。有受訪者表示，他就曾經為十大建設盡過一份力。雖然台灣仍處在戒嚴時期，但是已經感受不到戒嚴的氣氛。受訪者 L 說：「我去的時候已經慢慢開放了」，那年是 1979 年。

選擇台灣升學的原因

受訪者 I：

我當初沒有想到要去台灣。最原先的想法是要去南大，因為我高中的成績很好，一直以為南大進得了。誰知道我畢業那一年〔約 1972 年〕，南大改變收生〔招生〕的條件，變成我們獨中生進不了南大。我就在家裡待了，因為我家裡是做藥材店的。待了不到一年，就很悶，就想找一間學校來唸。我隔壁家是一位南大生，過後他南大不唸，跑去成大...唸土木系。那年他就回來，暑假。他說「要不然我們一起到成大去。」這樣我才報名進成大，我是第一志願進成大土木。

受訪者 L 也有面對同樣的情況，他本來想到南大去唸的，後來南大關掉了。依當時的經濟環境來看，除了南大、台灣，幾乎不能再到其他地方深造，於是就申請來台灣。

受訪者 J 以很簡單的一句話說明當初去台灣求學的原因：「因為台灣是最方便的，那時候是最方便的。」受訪者 K 在高中畢業後，曾與班上同學一起申請到國外唸書，那時加拿大的一所大學已經錄取他了。不過礙於一個月的學費需要 2000 多零吉，他自問「2 千多塊，我唸回來可不可以賺？」想想後覺得不行，而且父母也很坦白的跟他說：「你要唸，自己想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只好去外地工作。間中他遇到同學的姊姊，對方正在政大就讀。對方跟他說，來台灣唸書不用很多錢。於是在知道台灣升學管道之後，他就申請來台灣唸書。

小結：

南洋大學仍是大家的首選，但是因為外在因素，如南大更改入學規定等，讓很多人不得入其門。而經濟因素及僑教優惠政策，仍是影響僑生選擇到台灣求學的主因。

去台灣求學，是回國？是僑生？

受訪者 I 說，他在申請去台灣唸書時，完全不曉得什麼僑生身份，沒有人跟他說過這樣的事。後來知道了，也沒有什麼感覺。「還覺得很好玩...很興奮，進了大學很興奮，完全不考慮自己什麼身份。」對於「歡迎回國」的說法，他感覺，「好像很自然。就是回國，她講回國就是回國。」雖然他沒有抗拒這樣的說法，不過他說，祖國不一定是台灣，應該是中國（指過去的中國）。他沒有特別去思考說，自己是不是馬來西亞人。這與他過去的生活有關，他說自己從小在新加坡長大，之後到馬來西亞柔佛州就讀了兩所中學；這段不斷「移民」的日子讓他有顛沛流離的感覺，來到台灣之後，他感覺「那裡〔指台灣〕很舒適，感覺很好，一直都很好、有利。」

受訪者 J 說，在還沒有去台灣之前，就有聽說「僑生」這樣的說法，但是不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一切都是到了台灣，參加海青班之後才漸漸明瞭。

到了那個...海青班的時候，那個當兵的時候，教官叫我們表明身份，那時候就有一些衝突。...〔我〕感情上可以接受台灣，身份上，那時候我們身份上都認定我們是馬來西亞人。所以那時候教官就採取高壓手段，硬要我們自認是僑生。在那個海青班裡面，被他們這樣管束之後，沒有機會，那時候也沒有言論自由這樣的東西，那時候還沒有真正解嚴。所以是一種被壓制的情況之下，做出的表態。

當時他不願意做出表態「支持三民主義」、「效忠中華民國政府」，所以被教官私下叫去談話。他說後來還是有簽下那些效忠三民主義等的文件，但是那只是「...人家地裡低頭。不過這個簽下去，我心裡是不認的。」

受訪者 L 也以爲自己「...就是到另外一個地方、很陌生的地方，去唸大學。」到僑大唸書的第一年，也不覺得僑生有何特別之處。到了台大中文系，班上 1/4 的學生都是僑生，也感受不到僑生身份的衝擊。「那時是國民黨執政的時期，所以僑生在台灣是特別受到照顧的一個族群。」他坦承那時候僑生確實受到很多照顧，本地生與僑生相處也很融洽。

受訪者 K 的反應更爲直接，他說：「我是讀英文學校，我對那個〔三民主義〕根本不認識。假如是中文體制的學校，可能會有接觸」、「幹嘛？什麼三民主義？跟我沒關係，我的國家是馬來西亞。」他甚至於爲了這件事與教官起了衝突：

...軍訓課，三民主義、國父思想，教官講的一句話我不能夠認同，他說共產黨讓中國很亂，上海 30 年來一間房子都沒有蓋起來。我說「哪裡可能？」他說你們在海外太久，給共產黨滲透。我說：「不是，你都沒有去過上海，去過海外，你這樣講不公平。」

雖然與教官的爭辯並沒有具體的結果，但是對他來說：

...〔原先〕在國家的認同上是那個國家〔馬來西亞〕。等到她〔中華民國、台灣〕給我們 5 年的操弄以後，我反而覺得雖然〔中華民國、台灣〕不是我的國家，〔但〕台灣給我們很多栽培。甚至有時候回想起來，台灣還親過馬來西亞。

僑生對他來說，變成台灣在國際外交環境下，所產生的名詞。他後來又說「僑生對我來說不重要，我去是那邊唸書。」儘管如此，至今他對台灣已經有了深厚的感情。

小結：

從這個階段可以看到，僑生開始反擊僑生身份了。他們甚至會直接表明，我不是僑生，我不認同三民主義。有受訪者對僑生身份的認同，也是轉換的；當他畢業後，就能對給予他僑生身份的台灣非常感恩。

僑生政策轉型，如果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

受訪者 I 曾參加由僑委會主辦的「保薦人研討會」，當時他就有聽到外籍生政策。他說：

...民進黨政府有意要把僑生教育政策大翻轉，雖然沒有明講結論。不過這樣一來，以後台灣就沒有僑生，就會跟歐美一樣。這也無可厚非，因為他們有條件。...沒有僑生政策為他們鋪路，就會失去更多的資源。

受訪者 J 認為，外籍生是一個自然的轉變，對他來說是無所謂，也不要太在意。而且如果用外籍生身份的話，可以減少僑生身份所帶來的衝突與波折。受訪者 K 傾向於讓教育回歸教育，他認為「台灣推動僑生政策，有一定國家的議程。」

但如果撇開這樣的大道理不談，回歸私心，他還是堅持用僑生。原因很簡單，就是那時候的僑生福利，比現在的外籍生好太多了。

受訪者 L 把外籍生看成是「僑生教育」的延續性，從大趨勢來思考的話，他有這樣的看法：

已經步入 21 世紀，我們不能再緬懷、懷念那時候的僑生政策。我覺得僑教也是會改變，即使不是民進黨當政。未來 2008 年國民黨拿回政權...整個大趨勢，是已經定下來的。民進黨執政，很多人〔覺得〕僑教的改變，是在本土化推行，不過在我個人來看是大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你不能責怪台灣政府。...既使你國民黨執政，也是會修改。因為整個大環境跟以前是完全不同。〔在〕中國大陸，（是）你海外華人跟英國人是同等的，我相信台灣未來會走向這條路。既使 2008 年國民黨執政，僑教政策也是會改變。

在他看來，台灣未來的僑教政策會愈來愈務實，也愈來愈走向本土化路線。這樣的看法，與僑務委員長張富美的「三級僑胞論」相當類似。也就是受訪者 L 所說的「其實僑生來講，應該是拿中華民國（國籍）在外面的，包括台商。這應該是名正言順的僑生。」

小結：

僑教的路線愈來愈務實，僑生們的看法也同樣愈來愈務實。雖然對僑生政策轉變感到惋惜，內心也不願意看到外籍生政策超越僑生，但是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個未來的大趨勢。

但受訪者也認為，如果執意廢除僑生政策，台灣將會失去更多的海外援助及資源。

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受訪者 I 在台灣求學期間，與本地生的互動非常良好。他說「功課做不出來，可以請他們幫忙。本地生也喜歡聽我們的故事...人與人的相處都很融洽。」台灣的生活很舒適，不用像以前他在馬來西亞時要時常搬家，讓他覺得很溫暖。

去台灣是很精華的時候，年輕沒有這段時光，就缺少了年輕人所能擁有的東西。...〔我〕在專業上學到東西，也開拓政治、經濟的視野。台灣給好的經驗，那時候台灣騰飛，有十大建設，8 個與土木有關。幾乎每一個場地，我都有去過，參觀 2 至 3 天、工讀 1 個月。

受訪者 J 說，台灣給他很多的文化衝擊，是同文同種的文化衝擊。其他包括政治、經濟層面的東西，「引導我們深一層去想。深入一層去想，自然會引導我們去想目前統一、獨立這些問題，都是分不開的，都是歷史背景。」

受訪者 K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專業上獲得很好的成就。至於當時的戒嚴對他來說，根本不足掛齒。因為他小時候在砂拉越經歷過更嚴格的戒嚴時期。受訪者 L 最懷念的是「人的關係」。

我對那個土地的感情是建基在人的關係上面，因為我老師，同學在那邊。人是最重要的，反而是台灣政府的一些作為，比如說一些政黨，包括國民黨、黨外，對我沒有太多的影響。人的關係，人的關係讓我對那片土地有很深刻的懷念。

那是一個民思想轉變澎湃的年代，受訪者 L 曾在大學時期辦過《大馬新聞雜誌》。回憶這段往事，他說「這個是一個歷程，一個過程。是在一個時間點，這個雜誌應運而生」，輕描淡寫帶過年輕瘋狂的時期。

小結：

台灣的人、獨有的文化、環境及經濟發展，讓在 1970 年到 1980 年間到台灣求學的僑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1980 年到台灣解嚴

在這段期間到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的心目中，把台灣視為「文化非常蓬勃」的地方。同時那也是充滿活力、相對動盪、相對不按牌理出牌的一個國家。受訪者 M 說「早年的朱高正從議會跳上跳下，到今天還以為台灣就是在議會跳上跳下，要不然就打架、扯衣服、頭髮這樣子。我覺得總體上台灣還是充滿活力的地方，政治也充滿活力，民間也充滿活力。」

另外，這個時期的台灣的可塑性、可變性很高。「就是在一些社會、一些國家裡頭，給人家感覺可以改變的機會跟可以改變的空間，好像是非常的小。台灣給人家感覺是很大的。」受訪者 M 是這麼說的。

而受訪者 N 提到了當時馬來西亞有茅草行動⁴，當時台灣對外的消息不通，讓當時的僑生非常焦急。他也把台灣視為「沒有什麼叫做不可能的社會」，他認為台灣很精彩、很多元、有很多選擇。用現在的字眼來看，就是「好玩」。至於台灣，仍處在於沒有解嚴、沒有台獨意識的時期。

選擇台灣升學的原因

1980 年，新加坡南洋大學關閉，獨中生想要升學的選擇更少了。「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如果你是獨中的。你拚本地大學，如果本地大學你拚不下去，經

⁴ 1989 年 10 月 27 日，馬來西亞馬哈迪政府以《內安法令》對付華教人士，扣捕了上百名與他意見相左的人士。其中包括了著名華教人士沈慕羽、林晃升、柯加遜等，反對黨領袖林吉祥、加巴星、林冠英等，教會工作者，工會份子、社會工作者等為馬來西亞民主人權而奮鬥的各界人士。

濟不允許你去歐美，你就去台灣。那時候還有少數一些留澳，但是還是相對少。」在經濟的考量下，受訪者 N 選擇到台灣升學。

受訪者 M 也有經濟上的考量，因為「我母親是割樹膠，我父親是一個雜工，根本沒有條件」；但是他說自己的目標很明確：

我唸高中的時候，因為是個人的興趣，那時候我對這個中國文化，尤其是對書法非常的喜歡，常常寫書法。所以我想說，我要到台灣，到一個能夠吸收中華文化的地方。當然一個比較小的東西，能夠學好書法的地方，我猜想，台灣應該是一個好地方。

小結：

在 1980 年這個時期，沒有了南大，無疑讓可供選擇的項目變得更少。經濟仍是一個考量，但是開始有受訪者漸漸瞭解台灣，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台灣學些什麼。

去台灣求學，是回國？是僑生？

「當然是出國」，受訪者 M 很確定的這麼說。聽到人家對他說「歡迎回國」，就覺得很怪、很刺耳。不過他也沒有多去煩惱這個問題。僑生身份對他來說，就是能獲得一些好處、優惠，其他方面沒什麼感覺。

受訪者 N 也很確定自己是出國唸書，而不是回國唸書；他也不認為自己是僑生。在訪問中，他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向研究者解說當時馬來西亞發生了茅草行動，人在台灣的他才發現自己很愛國（馬來西亞），很關心自己的國家。「之前就很平淡，你沒有刻意去想到你去愛國還是不愛國，你不會刻意去思考這個問題。」他還說，1987 年的國慶日（8 月 31 日），還在成大校園升起馬來西亞的國旗。這樣的舉動在與馬來西亞沒有邦交的台灣來說，是一個創舉。

他說：

那時候我剛好是同學會會長，我還特地南下去陪他們升旗，我是輔大的。所以那時候是比較衝擊，你發現你關心國家，很關心馬來西亞，很愛這個國家。像國內茅草行動的時候，我們就在各分會、各大學院辦說明會。最高潮的是我們在台大辦「國民醒覺大會」，就〔是〕馬來西亞同學辦的。這個大概來了一千個馬來西亞同學。這個也是歷史性的...

小結：

這個時期的僑生非常確定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不是僑生；而且是出國唸書。同時他們也開始表現出愛國的行為，當然這是因為國家發生動亂所致。

僑生政策轉型，如果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

作為一名受惠者，受訪者 M 說「越多的優惠當然越好，這個人之常情」。但是撇開這種私人情緒，他認為：

台灣她有她的主權，她有她的主體性。她有她教育上的考良，教育政策。我並不認為說，台灣有絕對的義務一定要給優惠。因為每一個政府，包括台灣，我覺得他對教育的考良因素，我覺得是多重的。那對外籍生，包括僑生，或者籠統的說，對外國學生的優惠，她有她多重的考良，這可能是外交手段，這可能是比較偉大的世界大同，希望心有餘力之餘栽培發展比較慢的國家等等，她有她不同因素的考量。

至於能不能接受用外籍生的身份，他說這些對他而言都不是重點；不過不能否認，外籍生是一個比較恰當的稱呼。受訪者 N 也贊同這樣的稱呼，他說這樣

比較準確，而且比較不會是台灣單方面的想法。「現在台灣僑生的觀念是比較給在外的台商，台商的家屬，比較接近是那一種。」這也就是說，他認為現在僑，指的是台僑。

小結：

受訪者承認僑教轉型是一個趨勢，台灣未來的僑，也是指外僑。而外籍生這個身份，對他們來說，也是比較適合、恰當的。

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受訪者 M 最想念大學的生活，那時候跟本地學生、外籍學生密切來往，傍晚時分就在校園一起踢足球。「我覺得大學生活，至少在台大還是不錯。我覺得在台大的自由，跟台大追求學問的熱情，我覺得不錯的。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享受大學生活。」

另外，海青班的生活雖然規律、呆板，但是這間中也給了他很好的訓練。比如說時間管理，讓他至今仍舊受用。

對受訪者 N 來說，因為他在 1985 年到台灣求學，剛好前面兩年是解嚴時期，後面兩年是戒嚴時期。所以他在後兩年的衝擊比較大，除了學習到會議規範、也提昇了自我的公民意識及自我權力，台灣社會的開放讓他至今都還非常懷念。他說，台灣是一個很好玩的社會。

小結：

從以上兩位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明顯看出受訪者 M 跟 N 的差異。因為 M 戒嚴時期到台灣，N 則剛好跨過戒嚴與解嚴的邊緣時代。如果用「台灣好好玩」來形容 N 最後兩年的大學生活，應該也不為過。相對來說，M 所懷念的與前幾個時期僑生所懷念事物不相上下。

一、 解嚴初期

1987 年台灣解嚴，為原本平靜的社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多年來穩健發展的僑生政策，在 1987 年至 1988 年期間飽受黨外人士抨擊。如在文獻中所述一般，僑生優惠政策最終在 1993 年 7 月結束，統一由聯招會負責海外招生，一律統一分發。事情的經過，詳見表一。

台灣社會宛如壓力鍋，蓋子一打開就瞬間噴發。對這些從小在馬來西亞生長的僑生來說，當時的政治氣氛是開放、自由的。

選擇台灣升學的原因

受訪者 O 在 16 歲那年，就很確定自己未來要到台灣升學。於是他在國中畢業後，就從北部的國民中學轉到南部的獨中就讀高中，以便後來能順利申請到台灣求學。

我想我從小看很多書，從瓊瑤、倪匡、古龍、金庸的，我看了一大堆。我在教會長大，看了很多神學的書，都是台灣出版，所以那時候很想去台灣看一看。其實我家裡是希望我去印度學醫，但是要變賣家產，那時候不想做醫生。那時候我想去台灣隨便讀一個系，感染一下台北的氣息。

當初受訪者 P 基於經濟考量，選擇到台灣留學時，家人持反對意見；主要是在台灣所受的都是中文教育。

在去台灣之前，是很朦朧的。知道台灣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看台灣片嘛。只是這樣子，對台灣有一個很普通的印象。...我的家人都反對我去浪費這種時間...但是我堅持的原因就是，我相信只要我有這個教育

的機會，我不會浪費。所以我再辛苦我就是要去，雖然我也完全不知道那個前景是怎麼樣，但是我還是去了。

受訪者 Q 在高中畢業後，到新加坡工作兩年後，才到台灣升學。他說：

我在新加坡後來是在日本廠做工，雖然有賺到很多錢，也做到還不錯、生活很寫意，但是感覺到這不適我要的生活。人生苦短，難道我生活就是這樣嗎？雖然吃、住無憂無慮，但是內心對知識的渴望也好，對生活的要求不是這樣的，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好囉，去唸書」。我去台灣的心情就是「重新開始，是一個出國、把生命重開始」。...我是想唸中文系。所以中文系要唸哪裡呢？那時候心裡只想唸中文系。我喜歡中文系。那時候中國不可能的嘛，你念中文系要嘛去中國，要嘛去台灣。所以那時候想法就是去升學。

另外受訪者 R、受訪者 T、受訪者 U 也因為家中經濟考量，所以選擇到台灣求學；而受訪者 S 是自己努力存了一筆錢後，他認為自己可以負擔、可以升學的地方就是台灣。

受訪者 V 及受訪者 W 是因為對華文很有興趣，那時候的選擇不多，中國大陸又還沒有開放，於是唯一的選擇就是台灣。受訪者 W 還提到，他原先想到中國大陸升學，但是他到首都吉隆坡的中國大使館詢問升學資訊時，竟然被冷漠對待。於是他就選擇僑教政策較完整的台灣。

小結：

這個時期的受訪者，對於自己要什麼、想學什麼非常清楚。不少人因為對中文有興趣，所以想到中國或台灣升學。但是中國當時還沒有全面開放，讓想到中國去的人碰了不少釘子。最後還是選擇僑教政策較完整的台灣。

當然在僑生優惠的制度下，僑生們到台灣升學還是有經濟上的考量。

去台灣求學，是回國？是僑生？

如果早告訴我〔是保送、僑生政策〕...去台灣讀書是一個 option〔選擇〕，我不一定要來台灣讀書。我是把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升學，如果你告訴我，我是透過一個僑生的名額，特別保送，保障名額，不是用我的成績申請，我可以選新加坡，可以選別的地方，我不一定要選台灣的。

受訪者 O 表示，他是到台灣之後才知道自己是僑生。

我是覺得我去一個國家深造。剛去到，我就〔說〕那不是我的祖國，我的祖國是馬來西亞。...有一次僑委會的負責人在開課禮的時候說，現在一些僑生，我們特別保留名額給他們來讀書，而且我們進台大，名校。可是他們得了便宜又賣乖。得到了名額，現在又講他不是僑生。所以他就問現場，有誰覺得他不是僑生的請舉手。我就很生氣，我舉手。...我覺得那是人家給你的，恩惠也好，福利也好，你給了就接受，不是我跟你求。就像我去台灣讀書，我用我的成績交上去給你，如果成績不符合，你是不會排我進台大的。成績符合，你排進去，你給我讀；你有這樣一個便利，讓我用成績去申請，就申請。可是我這樣拿了，要特別的感恩，特別去服從你這個國家的意識型態，比較不對啦。總之好的東西，它〔海青班〕不斷的會 supply〔提供〕給我們，包括很多機會給我，不過是我拒絕。

之後 O 的態度就是「我就不理它嘛。因為他也不能奈我們何。他所謂僑生是他講的，然後我所有有關僑生的福利，我都不理它。」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態度，可說是比較激進的。

受訪者 P 說，她當初去台灣唸書時都不管什麼是僑生政策，「對於我們馬來西亞人來講，我們是出國去求學」。後來她慢慢去瞭解什麼僑生政策，才發現「這個身份是可以提供一些幫助的，真正是可以提供到一些幫助給我們的學生，而是有別於當地的國民政策。所以怎麼講，僑生也不知不覺的在裡面佔好處」。

受訪者 Q 很清楚自己是華裔馬來西亞人，「作為一個種族，我是中華民族沒有錯，絕對很清楚。國籍上，我絕對不是〔台灣人〕。」他也把視野放得更廣來看，他認為「如果我們不成為僑生的話，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就遭殃。」他在瞭解了僑教發展的過程之後，他漸漸可以接受僑生身份，並有了以下的看法：

我們今天是有點忍辱負重。....華文教育的整個出路、師資靠台灣。中國不可能進去，鎖國政策。所以這樣的情況底下，就是因為她有一個僑生政策，我們才有這麼大量的人到台灣唸書。那時候我馬上取得一個平衡點，我說「雖然我們取了一個我們不願意，被人家稱為僑生，而且剛出國又回國的那種感覺，為了華文教育....我們這一代，包括後來的學弟們...」我跟他們說「我們不要計較這個，為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不要計較這一個。因為今天的形式，對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是一個很不利的狀況。」台灣人有這樣的情緒〔指反僑教〕，我們要諒解。

至於聽到人家跟他說「歡迎回國」，他說當時的反應是差點就笑了出來。「我剛出國又回國？我就覺得很奇怪，很強烈這個感受。『僑』這個字眼，我是不能理解的，對我個人。我個人是很清楚知道我不屬於華僑，我屬於馬來西亞人，我很清楚知道這個事情。」。

受訪者 R 說，他去台灣是為了求知識，「如果這個身份不會對我的學習帶來任何障礙的話，我覺得也沒什麼關係。」那對於回祖國，他當時有這樣的疑問：「祖國不是在那邊嗎？怎麼在這邊？」對他來說，他還是覺得自己是馬來西亞人，而且是出國唸書。直到他看了一個有關華僑的影片後，他才能接受僑生的身

份：

我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理解他的感受，所以我是以〔他〕體會他的感受。可是我也不能反駁他的感受，拒絕他的用詞。畢竟你回到二次大戰，我們曾經有一些馬來西亞的華僑回國參戰這些，所以他對我們珍惜，這是無可厚非的，這是血緣上關係、民族的關係。

而帶著僑生身份去台灣唸書，也讓他面對一些困境。就在他上大學的初期，班上有同學說「你們來就是搶我的名額。」甚至在迎新晚會上，就有兩個女生過來「你僑生喔？僑生搶我們名額，害我同學進不了大學。」

受訪者 S 表示，他在申請去台灣唸書時不知道自己是僑生，還以為是出國唸書。他個人不喜歡他「僑」這樣的概念，他覺得這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東西。受訪者 T 也覺得去台灣唸書，是出國。雖然當時她沒有多想「僑生」到底是什麼樣的身份，但還好有僑教政策，才能讓她順利完成學業。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僑生享有很多福利，還好如此。因為我是自己工讀，自己....我只帶了一個學期的學費跟生活費就過去了。之後就到圖書館工讀。所以還好有這樣子的福利，包括還提供什麼獎學金、什麼優僑獎之類的，就是感覺上有些救助過我度過生活上的問題。

雖然她曾經跟父親一起回去中國福建，那裡也有一些親戚，但是她卻沒有任何中國人的情義結。她說：「又很冷靜的覺得說，自己其實是馬來西亞人。還是會有這樣一種...大概就是很認定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所以說如果說我不是馬來西亞人，我反而會更傷心。」

另外一位受訪者 U 說，剛到台灣唸書時有一點混淆，但是弄清楚自己的定位就好了。他對「僑生」身份覺得無所謂。這裡有一點要提一下，U 的身份跟這

一時期的其他受訪者比較不一樣。因為他認為他的情感上面還是在中國（就是中國大陸），但祖國還是馬來西亞。他說：

去年〔2005 年〕我也是有帶我老爸回去，第一次，我老爸來馬來西亞 50 年後，第一次回去、第一次掃墓、第一次看到我公公的墳墓；第一次看到我公公，就是看到那個墳墓的時候。所以那種感覺，所以在鄉下那種環境，你會感覺情感上的認同，「阿，我從小到大都聽到我父親講中國怎麼樣、怎麼樣。」到了我 30 幾歲，第一次踏上我們真正的鄉下，那種感覺是很難說出來的。其中，台灣的感覺是有很大的不一樣的。...〔那種感覺〕真的是回家，因為整個村 400 戶，大概 97 戶都是我們的親戚，97%都是我們的親戚。因為我們的名字都有照輩份排的嘛，「道、德、觀、中、祖」，我爸是中字輩，我是祖字輩。所以家裡面，祖輩和榮輩的都下去了，所以那感覺是不一樣的感覺囉。

受訪者 V 說，僑生身份給他最大的衝突就是在海青會。當時就有教官會拉人進國民黨，甚至會說「你們是什麼什麼身份，你們要回國」。當時他覺得自己不想加入，因為以後回來馬來西亞，有這樣的身份是很不大好；而且他一直認同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受訪者 W 說，在 1992 年之前僑教政策的核心是宣揚中華文化，而他跟台灣當局，中華民國當局的理念是契合的。不過也僅止於這樣的中華文化認同，說到回祖國，他的反應是：「對我來說，這哪門子祖國啊？我是從我祖國來到你國家。」在他看來，那時候雖然很多台灣人把僑生叫做僑生，但是他們已經打從心底把你當作一個外國人來看。他們這樣叫，只是因為叫慣了。這個身份對他來說，是非常中性的。如果有人對他說「僑生，你們是靠加分進來」，我就會跟他們說：

其實是並沒有，中華民國政府是把每一個系百分之五的學額，保留給僑生；這百分之五呢，不管你考得多好，基本上它的名額是定了的，這百

分之五我是把它看作包留給外國留學生的作法，我會跟他們說明。我溝通的結果是大家都蠻能夠接受的。

小結：

這時期的僑生不但不認為自己是僑生，若是別人誤會他是僑生，說他是以加分的成績進入大學就讀，就會試著跟對方解釋說「不是這麼一回事」。另有受訪者的態度比較激進，他甚至表達：如果早知道是因為僑生才被錄取的話，就不會選擇到台灣唸書了。

而面對教官、海青班要求加入國民黨，這時期的僑生會直接反應說「我不是僑生」。更有甚者，就連「僑」這樣的概念都不想要，任何有關僑生的福利、優惠都盡量不去觸碰。另外有僑生雖然不喜歡這個被賦予的身份，但是當他瞭解過去的歷史與馬來西亞教育的狀況之後，就能理解為什麼得這樣「忍辱負重」。

其中有兩位受訪者曾經陪父親回到中國去探親。其中一位受訪者說，他還是覺得自己是馬來西亞人，不是僑生；另一個則有回到「真正故鄉」的感覺，但是那種感覺仍舊跟去到台灣是不一樣，所以他覺得自己還是馬來西亞人。

僑生政策轉型，如果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

既然大家都覺得自己是馬來西亞人，那麼外籍生政策應該很符合他們的身份。受訪者 O 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認為「比較正常的辦高等教育的政策，是要收外籍生」。他又提醒說，僑生只是歷史的產物。如果從一個國的角度出發，也就是國家主義出發，他提出以下的看法：

我們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僑民，我們是馬來西亞公民，不是另外一個國家的僑民。我們自己的馬來西亞公民在海外升學也好，就業也好，他是我們馬來西亞的僑民。所以我覺得所謂「僑」這個東西，應該不適合給另

外一個國籍的人。台灣當局一定可以有她台灣的政策，不過那個是台灣公民在海外，這是他們的僑民。他們的公民在海外就業、設業，他的孩子在那邊長大，他用僑生的身份回來讀書，這個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那我們非台灣公民的人，你就是外籍。你就用外籍的身份去讀書...

而台灣在換黨執政後，他認為民進黨政府把僑視為「台僑」而已；他對於這一點他是可以接受的。他認為台灣的外籍生教育會越來越開放，不管是誰執政都一樣，「只是國民黨多了一個，他把我們當作僑，台灣比較不會。」他甚至認為這個時期黨外人士反對僑教，剛好就是讓外籍生更順理成章、合理化。

受訪者 P 認為，僑生、外籍生就是一種政治政策。她可以接受自己是外籍生，因為「本來就是馬來西亞國籍」。以下是她的看法：

扁政府這樣子做，是符合他們民進黨執政的方案，因為他們是強調台獨嘛。所以他根本不要所謂的僑在嘛，他不認祖歸宗的。所以對於在政治上的考量來說，扁政府這樣子做是符合他的黨的需要。這是沒有錯的，因為兩股勢力在鬥爭。所以我覺得沒有所謂對還是錯，只是說本來是國民黨的既得利益的東西，他把它拿掉，因為他執政，這是政治上必然的鬥爭。

受訪者 Q 很支持外籍生政策，他認為就連當年自己去唸書，應該也要算是外籍生才正確，只不過當時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的教育真的很重要。

有一天僑生政策擺正回來，就是台灣人的教育，國外的叫僑民、僑生，我們叫外國人。我會同意這個，我不同意僑生了（的）。因為名不正、言不順。其實從我那個時代就言不順。...我們本身就是外籍，就是外國人，為什麼不從這個角度來出發呢？至於那個歷史因素、感情上是一回事了啦。我還是寧願相信，教育回歸教育，不要太多政治的因素進來。

受訪者 R 在台灣求學期間，因為經濟窮困，僑生身份確實協助他完成學業。可能就因為他受過僑生政策的幫助，雖然他不認同台灣是祖國，也對僑生身份沒特別的感受，但也不直接贊成或反對外籍生政策。他是這麼看外籍生政策的：

如果是外籍生身份，他就是完全把你當成一個外國人，就比如說你到美國去、你到澳洲去。完全都沒有種族上、相同民族上的考量，在各方面給你協助。最近我們常常在做輔導，我在跟學弟妹做輔導時，我有跟他們講，「你到台灣這個地方，你不會因為你沒有錢而終止你學業的一個國家。」其他地方可能會，因為你沒有錢；台灣的話，你去僑輔室跟一些師長要求的話，或者告訴他們一些你的情況，他們一定會協助你，在這方面協助，讓你完成學業。所以我鼓勵他們去也是這個因素，可是現在完全慢慢改成這個外籍生的話，很有可能這些狀況會慢慢消失。這樣就是說，你到其他國外升學是一樣、大同小異，再也沒有血緣上或是相同民族的問題。

受訪者 S 是反「僑」的一個人，但是回歸私心，他還是認為僑生比較好；除了歷史、文化相近，福利優惠也是主因。他認為，僑教一直是台灣與海外國家的外交。雖然說應全球化的改變，外籍生是勢在必行的政策，但是他認為：

民進黨政府一下子要邁向國際化，政府抽得太快，會使政府損失一些原本擁有的〔僑生〕資源。〔台灣〕政府用「僑生」把我們接過來，是有一個 commitment〔承諾〕，所以不能突然說沒有就沒有了。這個過程要銜接起來，而不是一下子轉得太快。

「外籍生，我覺得無所謂。當初我知道我是僑生，我也沒有特別的感覺。所以我想稱我為外籍生，我本來就是外國人。我覺得我也可以接受，不會有很強烈的那種……」受訪者 T 這麼回答。

受訪者 U 對僑生政策持樂觀的態度，認為會繼續走下去，「因為僑生政策能夠讓台灣走向全世界，這是她當初耕耘了幾十年所看到的成果。所以當然他要改成外籍生政策，也吵了很多年。實際上也沒有正式把僑委會，改成僑外，不過他現在是一個並行的政策。」他覺得兩個政策可以並行的話，也很好啊。至於他自己的話，用什麼身份去似乎都無所謂。「問題是我去的目的幹嘛，這個比較重要。」

受訪者 V 說他一直以來都把自己當成外籍生看待，而且「現在我要去讀研究所的話，過去的話，我真的用外籍生的身份來去申請。」對受訪者 W 來說，外籍生是一個很中性的名詞，若回到 18 歲那年，他應該也覺得這不是問題。

小結：

面對台灣社會的反對聲浪，其實這個時期的僑生早就可以接受「外籍生」身份了。他們大多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這樣的身份是不容質疑的；對於僑生身份，有人不反對、不支持，也有人認為自己本來就應該比較符合外籍生。但是回歸私心，還是覺得僑生比較好，這主要還是福利及優惠方面的考量。

不過也有人樂觀的認為，僑教會一直走下去，而且會與外籍生政策並行。

最想念台灣的什麼？

在台灣求學期間都與一群學生搞學運、去示威，受訪者 O 最想念的就是：

...台灣的開放，對民主的憧憬，對社會一些不公平現象的撥亂反正。
他有很多這類的人，年輕、有理想，但是不一定是為政權，為權位而鬥爭，我很感動這些人。我覺得如果馬來西亞有很多這樣的年輕人，社會改革就有希望。

受訪者 P 最想念台灣的生活方式，包括資訊、交通規劃、政治薰陶。「我是比較強調要去燒，像龍應台這樣子，要去燒那個野火的那種熱誠，我還是保有那種熱誠的。」她記得在那個開放、經濟起飛的年代，馬來西亞同學會第一次出了一本書，就是曾慶豹的鄉土《尋根》。當時因為這本書，掀起了一個探討鄉土關懷、感情、思想等方面的東西。受訪者 T 雖然沒有多關心政治與民主思想，但是她對台灣的生活素質、文化水準也非常懷念。但是她又說「如果有機會移民去台灣？我又不太考慮。會羨慕他們一些東西其實發展得很好，相對的他們也付出很多代價。」

在台灣求學的過程，對受訪者 Q 來說，「在生命上可以說是另外一個飛躍吧，一個躍進吧。」

受訪者 R 最想念的就是台灣的學習環境，還有曾經對他很好的房東跟老闆。台灣對受訪者 S 來說，宛如第二個故鄉。透過台灣，他瞭解兩岸關係不是非 A 既 B，而可能會有第三個選擇。這也就是說，讓他學會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受訪者 U 最懷念的是社團活動，他從中學會了如何策劃活動；另一方面，人格塑造的工程對他來說也是一輩子受用的。

...我在大學的時候，一個教授...第一堂課就告訴我們「可能你在高中、在馬來西亞的時候，你不喜歡人家跟你貼上一個標籤。比如說你明明就是很外向，可是因為你生活的關係，每個人給你貼上一個標籤，說你是一個很內向的人；或是你明明是一個很叛逆的人，每個人給你貼上一個標籤，你是模範生、好學生。可是你明明不喜歡這樣子。」這個給我一個很大的觸動，因為我在初中、高中都是全校的模範生，然後我周圍的朋友都是很叛逆的，黑社會黨那一些的。那我也不喜歡我這樣子一個性格，也不喜歡我那麼內向的一個性格，所以那一句話就是說「大學裡面最重要不是課業，不是什麼其他，是你不喜歡人家貼上標籤的話，那在這個完全不同的環境裡面，把你自己的人格完全打破，重新塑造一個你要的你。」這句話我永

遠記得...

受訪者 V 最想念的就是跟馬來西亞同學一起相處的日子，這一點連他自己說起來，都覺得有點好笑。受訪者 W 最想念的就是 7-11 便利商店，他說：

如果你有比較過阿福街⁵的 7-11，甚至是吉隆坡的 7-11，你就發現無論是店員的服務態度、結帳速度、提供服務的種類還有它店鋪分配的密度，就是等等等，馬來西亞可能還相差一大截。別的不說，你以前可以在凌晨 2 點去 7-11 還你的交通罰單、還你的水電費、煤氣、瓦斯費等等等。可能是因為...嗯，有些東西有點，有一個不很恰當的比喻，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當我生活周遭充滿 7-11、萊爾富跟那個比如說全家便利店的時候，你不會覺得說那樣子有什麼好。可是當你抽離那樣一個環境之後，至少對我而言，現在還水電費要去郵局排隊，因為這裡郵局很少。...台北人口也才 220 萬，可是她郵局分佈很密集。

顯然他最懷念的部份，簡單的來說就是與受訪者 P、受訪者 T 相當類似。就是這些看起來不起眼，卻又能讓生活帶來方便的事物。

小結：

這時期僑生懷念的東西非常多樣化，從解嚴的社會、政治風氣到生活機能、資訊流通、社團活動到老師曾經說過的一件事.....從這些事情可以發現，這個時代真的越來越好玩。台灣社會宛如萬花筒，讓人目不轉睛。

不過要談到移民這回事，受訪者又認為「台灣人付出相對多的代價」，而卻步了。

⁵ 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的一條街道名。

第二節 2000 年後來台求學受訪者

這個時期的受訪者大多都不能接受僑務委員會以「歡迎回國」一詞來迎接他們，他們認為自己只有在血緣、生活文化上比較接近台灣，不過仍有不同之處。大多數僑生覺得他們已經不是「僑生」，而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外國人。他們覺得來台灣唸書就是「出國」，而不是「回國」。這樣的想法跟當初國民政府的構想已經甚有差異。他們甚至提出「為什麼還要有僑生與外籍生的差別呢？」

他們對被稱呼為「僑生」的反應，比前幾個時期都來得強烈。這或許是因為他們被稱呼為僑生正屬於進行式，所表達的就是當下的感受；與前幾個時期「回憶式」的感受有所不同。

去台灣求學，是回國？是僑生？

說到「回國」、「僑生」這樣的字眼，受訪者們的反應大多是「很奇怪」。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出國，或是來台灣唸書，怎麼會是回國呢？他們在生活中也深刻感受到同學們對「僑生」所持的負面評價。

受訪者 d 剛畢業 1 年，目前正在新加坡擔任中文老師。雖然她的母親是台灣人，但是她卻說「我不會因為媽媽是台灣人，而覺得自己更適合僑生身份。我很清楚自己是生長在哪裡的，生長的國家就是祖國。」她還說，當她聽到人家跟她說「歡迎回國」時，她不但覺得奇怪，而且覺得很驚訝。她說：

雖然我瞭解這個地方的歷史，但是我仍舊不是這個地方的人民，所以我覺得用「回來」這個詞很不適合我。不過我很驚訝為什麼台灣政府要對我們這麼好？那些歷史已經離我們很久遠，他們其實不用這麼做了。所以我對他們對我們這麼好，一直心存感激，也對這個國家（指台灣）有特別的感情。

對於僑生身份，d 在大學時期有這樣的感受：「...一些年輕的台灣人覺得僑生比他們差或是看不起我們，這一點令我相當憤怒（其實也只有一點點）。」而受訪者 c 的反應更為激烈，他說：「從我一開始下飛機之後，我就開始被標籤化了。那種被標籤化讓我很排斥，形成一種無形的被排擠與自我排擠，可以用差異話、邊緣化來形容這種歧視。」受訪者 j 認為被稱為僑生，有一種被隔離的感覺。他說，雖然僑生有特別的福利，但是還不至於要被隔離到一種需要特別照顧的地步。

受訪者 b 的反應更為直接，他說自己屢次跟台灣的朋友強調，僑生加分進大學的制度已經廢除很久了，但是他們還是會看不起加分制度底下進入大學的僑生。「如果你實力強過他們就不在話下，如果比他們弱的話，只會被酸（吐槽）。」至於來台灣升學是不是回國，他的回應是：「我覺得我是馬來西亞華人。我又不是台灣人，何以跟我說回國呢？我一直都不認為自己是他們所說的僑生，我只當我自己是一個海外華人...說是僑生，就好像說你無端端被告知你是僑生，你突然擁有一堆福利。」

受訪者 f 也說：「我是來台而不是返回祖國」，所以當初他聽到「歡迎回國」時有點不知所措而且不太能接受。僑生身份給他不太好的感覺，「因為人家提到『僑生』，感覺是比一般同學來得差一些的，譬如在學業基礎上可能比較不及台灣學生。」他承認自己現在確實是僑生，不過那也只是一種入學方式而已。就國籍而言，他認為自己是外國人。

同樣覺得「僑生」及「回國」的說法很奇怪的還有受訪者 g。他說：「僑生，感覺就是台灣另一個族群，居住在台灣島以外族群。」

受訪者 e 說，台灣應該跟他說「歡迎來到我們國家」，因為來台灣只是純粹唸書；像去新加坡、澳洲那些一樣。「明明就是來到人家地方，怎麼像說成是們剛從人家地方回來？」僑生身份對他來說沒有意，他覺得那不過是留學生的代名詞而已。

受訪者 i 認為台灣對僑生的定義很模糊，「到底台灣認為僑生是以前居住在台灣的呢？還是以前的列祖列宗就是大陸的？我是覺得台灣似乎定義在後，不然我們根本就不是僑生。可是這又牽涉到台灣人又不能接受中國，我想他們的思想是放在幾百年前是一家人吧。」

至於他被稱為僑生，他覺得「基本上有一點怪怪的，因為自己好像處於那種尷尬的仲介人者，因為介於中國和台灣之間，所以自己覺得僑生身份也不怎麼好。」

受訪者 h 在來台灣唸書之前，就從學長姐那裡知道將來會被稱為「僑生」。不過聽到人家說「歡迎你回國」，他還是覺得很奇怪。「我明明就出國，為什麼是回國？」他說，從跟同學互動中，他可以發現自己真的是「僑生」，因為班上很快就會有小團體，而他就會變成明顯的獨立個體。而且在同學們的眼中，僑生的形象很不好。

受訪者 a 把「歡迎回國」的說法視為「他們很熱情」。不過他覺得自己是馬來西亞人，而且是「來台灣」不是「回台灣」。他只是比非中國血統的外國人來得更接近台灣人。

小結：

在 2000 年之後來到台灣求學的「僑生」的國家意識很強烈，大多不能認同自己是僑生身份。就算承認，也只限於是入學管道或是留學的代名詞，他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出國」，也認同自己的國籍是馬來西亞。

聽到「歡迎回國」，他們的反應是奇怪、不知所措的。就算受訪者 d 的母親是道道地地的台灣人，但她也只承認她生長的地方才是祖國，也就是馬來西亞；所以她也不認為自己是回國唸書。

另外，他們也確實感受到台灣學生歧視、排斥僑生，讓他們感覺僑生所帶來的就是負面的評價。

僑生政策轉型，如果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

受訪者 h 用「見高拱、見低踩」來形容外籍生政策，他說這是台灣的政策。雖然不願意看到僑生政策漸漸消失，不過也沒辦法。

受訪者 i 指出，當初選擇台灣求學，就是因為福利制度比其他各國來得好。現在很多優惠政策說改就改，讓正在求學的他感到很不滿。「如果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下去的話，我會比較不鼓勵在馬的學子們繼續來台的求學（sic）。」他也建議學弟妹們以後可以到中國大陸去唸書。

受訪者 a 則說：「我們的父親這一代，如果不曾在台灣唸書的，他們大都是認為台灣要回歸祖國的。...台灣政府越不重視僑生，就越少華僑會到台灣唸書，將來海外的華人就更不了解台灣的民情，不了解台灣的民情的話就有可能會誤解台灣。」

受訪者 g 雖然覺得僑生身份讓他飽受歧視，但是說到僑生政策轉變，他卻說「面對僑生的補助越來越少，以後會叫學弟妹不要過來了。因為現在政府對我們沒有以前國民黨對我們那麼好。」

面對僑生政策的轉變，受訪者 d 的情緒也很複雜。她說：「一方面捨不得這些福利，一方面又覺得其實他們沒必要這樣做。然而還是覺得很惋惜，這樣的政策似乎把他們自己的國際交流縮小，有點像鎖國。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加強外籍生福利，我想這些改變還需要一陣子〔才〕讓僑生們調適。」

受訪者 c 表示，如果現在取消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華教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他認為，如果能以外籍生的方式入學，就能避免掉進意識形態的牢籠。

小結：

這時期的受訪者目前正在僑生制度下求學，面對僑生制度不斷改變，他們大多表達了不滿。研究者認為，受訪者之所不滿，是由於政策改變得太突然，他們

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雖然他們知道外籍生政策是未來的趨勢，不過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逐漸調適。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們不滿自己被稱呼為僑生，卻又不能認同把僑教政策完全去除的原因。

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如果愈來愈少華裔來台灣求學，對兩岸的政治就更不瞭解。另外之前受訪者 Q 提到，「僑生政策對馬來西亞的教育很重要」，不過這一點在對岸門戶大開的情況下，台灣僑教的重要性也漸漸減弱了。

來台灣唸書，對你有什麼改變？

國民政府設立僑教的目的，就是希望華僑能夠學習自由民主、並增進對「祖國」的情感。受訪者 b 確實有這樣的收穫，他說：「在台灣所學，讓現在的我更敢做敢為、言論自由、亂中有序、精易求精。」。受訪者 f 也有相同的想法：「來這裡快 4 年的時間，讓我的思想變民主了；而且這些所學將可以貢獻給自己的國家。」受訪者 g 則表示，雖然對台灣仍舊沒有任何向心力，但他的思想變得更民主了。不過受訪者 h 有不一樣的看法。他說：「雖然說人人發言權，但這卻每一次很混亂，常常被人當作笑話，這很可悲。」

受訪者 i 表示，在這裡唸書好幾年了，台灣確實留下了好的一面，比如人情風味、交通發達，資訊充足等等。不過他又說：「對台灣的感覺其實就是又喜歡又恨。」同樣有愛恨交集情緒的受訪者 c 說：

我對台灣愛恨交集，我喜歡她的資訊的方便、便捷、言論可以很自由、思想的激辯……可這些優點也是讓人討厭的缺點，矛盾吧！資訊的發達，但卻選擇性的片面化，常常會引用各種專家說法，但各有各說法的同時，常常很難有共識，有效的執行。台灣的好的形象在世界上是商人塑造的。不過能有這些思辨能力，我也是從台灣學來的。

訪者 d 則說：「來台灣唸書之後，我開始會去思考一些問題。對於政策也比較關心、不合理的事也比以前多了一點想去爭取的動力。我很感謝台灣讓我有思考的能力，也讓我用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不同的事物。」

受訪者 j 雖然喜歡台灣的步調、生活節奏及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不過提到自由民主，他卻說：「自由的話，是比以前的國家好了些，民主到不見得。自由的確有，民主算是有點假民主；有時候不見得民主就是王道。」

小結：

台灣崇尚的民主與自由，讓這些外來學子學習不少。因為馬來西亞的民風比較保守，他們就會覺得台灣的自由很可貴；不過大家都認為台灣的民主很糟，甚至比起已回歸中國大陸的香港還來得糟一些。

不過台灣也讓他們更有思辨能力，讓他們更懂得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力。這一點與解嚴初期僑生的感受不相上下。

第二節 綜合分析

從表五可以看出，就「為何選擇來台升學、僑生身份、來台升學是回國還是出國？如果採用外籍生身份來台升學及最懷念台灣的什麼事物」，這五項來看，每一個時期都有不一樣的解讀方式。當時大環境的因素、個人世代、經濟因素都很大的關係。之前已經逐項分析受訪者的想法，接下來就來逐項驗證本研究的命題。

表五：研究結果綜合分析

	美援時期	美援結束後			解嚴初期	2000 年後
		美援結束後 - 1970 年	1970-1980 年	1980-解嚴前		
選擇來台升學	經濟考量 無共產黨思想	經濟考量 升學選擇不多	經濟考量 南大改入學規定	經濟考量 南大關閉 自己想去	經濟考量 自己想去	經濟考量
僑生身份	不承認、不否認 或視為中國人； 隨情境變化	僑生是被予以的 身份，自認是馬 來西亞華人；或 視需要產生僑生 身份	直接反對僑生身 份 或 畢業後才 感謝僑生身份	確定自己是馬來 西亞人，不是僑 生； 僑應該是台僑	馬來西亞人 會向他人澄清： 自己不是僑生 另有偏激反對者	馬來西亞公民 非僑生 帶來負面評價， 如被排斥
回國/出國	出國 或 回祖國 台灣與家鄉有別	出國	出國	出國	出國	出國
如果採用外籍生 身份來台升學？	受訪者 A 不接 受；其餘可接 受，但台需承認 過去歷史	反對外籍生政策	還是希望可用僑 生政策，但承認 是未來大趨勢	未來大趨勢 適合、恰當的身 份	全球化趨勢 可接受 僑教與外籍生政 策並行	不可擋的趨勢， 造成更少人瞭解 台
最懷念...	純樸、簡單生活	僑委會的好、 學術風氣	台灣的人際關 係、獨有文化	80 年代初：大學 生活 接近解嚴時期： 台灣好好玩	民主自由、生活 機能、個人生 活...多姿多彩	自由民主 但略嫌混亂

命題一：在中國出生的華人移居到海外生活，他們會認為自己是華僑；如果是在僑居地或海外出生的華人，他們會認為自己是華裔。

美援時期的受訪者，對於僑生身份沒有直接承認但也沒有否認，感覺比較像是默認。以自己是從中國移居到馬來西亞的受訪者 A 來看，他完全不能接受外籍生身份，但到台灣求學時又嘗試把自己「入鄉隨俗」。他雖沒有直接說出「我是僑生」，但他有說「我還是把自己當作是從中國來的」。接著研究者又問「你覺得你是中國人嗎？」他簡單的回答：「對」。對他來說，馬來西亞雖然很好，他也已經從教職退下，子孫滿堂，但是就是好像少了點什麼。他說他的美好童年都在中國福建，只是對台灣這塊土地覺得很陌生，沒有歸屬感。就如同 Skeldon (2003) 所說的一樣，因為他與當地少了連結，所以保留了清楚的認同，也就是過去的認同。

至於他認為的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那時候我們還很熱心反攻大陸」。若依照僑委會張富美委員長的說法，他應該就是屬於「老僑」。其他三位受訪者都是在馬來西亞的第二代，也就是說他們在政局未穩定的時機誕生。他們雖都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公民，但是偶爾還是會有那種「到台灣，就是回到祖國了」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們站在種族認同上是無異議的，他們同時也是屬於中華文化的人。

再來看到美援結束後到 1970 年期間，受訪者 E 說自己也是第一代移民。但是可能是因為與受訪者 A 求學的時間相差 10 年的關係，而且之後馬來西亞也已經獨立，他對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是無庸置疑的。這一時期多是屬於第二代移民，他們認為僑生是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的身份，但仍不會直接否認說「我不是僑生」。其中的模糊地帶，還是仍然存在的。

到了 1970 年之後，這些到台灣升學的僑生都會直接反對別人說「我是僑生」；他們有些是畢業後才表示「還好有僑教、僑生身份，才能順利完成學業」，但這裡著眼於的就是僑教的優惠政策，而不是真正認同自己就是僑生。從 1970 年一直到 2000 年之後，不難看出他們對於僑生身份的反彈、否認，是越來越明確的。他們對於國家、自我身份的認同，雖還保有種族認同（華裔），但是已經漸漸滲入新的國家主義認同。那就是僑委會認為的僑居地，也就是他們的祖國——馬來西亞。這也正是 Wang 所說的多重認同（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

命題二：如果僑生是離散的第一代，他們比較會有「僑」的心態，其他世代則不然。

延續著上一個命題發展下來，其實同樣可以看出「僑」（sojourner）其實與世代呈反比狀態。換句話說，「世代越遠，越沒有僑的心態」。到 1970 年代還會視情況承認自己是僑生，到了 1980 年代就說「僑，應該是台僑」；解嚴後到現在，有關僑的概念更加薄弱了。他們已經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公民，即是要當僑，也是馬僑，而不是華僑。

以 Hall（1994）的觀點來看，這些身份認同的轉換其實是經常進展的，同時也驗證了 Louie 在 2001 年的研究結果。這些第二或第三代移民已經建立起一套多重認同，甚至著力關心馬來西亞的教育制度、政治生態；有不少受訪者就從台灣帶回新的觀念，如解嚴時期的議事規則、自由民主，想與那裡的人分享。他們希望改造的是那裡的環境，而不是中華民國。

命題三：如果僑生是離散的第一代，他們的家鄉是中國；其他世代則視移入社會為家鄉。

要釐清這個命題，可從他們認為自己到台灣求學，是「回國」還是「出國」就可見分曉。表五清楚的顯示，自美援結束後一直到現在，再也沒有僑生會說自己是「回國求學」。在他們的觀念裡，就是離開馬來西亞，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求學。有些人的概念可能沒那麼清楚，但是也僅止於「沒有特別去想，只是想去唸書」。

但是對受訪者 A 來說，中國福建就是他的家鄉；台灣雖然可視為中國的一部份，但那還是陌生的環境。依 Pan（1991）的觀點，就可以理解他為何對台灣很陌生，那是因為華僑本來就不是一體的。

就連他自己也很坦然的說，「這邊〔馬來西亞〕算是第二故鄉，因為下一代都會是（sic）這邊第一個故鄉」。

命題四：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世代，他們會擁有自己的文化認同，而且是多重文化認同。

從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出國、到可接受外籍生政策等行為來看，這些「僑生」都具有與馬來西亞社會並進的思維。至少他們同意在情感上是屬於中華文化，種族上是華裔，但在國籍、政治、法律上是馬來西亞人，這一點不容置疑。而這些人，剛好都是除了受訪者 A 之外，都可以接受這樣的說法。

對 A 來說，雖然他到過很多地方之後，認為自己很喜歡馬來西亞；但是

「就是在某一些關係...好像...還差了那麼一點，還差了那麼一點。...華人好像是第二等公民」。

另外，在表五也可見「選擇來台升學的原因」及「最懷念的是什麼」，研究者主要是希望能夠透過受訪者的敘述，勾勒出那個時代的僑教政策。從時間的序列來看，僑教的優惠政策、學費低廉確實很吸引人。雖然今天台灣的生活費、學費高漲，但是相較於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平，還是可用「價廉物美」來形容。從過去不想受共產黨影響，選擇台灣；到升學選擇不多，所以選擇台灣；南大更改入學辦法、最終關閉，所以選擇台灣；到最後是自己想來了...在這樣的時代進程裡，可以發現這些僑生愈來愈瞭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他們的主體性愈來愈清楚。

而從他們最懷念什麼，主要是想呈現台灣環境的轉變。過去的歷史我們看得多了，但從僑生的口中更可以得知，當時的社會給了他們什麼、影響了他們什麼。每一個時代都不一樣，台灣也從純樸、簡單到學術嚴謹，之後獨有的文化也出現了；再來就是非常精彩的台灣，讓僑生學習到台灣的自由民主，也更懂得爭取個人權益。這在在都顯示了，周遭環境的改變，與個人形成的內心認同是息息相關的（Hall, 199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發現

透過華僑、華裔、離散及離散華裔四個概念，結合過從美援時期，到至今仍在台灣求學的馬來西亞僑生的經驗分享，研究者希望釐清這些年代的僑生跟僑教之間的關係。也為處於兩難的僑生¹尋找解套。

儘管僑教政策在解嚴後漸漸轉型，但是「僑生」及「歡迎回到祖國」的說詞仍舊存在。從表五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被稱為「僑生」的抗拒，隨著時代愈來愈強烈：從不承認、不否認到積極澄清，作為華裔馬來西亞人的主體性愈來愈顯著。在解嚴前，受訪者都說「跟本地生相處良好」；解嚴後，「你是加分進來的」、「被標籤化」、「被瞧不起」等等這樣的說詞愈來愈多，這也難怪「僑生」們為何反擊僑教制度——因為福利愈來愈少，又被歧視。

僑生之所以拒絕被稱為僑生，這是因為成為「僑」的困難度沒有減少，但是成為「僑」的痛苦卻呈上升的趨勢。這間中涉及了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改變、僑教變化及馬來西亞國情的改變。Hall（1994）就說，身份認同從來不是完整的產品，而是經常在進展，而且是由自我內心所制訂的。僑教隨著台灣政府政策不斷轉型，華裔馬來西亞人的個人認同也隨著馬來西亞的國情而產生變化；那麼眼看台灣政府愈來愈重視外籍生，儘管受訪者透露「不能

¹ 這裡研究者引用的Wang, G.W. (1999)的想法。Wang研究上海、香港、新加坡及舊金山四個城市華裔的華裔性（chineseness），他指出每個城市都有其獨特性，但牽涉到現代資本主義，華裔的華裔性及忠誠，就會隨個人利益而擺動；所以華裔處在保留華裔性與尋找向上流動力量的兩難之間。

忘記過去那段歷史」、「華僑出錢出力」、「沒有華僑就沒有中華民國」；或是「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理解他的感受，所以不反駁僑生的身份」等等，但他們的確也有「我們不是回國求學、我們不是華僑、我們是華裔馬來西亞人」這樣的想法。

一、我們不是回國求學

自 50 年代開始，就有馬來西亞人到台灣求學。他們選擇台灣作為升學管道的的原因，大多因為經濟困頓、無法到歐美國家深造。尤其在馬來西亞獨中的中文教育體制下，當時能以中文作為教學媒介語的地方，只有中華民國。恰巧美國政府為了抵抗共產主義，於是撥款資助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就發展的華僑教育；在僑教政策完整、優惠福利充足的情況下，所以就選擇到台灣求學。

雖然無法抵擋僑生優惠政策，但是這畢竟是一個選擇的過程，不能因此就斷定他們是回國求學。從資料分析中可以得知，除了少數受訪者不理會到底是出國還是回國之外，其他人都認為自己是到陌生的地方、離開自己的國家到另一個地方求學。這樣看來，中華民國政府所稱的「歡迎回國」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說法而已。即使對中國移居的華裔也認為，台灣跟自己真正故鄉還是有段差距。沒有過去情感作為基礎，回國的說法似乎有些牽強。

而近代的「僑生」已經是華裔的第三或第四代，對他們來說，回國就是「回到馬來西亞」。

二、 第一代：華僑；其他世代：我們是華裔

除了受訪者 A 認為自己是真正進口到馬來西亞、是華僑之外，其他受訪

者只有在情感上認同中華文化、在種族上屬於中華民族。他們甚至認為中華民國（台灣）就是一個同文同種的地方。但是從法律及政治面來看，他們是馬來西亞人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就連受訪者 A 也已經歸化為馬來西亞國民，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情感仍繫在中國福建。

對受訪者來說，他們把「僑生」當作「在台求學的身份」、「入學管道」、「留學的代名詞」。撇開僑生優惠政策，這些僑生就不再認為自己是僑生。如果真要站在目前台灣的教育政策來看，他們情願成為名符其實的外籍生。

對他們來說，如果真的要當「僑」，也是馬僑（指馬來西亞僑民），就是從馬來西亞移居到外地的人，而不是華僑。這也就是說，他們的原生國不再是中國，而是馬來西亞。依「僑」在中國古代的定義，他們到台灣求學的這幾年，宛如只是來作客、寄居，也是「到另一個國家居住，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生活」。（參考逐元，1992）

三、 我們是華裔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經過英國、日本殖民，間中又面臨共產主義的考驗，加上 513 事件、茅草行動等等，當地華人的認同從中國民族主義認同轉變成歷史認同、華人民族主義認同、最後建立對移居地馬來西亞的國家認同，最後還有華人文化認同。Wang 把這種涉入多種認同的認同，稱為多重認同（Wang, 1991/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

除了受訪者 A 至今仍覺得自己跟馬來西亞還有那麼一點點距離，自己是中國人之外；其他受訪者都認為「我是馬來西亞華人」²，從美援結束後的

² 在生活用語上，都會習慣說成「馬來西亞華人」，而不說比較拗口的「華裔馬來西亞人」；

「僑生」，就這麼的認定自己的身份。

有受訪者表示，他在台灣求學期間，因為馬來西亞發生茅草行動而深感憂心，也開始發現原來自己那麼關心、很愛自己的國家。這樣的愛國情操，與當初僑居在南洋的華僑，不斷為革命出錢、出力，甚至不惜挺身拋頭顱灑熱血，沒有任何不同。

四、 僑教轉型，僑生需要時間調適心情

既然不承認自己是回祖國唸書，也不承認自己是華僑，那麼順應世界趨勢把僑教轉變為外籍生政策，其實不是不可行。但這對已經適應僑生政策的僑生來說，還是會讓他們陷入兩難的局面——他們受惠於僑生政策，但又想要為自己正名、又不滿當今台灣政府完全摒棄過去的歷史，其中的情緒充滿矛盾。

僑教自解嚴後開始塑身行動，這幾年來的成果相當不錯。從釋出名校、熱門科系名額，到學雜費減免全部取消，再削減各類獎助學金，甚至連公費都更改發給方式。這些作為讓部份人叫好，這當然非屬於在解嚴初期猛烈抨擊僑教的人莫屬。那麼，什麼樣的人會哀嚎遍野呢？當然不會是那寫已經回到「僑居地」或原生國的「僑生」；而是目前還在求學的僑生。

依照2006年6月23日的貨幣兌換率來看，1元馬來西亞幣可換算 8.8922元新台幣。³這樣的兌換率跟美援時期約 1 比 16 來看，根本就相差將近一倍。

饒尚東認為，這牽涉到國家在先還是種族在先的稱謂，不過這仍未構成爭議性的學術議題。詳見饒尚東（2005：頁 144-145）。

³ 參考奇摩股市

<http://tw.stock.yahoo.com/d/c/ex.php?money=1&select1=14&select2=2&submit3=%A7I%B4%>

加上物價不斷上揚，貧困的僑生只好到處打工賺錢，才能勉強應付台灣的消費。在 2005 年 11 月 3 日，在電子報《當今大馬》（Malaysia Kini）上出現一篇名為「敬告留台老學長姐們：您們的學弟妹快憋不住了」的讀者投書，屬名永誠。從這個例子，就能看出僑生是如何無法自我調適。

文章內容洋洋灑灑超過 2 千餘字，都是在哭訴僑教政策的轉變，讓現在的僑生在台灣生不如死。文中批評外籍生政策是扶「外」抑「華」，部份內容如下：

這些年來旅台生態不過如此。在學校裏工讀被人家譏為「搶」人飯碗；居留證不慎過期一天，就請準備好機票離境再說；成績排在前三名竟不被准許申請校內獎學金。我們再怎樣的訴苦喊冤，我們再後宮深閨似的哀怨，坦白說心裏也有數——有用嗎？...那些台灣官員曾經口口聲聲裝假親切說歡迎「回到祖國」，聽在我們這些 Anak Malaysia〔馬來西亞之子〕耳中，不僅刺耳，還感到分外肉麻。那些官腔，聽了只想跳下水溝去洗洗耳朵。他們的話要能信，那真是天下紅雨，豬糞也上樹啦！

唉，各位已上岸的學長姐們，我們還小，卻都已經累了。

這些自稱「我們還小，卻都已經累了」的僑生，就是至今仍在台灣求學的一群人。而目前在暨南大學任教的馬來西亞老學長林開忠，在 11 月 5 日投書《東方日報》（馬來西亞一中文報紙），以「悠遊在這些優惠中的所謂「僑生」們似乎永遠無法體會和瞭解這些變化」來回應。他認為這些學弟妹

持有東革阿里心態（tongkat ali mentality）⁴與僑的心態（Sojourning mentality）⁵。這也就是說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於政府予以馬來人的優惠很不滿，但是來到台灣後卻又要求台灣政府應該如何對他們好；這樣不過是一種惡性循環而已。他建議學弟妹們可以向台灣當局提出要求，而不是單向的向馬來西亞華界訴苦。

正因為僑教確實不斷的在改變，僑生又心生不滿；他們的不滿正是因為這些改變。但是不改行嗎？從本研究歷代僑生的看法看來，大家只有在想要爭取利益時，才會脫口說「我是僑生」。要不然就大聲吆喝說「我是馬來西亞人」。正如受訪者O所說的一樣，有誰會去正名呢？去反抗呢？幾乎沒有。當你是僑生又是華裔，又是馬來西亞人的時候，你就也不是僑生，不是華裔，也不是馬來西亞人⁶——這其中形成的就是自成一體的身份，就是獨有的華裔馬來西亞人或生活上習慣使用的馬來西亞華人。

也許台灣正等著修憲，有機會就刪除已不符合時宜的僑教政策。研究者固然也不捨得把歷史一刀切斷，但是世界正在往前走著，比較適當的方式，應該就是心懷感謝。不論是個人還是對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來說，中華民國的僑教政策，無疑是雪中送炭最好的例子。

⁴ 指「馬來西亞爲了馬來人釋出新經濟政策」。不過作者質疑這樣的政策到底有沒有讓所有的馬來低階層人民改善生活水平，還是它更擴大了馬來社會的貧富差距？

⁵ 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僑」的心態已經從過去被民族國家視爲不可取的，轉變成一種可以在全球化下生存的策略。

⁶ 這裡改用《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一書中，日台混血兒清子所說的「我是日本人也是台灣人；那我也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難尋第一代受訪者

研究者原本希望能夠多尋找幾位第一代的受訪者，也就是直接從中國移居到馬來西亞的受訪者。但是在實際操作面上的確不容易，尤其進行質化研究非常耗時，若要繼續這方面的探究可就得跟時間賽跑。

從台北到馬來西亞，研究者透過多種管道人脈，陸陸續續找到這些願意接受訪問的受訪者。但是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思維都不相同；要如何證明，這些受訪者所說的就是拼圖的全貌？說真的，研究者不敢保證；只能試圖勾勒出僑生教育的面貌。這也是滾雪球抽樣的缺點，就是代表性令人質疑。

二、受訪者單一性

本研究僅關心僑生人數最多的馬來西亞僑生，實際上僑生來自世界各國。馬來西亞僑生的說詞，只能代表個人或單一國籍人士的想法。這樣一來，「僑生拒絕成為僑生」的說法也不完全準確。

研究者建議，若能同時訪問幾個主要僑生來源國，如緬甸、香港、澳門等地的僑生，就更能瞭解「僑生是如何看待僑教」。

三、無法瞭解當今台灣人如何看待僑教

到底台灣人如何看待僑生？這一點也只能靠受訪者及媒體報導零碎拼湊。實際上，台灣社會對僑生、僑教不滿，是 1993 年的事，迄今已近 14 年了。

隨著台灣社會愈來愈民主、開放、趨向國際化、轉向本土化，台灣是更反對僑教還是支持僑教？尤其台灣政治因為藍綠分野鮮明，研究者建議若能瞭解當今台灣人的想法，就能更全面瞭解執行多年僑教政策。

四、何謂多重認同的規範？

究竟華裔馬來西亞人多重認同的規範是什麼？王賡武只說，那是一個理想的概念，不是自然、政治、經濟、文化規範加起來的統合，而是不斷移動、轉變的認同。研究者只重視受訪者對僑生身份的看法及求學過程中的感受，忽略他們為何認為自己是華裔馬來西亞人？到底是哪些部份構成他們的認同？

研究者建議，未來訪問重點可朝這一點發展。從以上四個規範出發，也許就能瞭解華裔馬來西亞人如何形成多重認同，也許還可以擬定出多重認同的規範。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a）。〈華人移民類型的歷史剖析〉，《中國與海外華人》，頁 3-25。台北：台灣商務。（原書：Wang, G.W.[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b）。〈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之研究〉，《中國與海外華人》，頁 233-262。台北：台灣商務。（原書：Wang, G.W.[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

天津編譯中心譯（1994c）。〈華人：什麼樣的少數民族？〉，《中國與海外華人》，頁 343-365。台北：台灣商務。（原書：Wang, G.W.[1991].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

王賡武（2002）。《王賡武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成秋華（2001）。《從僑教的歷史發展看「僑生大學先修班」當前處境與發展知道》。台北：蘭臺出版社。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1966）。《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年報》。台北：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庄司總一（2002）。《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台北市：九歌。

李東海等撰（1997）。《華僑史論集》。台北：華僑協會總會。

李樸生等著（1997）。《五十年來的華僑與僑務》。台北：華僑協會總會。

洪冬桂（1998）。〈僑教工作的現況與展望〉，《華文世界》，87：52-56。

郁漢良（2001）。《華僑教育發展史》。台北：編譯館。

高信（1963）。〈華僑教育〉，《五十年來的華僑與僑務》，頁 199-218。

台北：華僑協會總會。

高崇雲（1999）。〈我國僑民教育政策的回顧與前瞻〉，《僑民教育學術論文集》，頁 11。台北：教育部僑委會。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2005）。《攜手同行 共創新猷——成立三十週年紀念特刊 1974~2004》。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

唐君毅（2005）。《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

華僑革命史編撰委員會編撰（1981）。《華僑革命史》。台北：正中書局。

逐原（1992）。〈南洋華僑滄桑史話〉，《歷史月刊》，57：32-39。

陳鴻瑜（1992a）。〈晚清革命時期〉，《歷史月刊》，57：46-50。

陳鴻瑜（1992b）。〈東南亞華人的未來及困境〉，《歷史月刊》，57：51-54。

陳士源（2002）。《分歧的「愛國」華僑——民初華僑對祖國政治之態度》。
台北：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黃添發（1990）。〈挑戰・反省・突破三部曲：談僑教政策及旅台同學面對之挑戰〉，《大馬青年：第八期》，頁 2-7。台北：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黃集初（1990）。〈僑教風潮之大勢：兼談我們應走之路〉，《大馬青年：第八期》，頁 8-14。台北：馬來西亞旅台同學會。

楊慶南（1989）。《馬來西亞、汶萊華僑概況》。台北：正中書局。

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2005）。《僑生輔導手冊：完整版》。台北：僑務委員會僑生輔導室。

饒尚東（2005）。〈海外華人研究的一些課題〉，《馬來西亞華族人口問題研究》，頁 141-156。馬來西亞：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童清峰、林友順（2004）。〈留台生留住中華文化的根〉，《亞洲週刊》，33：40-43。

報紙

不平者（1989 年 7 月 9 日）。〈大家談《慘綠少年情/聯考篇》僑生、原住民、邊疆民族.....到底誰才有資格加分?〉，《聯合報》（大陸新聞版），第九版。

《民生報》（1993 年 7 月 27 日）。〈大專學雜費 縮減優待對象 照顧弱勢族群 增加山地生優待〉，第 13 版。

《民生報》（1989 年 7 月 3 日）。〈《針對散發抗議傳單事件》教育部 將對僑生程度嚴格要求〉，第 18 版。

《民生報》（1990 年 11 月 11 日）。〈專收返國求學僑生 教部將設暨南大學〉，第 13 版。

《民生報》（1991 年 7 月 25 日）。〈專家意見 全盤修訂特種考生優待制度

高中部分：廢除 大學部分：重新檢討），第 13 版。

《民生報》（1991 年 9 月 11 日）。〈83 學年度起 除華僑中學畢業生外-僑生考大學 不加分〉，第 13 版。

朱敬一（1988 年 2 月 13 日）。〈僑生就學輔導辦法該改了〉，《聯合報》（輿情版），第九版。

江中明（1989 年 10 月 20 日）。〈僑教政策座談會 僑生入學傾向會考 政治歸政治 教育歸教育〉，《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四版。

老徐履冰（1990 年 4 月 10 日）。〈教育質詢 四千多位僑生中 台大就有兩千五 僑生加分 立委問憑什麼?〉，《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五版。

李尚志（1989 年 7 月 17 日）。〈<人文透視鏡/聯考篇> 請以納稅人的權益作為施政依據！〉，《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林開忠（2005 年 11 月 20 日）。〈台灣僑生政策：東革阿利與「僑」的心態〉，《東方日報》。

張麗君（1990 年 4 月 10 日）。〈逐年降低人數 合理分發校系 僑生將漸失升學優勢〉，《民生報》（綜合新聞版），第十三版。

張麗君（1990 年 3 月 6 日）。〈僑生回國升學加分優待緊縮 降低錄取標準比例由 25%改為 20%、加分以一次為限 今年大學聯招將多出 400 個名額〉，《民生報》（綜合新聞版），第十三版。

張麗君（1991 年 7 月 11 日）。〈跨出大學門 更不容易囉! 教育部加強淘汰

制 擬規定單一學期成績 2/3 不及格或連續兩學期 1/3 不及格即予退學》，《民生報》（綜合新聞版），第十三版。

張麗君（1992 年 8 月 20 日）。〈僑生公費制度有變革 教育部決定：以獎助學金方式發給〉，《民生報》（生活新聞版），第十五版。

洪惠琪（1991 年 7 月 25 日）。〈特種考生存廢問題座談會 避免再鬧出北市公立高中聯招最高分七三八分的笑話 學者批評「特種考生」制度不公平不合理「教育只能為文化而服務,不能當政治的奴婢」 教育學者呼籲改革制度〉《聯合報》（大台北新聞版），第十四版。

胡玉立（1990 年 7 月 17 日）。〈「好機會」不多了！二百名特種考生 獲加分優待 公立高中聯招會「從嚴審核」 仍比去年增加卅六人〉，《聯合報》（大台北新聞版），第十四版。

陳碧華（1989 年 7 月 2 日）。〈聯招會請解題！僑生特種生久享優待 兩團體散發傳單抨擊〉，《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陳碧華（1989 年 7 月 3 日）。〈僑生入學 名額不再增加分發原則 避免熱門科系〉，《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第六版。

陳碧華（1989 年 7 月 5 日）。〈僑生入學多爭議 請願事件動火氣 高教司長態度強硬 民間團體憤而退席〉，《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陳碧華（1989 年 7 月 8 日）。〈僑生台大最多 每五個就有一個〉，《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第四版。

陳碧華（1989 年 7 月 15 日）。〈僑生特種生 問題攤開談 學者抨擊特權升

學 僑生激動大吐苦水》，《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陳碧華（1989 年 7 月 21 日）。〈依原有辦法 奈何！特種考生多達五千四百多人 約佔考生總人數 1/20〉，《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五版。

陳碧華（1989 年 8 月 1 日）。〈僑大先修班決擴大招生〉，《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第四版。

陳碧華（1989 年 8 月 29 日）。〈僑生參加大學聯考 錄取率降為一成〉，《聯合報》（生活版），第五版。

陳碧華（1989 年 10 月 22 日）。〈會得罪很多人 教育部還是要做 特種考生加分 從嚴限制〉，《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五版。

陳碧華（1990 年 4 月 8 日）。〈立場不同 反應各異大學聯考特種考生優待草案初定 有人抗議調整太少或權益遭剝削〉，《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五版。

陳碧華（1990 年 4 月 12 日）。〈「清大校長任內，拒絕過教育部推介的教官。」毛高文：「派任」軍訓教官 尊重各校意願 是否設立華僑大學 他表示一年內應該可以決定〉，《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陳碧華（1990 年 11 月 11 日）。〈僑生分發名額逐年降低 暨南大學年底前完成復校方案〉，《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陳碧華（1991 年 11 月 20 日）。〈僑生流失到彼岸了嗎？占了聯考名額 國人爭議不斷 中共積極爭取 我才研商挽回〉，《聯合報》（社會觀

察版)，第六版。

陳國明 (1988 年 12 月 10 日)。〈論台灣傳播教育之缺失〉，《中央日報》(海外版)，第八版。

黃世光 (1989 年 7 月 19 日)。〈<人文透視鏡/聯考篇> 誰占用了教育資源?〉，《聯合報》(大陸新聞版)，第九版。

黃士榮 (1990 年 7 月 28 日)。〈專收僑生、推廣僑教 郝揆:讓濟南大學復校〉，《民生報》(綜合新聞版)，第十三版。

楊正彥 (1989 年 7 月 6 日)。〈設一所華僑綜合性大學吧〉，《聯合報》(焦點新聞版)，第四版。

《聯合報》(1989 年 4 月 21 日)。(僑生僑居期限 將延長為八年)，第 4 版。

《聯合報》(1989 年 5 月 10 日)。(社會頻道 僑生僑居年限增加為八年)，第 4 版。

《聯合報》(1989 年 7 月 16 日)。(開設華僑大學解決僑生就學問題)，第 2 版。

楊羽雯 (1992 年 8 月 19 日)。〈大學學雜費減免表公佈〉，《聯合報》(生活版)，第五版。

楊羽雯 (1992 年 12 月 31 日)。〈五類特種考生將取消優待 教部將依立院決議僅保留山胞、體育績優及派外人員子女三種優待資格〉，《聯合報》(社會觀察版)，第六版。

網路資料

〈洛僑中心澄清「僑胞三等論」〉（2006 年 2 月 25 日）。《大紀元》網頁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5/n1236755.htm>

〈九十一學年度各級學校在學僑生人數及其地區別統計總表〉（無日期）。

上網日期：2004 年 7 月 27 日，取自中華民國（台灣）僑務委員會
網頁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120&no=120&level=>

B

〈外國學生獎學金作業要點〉（2003 年 5 月 1 日）。取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
頁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BICER/EDU3975001/scholarship.htm?FILEID=70173&open

〈外國學生來華留學辦法〉（無日期）。取自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頁

<http://140.111.1.192/bicer/chinese.htm>

〈自九十三學年度起教育部核發之清寒僑生助學金取代清寒僑生公費〉（無
日期）。上網日期：2005 年 11 月 11 日，取自中華民國（台灣）
僑務委員會網頁

<http://www.ocac.gov.tw/public/public.asp?selno=122&no=1>

〈光華榮獲大馬記錄大全〉（無日期）。取自《光華日報》網頁

http://www.kwongwah.com.my/kwyp_other/kwyp_history.asp

《奇摩股市》（2006 年 6 月 29 日）。取自

[http://tw.stock.yahoo.com/d/c/ex.php?money=1&select1=14&select2=2
&submit3=%A7I%B4%AB](http://tw.stock.yahoo.com/d/c/ex.php?money=1&select1=14&select2=2&submit3=%A7I%B4%AB)

《馬來西亞全國華文獨中工委會考試局》（無日期）。取自

<http://www.djz.edu.my/kaoshi/index.htm>

〈馬來西亞族群隔閡根深蒂固〉（2002 年 9 月 1 日）。《美國之音中文網》

網頁 <http://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2-09/a-2002-09-01-4-1.cfm>

教總調查研究及資訊處理組（無日期）。〈馬來西亞教育發展概況〉，上網

日期：2003 年 2 月 8 日，取自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網頁

<http://www.djz.edu.my/ucstam/jylt/jygk.htm>

〈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組織介紹〉（無日期）。取自馬來西亞留台

校友會聯合總會網頁 <http://www.faatum.com.my/organization.php>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無日期）。取自國立大學僑生先修班網頁

<http://www.nups.edu.tw/homesite/pages/cp12.htm>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常見問答〉（無日期）。取自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頁

<http://140.111.1.192/bicer/chinese.htm>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無日期）。取自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網頁

<http://140.111.1.192/bicer/chinese.htm>

《中華民國憲法》（2004）。取自

<http://www.gio.gov.tw/info/news/constitutionc.htm>

永誠（2005 年 10 月 31 日）。〈敬告留台老學長姐們：您們的學弟妹快憋不

住了〉，《當今大馬》。上網日期：2005 年 11 月 3 日，取自
<http://www.malaysiakini.com/letters/42632>

英文部分

Babbie, E.(1992).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Brah, A. (1996). Cartographies of Diaspora: contesting identi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ohen, R. (1997).Global Diaporas: An introduction.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urtin, P. (1984).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 S. (1994).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P.William & C.Laura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 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392-403).
Hemel Hempstead, Hertfordshire; New York : Harvester Wheatsheaf.

B.Ashcraft, G. Griffiths and H. Tiffill (Eds).(1999). Diaspora. *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pp.68-7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Kong, L. (1999). Globalisation and Singaporean transmigration: re-imaging and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Geography, 18:563-589.*

- Louie, A. (2001). Crafting places through mobility: Chinese American
 “Roots-Searching” in China, *Identities*, 8:3, 343-379.
- Ma, Laurence J.C. (2003). Space, plac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Ma. Laurence
 J.C. & Cartier C.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pp1-49).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MacKie, J. (1996). Introduction. In A. Reid (Eds.),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pp. xii-xxx). Asia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Allen & Unwin.
- Mckeown, A. (2001). Ethnographi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Diaspora*, 10:3,
 pp.341-360.
- Pan, L.(1991).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the stor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Mandarin.
- Said, E.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 Siu, P. (1952). The Sojourn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1, 34-44.
- Skeldon, R. (2003). The Chinese diaspora or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Ma. Laurence J.C. & Cartier C.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pp.51-66).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Skinner, G.W.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P.Q. (2000). The “sojourner hypothesis” revisited, *Diasporas*, 9:2,

235-258.

Wang, G.W. (1999).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s and practice. In G.G. Hamilton (Eds.),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118-134)*.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Wang, G.W. (1996).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 Reid (Eds.),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pp. 1-14)*. Asia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Allen & Unwin.

附錄:

表六、台灣大專院校馬來西亞歷年來畢業人數統計表

入學年份	畢業年份	人數	入學年份	畢業年份	人數
1950	1954	5	1975	1979	538
1951	1955	6	1976	1980	563
1952	1956	12	1977	1981	623
1953	1957	25	1978	1982	739
1954	1958	22	1979	1983	788
1955	1959	43	1980	1984	715
1956	1960	195	1981	1985	678
1957	1961	205	1982	1986	633
1958	1962	320	1983	1987	593
1959	1963	357	1984	1988	622
1960	1964	281	1985	1989	637
1961	1965	291	1986	1990	769
1962	1966	416	1987	1991	785
1963	1967	416	1988	1992	704
1964	1968	418	1989	1993	681
1965	1969	470	1990	1994	652
1966	1970	635	1991	1995	603
1967	1971	532	1992	1996	627
1968	1972	537	1993	1997	699
1969	1973	565	1994	1998	633
1970	1974	461	1995	1999	568
1971	1975	312	1996	2000	549
1972	1976	375	1997	2001	454
1973	1977	502	1998	2002	518
1974	1978	524	1999	2003	558

註：1.此統計不含海青班及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數據

2.資料整理：留台聯總升學輔導組；入學年份由研究者加入

3.資料來源：僑務委員會畢聯科